

國學基本叢書  
明季稗史初編

上



MT  
K248.3.3.5.  
1

書叢本基學國

編初史稗季明

(E)

行發館書印務商



3 1798 9892 3

明季稗史初編目錄

卷一	烈皇小識	卷二	烈皇小識
卷三	烈皇小識	卷四	烈皇小識
卷五	烈皇小識	卷六	烈皇小識
卷七	烈皇小識	卷八	烈皇小識
卷九	聖安本紀	卷十	聖安本紀
卷十一	行在陽秋	卷十二	行在陽秋
卷十三	嘉定屠城紀略	卷十四	續幸存錄
卷十五	幸存錄	卷十六	也是錄
卷十七	求野錄	卷十八	粵游見聞
卷十九	江南聞見錄	卷二十	兩廣紀略
卷二十一	賜姓始末	卷二十二	青燐屑
卷二十三	東明聞見錄	卷二十四	吳耿尚孔四王合傳
卷二十五	青燐屑		
卷二十七	揚州十日記		

## 烈皇小識序

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荆棘滿地。以子身出入于刀鋒劍鋌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眞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監于殷。盡徹諸內奄。政事俱歸于外廷。誠千載一時也。然而逆璫遺孽。但知力護殘局。不復顧國家大計。卽廢籍諸公。亦閱歷久而情面深。無復有贊皇魏公其人者。且也長山以改救獲戾。而上疑大臣不足倚矣。未幾烏程以故卜告訐。而上疑羣臣不足信矣。次年罪督以私款債事。而上疑邊臣不足任矣。舉外廷皆不可恃。勢不得不仍歸于內。適又有惜不測之恩威。伸具瞻之喜怒者。事權乃盡歸于內。而不可復收。嗟乎。赫赫師尹。顛倒豪傑者。乃爾。卽後先臣以講筵荷蒙聖鑒。超拔政府。眞有虛己以聽之意。而兩月揆地。一語招尤。致負聖明特達。無以報稱。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先臣罷而韓城武陵輩進。雖聖主日見其憂勤。而羣上日流于黨比。痼疾已成。不復可藥矣。不肖于十七年中。備集烈皇行事。以志堯舜吾君之恩。又以志有君無臣之嘆。集成巨帙。數十冊。可備一朝史料。因遭家難。同世藏書翰墨等項。誤行寄託。遂不可問。致烈皇遺跡嫩行。湮沒不彰。當亦有志所共痛心疾首者也。年來屏跡深山。間有客相過。從詢及舊事。尚有一二仿佛胸臆間。竊恐失此不傳。後悔無及。又承同志或一人一事相示。因纂抄成冊。名曰烈皇小識。共八卷。意四方君子當有識其大者。雖所纂者十不得二三。然以備修史者之采擇。亦未必無小助。迨至天不祚明。帝星告殞。守正不屈。寧以身殉。輒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矣。竹塢遺民文秉書于考槃之羨石亭。



明季稗史初編卷一

孝純劉太后

烈皇帝為光廟第五子。孝純劉太后所出。而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册封信王。七年二月出就外

邸。成婚册妃周氏。熹廟病危。魏忠賢遣腹奄涂文輔迎上入宮。上時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宮中

物。是夜秉燭獨坐。見一奄攜劍過。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憫選者欲以酒食。問左右何從取給。左右

對宜取之光祿。因傳令旨。遍檄之。歡聲如雷。周后在外邸禱。卜無虛晷。亦虞入朝有他變也。時。魏忠賢

上既即位。廷議改元。禮部擬進者四。永昌。紹慶。咸甯。崇貞。御筆改貞為禎。點用之。

上即位後。追尊劉后。孝純皇太后。遷祔慶陵。加李莊妃諡號。立周后為皇后。尊張后為懿安皇后。孝純母

年七十五。封瀛國太夫人。姪劉文炳封新樂侯。周后父周奎授左都督。次年册立太子。封奎嘉定伯。懿

安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凡四大朝。廷臣俱用朝冠朝服。內奄則否。惟除歲祭中霽之神。司禮監掌印太

監代行祭禮。奏請祭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自王體乾至牌子等。俱僭

用朝冠朝服。于乾清宮大殿內。照外廷儀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奄。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辭焉。後魏良

卿晉封逆賢。改戴貂蟬冠。班列王體乾上。及上登極。逆賢仍照熹廟行禮。繼禪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

同衆叩頭呼萬歲。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踞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踞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踞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踞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逆賢用事。動以立枷示威。前後踞者以千計。上一日問及逆賢時。與王體乾侍側。體乾對曰。大奸大惡法

明季稗史初編 卷一 七

明季稗史初編 卷一

七



更出 此人何之  
深可痛恨自今以往且不收選爾部可宣布朕命多列榜文諭到之日爲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方官司奏聞鄰右歇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倘有強奄他人希圖誣賴的訊明反坐決不徇縱布告中外恪行遵守

御史楊維垣疏參崔呈秀後擬與羣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河南掌道御史安仲題請留佐大計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新參蕭山晉江係彼同志協力護持

監生胡煥猷疏論黃立極等四人謂當逆賢擅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碑立祠各撰文稱頌宜亟行罷斥并乞查究督撫按之建祠者又言起廢不公不廣維垣特出疏參駁且請下法司究問指使蕭山已稟嚴旨御筆批胡煥猷雖必有賄使之者但不必苛求以滋葛藤璫黨咸俯首喪氣中外頌大聖人舉動出尋常矣

破 駁三年入井  
整心身自經死。時言路皆逆賢餘孽上特下考選之令先後授曹師稷顏繼祖宗鳴梧瞿式耜鍾价等爲給事中吳煥葉

學一標榜  
成章任贊化等爲御史咸以糾彈璫黨爲事而朝端漸見清明矣

中一制者  
崔呈秀子崔鐸北榜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南榜中式雖經褫革而衡文者尙逃指摘南京國子監助教施元徵上疏劾之於是中書林瑞芳江陰知縣岑之豹俱下部議罷斥主考時徐泰陳具慶等各疏辨以糊名爲辭蕭山輩力庇之有旨免議

糊名一制者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殿一明成紀五帝廟於地第第安門北 辨訪謀逆狀言等 係太監鍾其會 錦衣衛均權勢並

殿臣一忠臣之友也 生論 五至二百〇〇〇〇 復正項 〇七〇〇連之 〇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

給事中魏照乘掌河南道印御史安伸佐計者楊維垣也是舉也為聖天子第一新政宜將媚諸奸

痛加掃除顧壯麗等皆瓊孽也互為容隱咸逃吏議人心頗為不平云

江西巡撫楊邦憲由陝西布政陞任當今上正位之後猶進厥臣功德巍巍之疏拆毀名賢子羽祠并毀

祠旁民居千餘家為造逆祠地河南右參政周鏞造逆祠于開封建標祠所僭書大工具致書魏良卿

欲為逆賢造滲金像四川右參政郭士望補官一疏痛詆應山其諛頌逆賢也令人髮指江西副使李

光春已例轉矣猶疏論福清備極醜詆及申詳逆祠司道張福臻王化行等槩置格外即云撫按不行

開送科道拾遺疏獨不可糾舉耶伸與維垣不足道照乘亦漫無短長耶按照乘于甲子冬陞吏垣長

見璫餞方張遂力請告歸里似乎有品骨者今臨事如此前後若兩截矣然照乘雖非璫孽而長垣一

脈淵源有自後入政府搆黃解之獄其生平已見于此

翰林院編修倪元璐奏世界已清方隅未化疏略曰近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對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

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參提

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

可不準諸廟閭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乎豹虎之徒公然起而背畔名義毀裂廉隅

矣於是乎連篇頌德應地生祠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

奈何不得不然耳嗟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今日之持議者能以忠厚之

職起兵部侍郎 以母老回任 陝西參政 被兵 道日 錄錄於上 陳制敵 缺台 起科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大計天下吏主計者吏部尚書房壯麗左都御史曹思誠考功郎中李宜培吏科都

結選一節也。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責吾徒亦所謂悖也。臣又伏讀聖旨有韓廣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

字象象... 諭深仰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廣之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

去國時... 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維時與事大臣皆蓄縮閃閃而廣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廣

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稟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當誅在廣不

為無說封疆失事疊疊有徒而當日之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廣之所以擱筆也然究竟廷

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殺廷弼而廣獨不能殺之

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人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實王烈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

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以窩盜之名者豈以數十年前有其

賢相越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罰文震孟何罪遭此嫌疑將無門戶

二字不可重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時衆論咸推蒲州舊輔及先文肅錢公謙益姚公希孟等戶部

員外王守履疏薦蒲州季有韓廣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旨而楊維垣一手障天於蒲州先文肅尤力

傳建極殿行貶駁輿情不平甚故倪公出此疏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駁之倪公亦出微臣

學士云某代葉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略曰臣讀楊維垣入告諸疏深訝其不能仰副聖心且若力欲與皇上相

何者皆相一五反者蓋皇上之諒一則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微一則曰化異為同一則曰天下為公而維垣之言則曰

事折正而執心孫黨趙黨熊黨鄒黨皇上於韓廣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著起用而維垣於二臣曰非賢曰不檢是

取賢執張...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能中

楊

自

移

忘

憤

李標 錢龍 李自成 賂薄 李其孫 曹令出見 姚止一孫 呂出 憤等而中



嘆哉。至批劄告公祖之謗。吳人盡能辯之。當朱童蒙官吳時。偶一犯杖斃。其妻貧不能殮。乞丐里中。文震孟從衆題助二金。事止此耳。有何把持放肆。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洗發。臣矯激假借四字。夫臣之爲此言。正爲人之詆真。狂狷爲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相與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認臣抑揚之辭。爲一成之論。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未安者三。維垣以爲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爲非訓也。卽如崔魏之貫滿久矣。使不遇聖明御宇。誰有能攻而去之者。維垣到底以無可奈何之說。爲頌德建祠者解嘲。假令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爲無可奈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俛首從叛乎。維垣又言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而臣以爲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真邪。如宋臣蘇軾程頤。交詆爲邪。而兩人並自千古。我朝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闕一失。遂成霄壤。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憎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惜。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于此。而安取案乎。總之東林取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寸之瑕。而揭揭焉反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上爲心動。維垣輩之毒網始破。人謂倪公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光祿寺阮大鍼上合算七年通內神奸疏。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

推戴一人材也  
淨軍一隊  
號曰淨軍

三朝事

朱宗時

之書

紅丸

章

斷

其書

究

經

王

懷

身

委

崇

倪

遂

宮之疏紛紛迎合。此內外謀傾宮闈之始。御史賈繼春疏揭立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健左光斗。而繼春創籍。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此中外謀危封疆之始。汪文言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賢劾之。逐戚畹。中宮。此中外謀危母后之始。後御史毛羽健劾其比擬不倫。黨邪害正。有旨阮大鍼前後反覆。陰陽閃爍。著冠帶閑住。去。蓋長山所禁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施鳳來張瑞圖為考試官。取中曹勳等三百五十人。

時羣奸力持殘局。海內正人概不得登。啓事翰林。必由內閣題請。元城既逐。平湖當國。亦力持不可。及是

平湖晉江以會試主試入關。高陽特題起陞先文蕭姚文毅虞山朱繼祚四人。兼及者以嫌避也。人謂

老高陽德愆成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若幸何瑞徵管紹寧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上留心策士。進呈三十六卷。並貯名

金甌中。以金箸夾之。凡三夾皆得若幸。遂定為狀元。前是枚卜。華亭少所推轂者。吏都垣魏照乘係華

亭丙辰所取士。故與會推。上亦貯名金甌。用金箸決之。首夾即得華亭。然兩公勳業德望。俱無聞焉。何

以邀有天幸。乃爾。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昇。略曰。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辟。

而日為逆璫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忠選恣為縱肆。剝君虐民。幾激大變。應行逮問。疏入。

文昇拉同伴宮門哭。聲達帝上。立拿倡首二奄。同文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孝陵煥疏留中。

版。書。凡。二。十。四。卷。

神宗時... 倪元璐疏請毀三朝要典... 略曰：臣觀樞擊紅丸移宮三案，議關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

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宮，爭風燬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

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

水火，不害燻篋。此一局也。既而揚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此輩門戶之說，與於是逆璫殺人則借

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稱頌德功

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諸奸乃始剗立私編標題

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

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執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思若未翻即紛

置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官之筆，互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

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並聖，崔呈秀可與張學

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擬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

製敍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有

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當今正氣日升，方隅漸化，自宜進以平飲，沃以溫湯，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

不滅，則公正之憤千年不釋也。時上即欲將要典焚毀，蕭山稟旨，這所請關係重大，著禮部會同史館

諸臣詳議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廷議僉同，奉旨要典著即行焚毀，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爭不可毀。繼以痛哭。聲徹內外。退復上方。疾不能供職。疏極言要典不可毀之故。御史吳煥上疏糾之。略曰。孫之擯爭要典不可毀者。云皇上于熹宗。曾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二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於祖考則失孝。於熹廟則失友。是明咎皇上以不孝不友矣。夫孫之擯亦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於聖祖神孫之孝慈。而當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邪奸黨。欲殺忠良。苦無題目。借此爲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辯。此而不問。將充圖魚腹。腫發禁廷。東宮危矣。惟廷臣持破柱詰之。威神廟光考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之間。所全實多。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長。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愆羸。崔文昇李可灼以瀉下之藥。進鼎湖遽逝。攀髯無策。而涕泣號呼。歸罪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乃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反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躋總鎮。李可灼登用。方新亦大不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放接踵。朝野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蚤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心。則負屨奠鼎。他何暇恤。彼謂待宮眷必宜從厚者。此痛定事後之言。迨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於先帝之孝益顯。惟日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於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劉志選徐紹吉諸奸。勒成要典一書。稱之爲孝。而後孝。稱之爲慈。而後慈也。如以爲先帝敍文必不可更。彼僞祠之建。僞爵之封。位上公。錫鐵券。胙土田。何一非稱皇稱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羣愚。欺當世。而不知斯民三代之直斷不可枉。

魏晉書卷之六十一 謝安傳 謝安嘗謂人曰 吾嘗聞 謝安嘗謂人曰 吾嘗聞 謝安嘗謂人曰 吾嘗聞

也惟是公罪不明邪正顛倒所以辯言亂政邪說橫行伏祈皇上將孫之擲立賜鞭斥以為無禮於君

者戒疏入蕭山輩竭力調護得旨孫之擲已經回籍詞林閣局不必過求

原任尚寶司卿黃正賓上聖世除惡務本疏略曰前臣戍大同目擊內鎮尅減馬匹銀兩陽和各軍鼓譟

毀官署劫典鋪將吏叩頭求免此時撫按脅於內鎮之威莫敢據實奏聞邊防迄今壞盡即一鎮可推

各鎮也是奄宦者天下禍本也至交結近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蟠集究其為作俑者魏廣

徵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費見既而逢惡魏廣微以擔當其媒富貴某宜

成某宜削奪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尅減工銀無

爾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拂忠賢之意勒令閑住原疏可按也及覩逆賢將敗

令表姪楊維垣疏參崔呈秀以為翻身轉局地目今大化維垣雖奉譴斥潛居葦葢日與奄宦往來世

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稟旨有不肯求旬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

徐大化著回原籍去

山北通

明季神史初編 卷一

魏鴻訓

長山人家，累官少府庶事。

性純忠，有節。民壯烈帝即位，拜兵部尚書。萬曆間，

大略

明神宗史初編 卷一

魏鴻訓，字伯敬，長山人。萬曆初，官少府庶事。性純忠，有節。民壯烈帝即位，拜兵部尚書。萬曆間，

上求治頗急，召對羣臣，多不稱旨，每加詰詰。羣臣愈惶悚，不能對。惟長山條陳稍捷，上每溫顏以優禮之。

時貂孽楊維垣等相繼出逐，雖出聖斷，而票旨多由長山。於是御史袁宏助有疏攻之，略曰：鴻訓一

入黃扉，揚揚自得，浹旬之間，革職閑住，無虛日。可異者，楊所修賈繼春、楊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

罪，而誅鋤禁錮，自三臣始。且軍國大計，未暇平章，惟亟毀要典，謂水火元黃，是書為崇，今毀矣。水火元

黃，息耶否耶？未毀以前，崔魏借之以空善類，既毀以後，鴻訓借之以殲忠良。以暴易暴，長此安窮？御史

高捷、史塗相繼糾參，錦衣張道藩亦有疏參，而工科楊繼祖出疏爭之。且言道藩越位妄言亂政，乞加

重創。時上傳諭欲將宏助等重處，鴻訓三揭力救，乃免。

時嘗考館選，龍飛首科，例應加額。侍讀張士範上館額蒙恩疏，內有准加六名以示優異之旨等語。上因

召對問士範此旨從何而來，士範對：此疏臣不與知，乃新進士張星所作。上曰：既不與知，何以列名？又

曰：既知張星名，又何云不知？士範對：疏入後始知之。上詰責再四，閣臣劉鴻訓奏：此新進士功名念重，

致有此舉，誠為可惡。闕在皇上，登極宏恩，惟望優容。上乃命寫本人，闕又命士範具本回話。後士範回

話疏上，有旨士範著回原籍，張星不准授官。

周起元之逮也，由于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特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睿問曰：李

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或有暗昧無暗昧，啓睿奏奉旨九卿科道會問過，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

不待時，啓睿對：李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

永光對：李實初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為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

此等語，  
新加見  
之

空

印

王永貞

彭緣

九卿

矣

云

容

無

茂

臣

御

之

一

以

中

疏

插

插

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審對威福出於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爾五虎五

彭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又召對上特攜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參周起元等原疏卿等可

詳觀之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閣臣詳覽良久俱對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

九卿科道遞閱皆然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可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按李實空本是

矣本內所列事款遠在江南係何人開送時爲實費奏者孫昇也何不請提孫昇鞫問窮到底即

云填寫出於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永光窺瞰上意全無執持小人常態固不必言啓

容身任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亦安用司寇爲矣而閣輔科道諸臣俱

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所以見輕也至虎彪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煇煌法司置面孔於何地竊謂蘇

茂相等之罪尤浮于逆賢以下

給事中韓一良有勸廉懲貪疏深當聖意因召對出此疏覆閱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誦甫讀畢取疏付閣

臣閱劉鴻訓奏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問遺之類情有可原納

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計矣上曰朕閱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當破格擢用可加右僉都

御史吏部尙書王永光承旨因奏科臣露草必有所指乞皇上命科臣摘其尤者重處一二以爲貪官

之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著據實具奏來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俟插遼平復

之後具奏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聞不曾知名上意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具奏

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閩鳴泰張翼明褚泰初後復召對上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聽勸

以芽竟缺跡

中卷

疏

明季稗史初編 卷一

一三

皇

插一插漢部落名今察哈爾明時曰插漢本元裔王子之後駐牧插漢之地因以名部

甯軒一謂官在時會，天未明而食，日既暮而食，言君子勤於政事也。

俱無用爾參。又取一良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臣素不愛錢而錢自至。據臣兩月內辭却書帕已五百餘金。以臣絕無交際之人而有此金。他可知矣。讀至此。擊節感嘆。厲聲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之一良。始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謂其以風聞塞責也。上卽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他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都御史不是輕易做的。要有實功。方許實授。劉鴻訓等合詞奏請。臣不爲皇上惜此官。但爲皇上惜此言。上愠色曰。分明替他說話。他既不知其人如何輕奏。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召一良面叱曰。韓一良所奏疏。前後自相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念係言官。姑饒這遭。

廷推袁崇煥爲甯錦督師。崇煥赴任。陛見。上召問曰。建部跳梁。十載於茲。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遼方略。可具實奏來。崇煥奏。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達之知。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建部可平。全遼可復矣。上曰。五年復遼。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歸班。上暫退少憩。給事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略。崇煥言。聊慰聖心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漫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慨然自失。頃之上出。崇煥卽奏。東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難。此五年之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卽諭戶部。署部事右侍郎王家禎。著力措辦。毋致不充於用。崇煥又請器械。謂東建蓄謀已久。器械犀利。馬匹調習。今後解邊弓甲等項。亦須精利。上卽諭工部。署部事左侍郎張維樞。今後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若有脆薄不堪者。俟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





自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乎。所勦者果人人不肖乎。朕曾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若藉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上之孜孜求治。求言若此。

袁崇煥至錦州。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諭曰。崇煥前云安撫錦州。兵變可彌。今疏又云軍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百官有請允發者。有請發內帑者。上詰問戶部。時尙書畢自嚴甫履任。極言戶部缺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三日即發變。今已初二。即此時發去已遲。何救於鼓譟。上又云。將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上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果實實有用。朕豈吝此。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國家最忌無如關門。但昔止防虜變。今并防兵變。前此寧遠鼓譟不處治。流水發餉與他。今又鼓譟請發內帑。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爲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急則治其標。固當與之。然非長策。還望皇上集廷臣從長計議。畫一經久之策。上曰。此說良是。若是急專。一請帑。各邊比例。這內帑豈不涸之原。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朕每下旨嚴催。通不解來。卽如賊銀充餉。至今不解。豆價行查。至今不曾回奏。如此拖欠稽遲。糧餉何時得足。上又曰。你們每每上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榷。猶然事事如故。召對都成舊套。商榷俱屬虛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來。上又曰。朕自卽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當有嘉謀奇策。召對商榷時。朕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俱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於色。大小臣工皆戰懼不能仰對。而延儒由此荷聖眷矣。時十月初二日也。

明季稗史初編

插會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曰。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遇虜至。便束手坐視。只請兵餉。上又曰。插會殺僇人民。滿載而歸。巡撫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朕之封疆。止仗一囉嘛。爲講款。不令虜輕中國耶。上又曰。講款整飭著實。整飭難道中國就勝不得他。上又曰。今邊疆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敍功不升。文官朦朧偏心。朕甚惡之。後渠家禎辯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甚夥。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會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人馬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兵。抵十萬插會。卿等試思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極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二三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錢龍錫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尙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嗚呼。有君無臣之概。上已顯然於言外矣。

阮大鍼之逐也。票擬出長山手。大鍼先嗾袁宏勛等攻之。不動。因日夜伺其短。而長山恃有聖眷。頗肆招搖。復向人語。皇上畢竟是冲主。隨有布此語於宮中者。上聞之。怒甚。適有擅增勅言之事。長山遂膺嚴譴。

惠安伯張慶臻營謀管事。用賄于長山。於勅書內擅增數字。大同失事。本兵王在晉隱匿。不以實告。御史吳玉上疏參劾。上召對。命吳玉宣讀。讀畢。上問閣臣。李標奏。在晉屢被八言。宜放他去。上曰。此事只有一個是非。封疆大事。中樞重任。自有祖宗之法。如何只教他去便了。上又問閣臣。張慶臻改勅書一事。

羅雀掘鼠

○

卿等豈不知道，卿等先奏兵部有手本，慶臻有揭帖，豈有不知。上又問慶臻，不上本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臣以一時盜賊生發，不及上本。又係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勅書怎云是小事，因令諸臣奏來。戶部尚書畢自嚴等俱謝不知。上曰：卿等在外邊，都是知道的。今乃說不知，又令科道官奏來。給事中張廷鼎奏：張慶臻用賄改勅書是實。李覺斯與御史王道直俱奏：如廷鼎言，但不知主使何人。吳玉奏：主使係劉鴻訓。張慶臻辯：改勅書係中書之事。臣實不知。吏部左侍郎張鳳翔奏：慶臻用賄改勅，竊弄兵權，大不敬，無人臣禮。中書不過頤指氣使之，人如何擅敢改勅。閣臣李標等合詞奏：臣等與鴻訓同事，並不聞有此。還求皇上細訪。上曰：這樣明講，何須更訪。即令閣臣擬票，閣臣遂巡未即擬。上正色嚴促者再，乃擬旨：鴻訓慶臻俱革職聽勘。又吳玉疏內有時局字，上問何為時局。玉奏：如當初是魏忠賢的局面，而今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將魏忠賢比朕。又吳玉奏事時，給事中熊奮渭私議疏中開國元勛等語為非，是其聲頗高。上問班中有聲是誰。熊奮渭長跪俟命，候召對畢，與百官同出。隨傳熊奮渭著降三級調用。後部院會勘，有旨：王在晉革職回籍，劉鴻訓附近充軍。

軍部對  
○

袁崇煥屢疏請餉，上召對。諭諸臣曰：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復遼及清視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求長策。又曰：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何以底止。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軍士要挾，不止為少餉。畢竟別有隱情。古人羅雀掘鼠，軍心不變。今各兵止少他折色，未嘗少他月餉。如何動輒鼓譟。此其中必有原故。上曰：正如此說。古人尚有羅雀掘鼠，今雖缺餉，豈遂至此。羅雀掘鼠四字，深契聖心。延儒之盼盼于枚卜，其衷愈熱矣。

枚卜一羅雀掘鼠

筆錄 寺敬民狀 備科 備理

上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慍色。繼而微笑。噎甚。上又問閣臣。近來諸臣奏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周道登對曰。情面者。情面之謂也。左右皆匿笑。

上究心利弊。尤留意邊防。各邊以缺餉告。司農仰屋無計。上因召對。諭諸臣曰。朕記得先年有大工。有生祠。多少錢糧。無日不進益。有發有餘。今大工完了。生祠毀了。如何不足。前日又撤了各處內鎮。便該有許多錢糧下來。那裏去了。戶部尙書畢自嚴奏。外解不能全完。所以不足。上問外解何以不全完。上又曰。太倉銀兩。原非邊用。如何急了。便要請帑。朝廷給餉養兵。原期實用。如此動輒鼓譟。養這驕兵。何用。隨諭自嚴。卿到部。裏將新舊錢糧。多要澈底澄清。逐一查算具奏。按祖制。直省各有預貯銀兩。以備急用。多者幾十萬。少者十餘萬。如薊鎮。則有銀八萬五千。有奇。貯遵化縣庫。名曰備邊。江南有銀十萬兩。有奇。貯鎮江府庫。浙江有銀十七萬兩。有奇。貯温州府庫。名曰備倭。他省仿是。地方猝有變亂。不煩催科。不支官帑。事可立辦。自魏忠賢生祠開端。咸取給於是。造祠者十之二三。餘皆入撫按司道私囊中矣。斯時若大臣有留心國計者。委曲詳列其弊。并請嚴查各邊各省。備邊備倭原額錢糧。幾何。生祠開銷幾何。即勒令建祠撫按司道。照額補償。遴選風力科道。究竟其事。俾國家收土飽馬騰之用。而氓庶免頭會箕斂之苦。且使世之爲貪吏有餘財者。知法制嚴明。不敢恣其斂。亦救世一策也。惜乎廷臣平日。毫不究心。無以慰聖天子焦勞至念。自此以後。帝意天下自有餘財。羣臣不肯實心任事。雖兵荒游瑋言賑言蠲。皆置不省。嗚呼。真千古有餘痛矣。

明季稗史初編卷二

烈皇小識

天啓元年辛酉虞山錢謙益以編修主浙江試歸安韓敬與秀水沈德符預捏字眼假稱闕節令人逼投

諸應試者約以事成取償浙士子多墮其網中錢千秋與焉千秋字眼以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為七

藝之結謙益在闈中弗暇察也比撤棘敬等即發覺其事復峻禮科顧其仁磨勘參送謙益亦自具疏

簡舉奉旨下部擬千秋與居間徐時敏金保元俱依律遣戍謙益與本房鄭履祥失於覺察罰俸三

個月奉旨依擬此天啓二年事也後時敏保元在獄病故千秋發東勝右衛所充軍收管存案隨遇赦

撫按給帖釋放事結久矣當杖下廷臣共推穀謙益而宜與周延儒以召對數語上契聖衷若一列名

必蒙點用延儒又結好於戚畹鄭養性萬煒及東廠唐之徵以為內援給事中瞿式耜恐兩人不能並

相因力阻延儒延儒大不堪時吏部尚書王永光杜門乞休勢在必去御史梁子璠特疏欲令侍郎即

代之於是式耜疏請永光料理杖下然後聽其去永光遂開籍見朝會推疏上首承其命次即謙益

而延儒溫體仁俱不得預延儒暗布流言謂此番杖下皆謙益黨把持上閱會推無延儒名遂入其說

體仁乃上直發蓋世神奸疏即舉千秋關節事參謙益上為召百官面訊謙益奏辯千秋關節已經疏

參刑部勘問明白現有案卷在部體仁稱千秋在逃過付者為徐時敏金保元二人提至刑部親口供

報謙益如何隱得彼此質辯良久上命辯疏與參疏俱取上來上問體仁疏內稱神奸結黨欺君奸黨

名誰誰而徐時敏金保元等名誰誰也體仁稱徐時敏金保元等名誰誰也

官諸臣朱從勳等名誰誰也體仁稱朱從勳等名誰誰也

謙益與式耜一獄帝始悟體仁有黨體仁懼伴引疾竟放歸

謙益與式耜一獄帝始悟體仁有黨體仁懼伴引疾竟放歸

謙益與式耜一獄帝始悟體仁有黨體仁懼伴引疾竟放歸

謙益與式耜一獄帝始悟體仁有黨體仁懼伴引疾竟放歸

是誰。枚卜大典，誰人一手握定。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還不敢盡言。至於此番枚卜，皇上務求真才，其實多是謙益。吏科都給事中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久經問結。體仁資俸雖深，品望甚輕，會推不與。遂不甚熱中。如謙益關節果真，何不糾於未枚卜之先。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聖裁。體仁奏，科官言正見其黨謙益，蓋未枚卜之先，不過冷局。參他何用糾之於此時。正爲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字。昔者魏廣微欲逐趙南星、楊漣等，於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時無人承旨。上問錦衣衛何在。衛帥承旨將允儒扶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疏完了枚卜大事，然後聽其去。是冢臣去留，皇上不得專主。有此事否。謙益熱中枚卜，先令梁子璠上疏，欲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朕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惟這等人是公不是。公王永光奏：皇上召問吏科河南道與郎中耿志煒，便知道了。體仁奏：王永光是六卿之長，用賢退不肖，是他的職掌。如何推在司官身上。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壯奏：臣等多是公議。上曰：會推大事，其中推這等人，還說是公議。諸臣奏來，閣下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體仁奏：分明滿朝俱是謙益一黨。臣受四朝知遇，忠憤所激，不容不言。關節是真，若不受賄，如何得中。況今錢千秋現在京師，日入謙益之幕，指望謙益入閣，希圖辨復。謙益可以枚卜，則千秋亦可會試。李標等又奏：前次招問明白，上曰：招也閃爍不可憑據。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問諸臣不敢奏者，一者懼于天威，二者牽於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現有招案硃卷，已經御覽詳明。關節已有的據。

不必又問諸臣。上又詰問諸臣曰。朕著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若會議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止沿故套。只是一二個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體仁奏。臣子身孤立。滿朝俱是謙益之黨。臣疏既出。不惟謙益恨臣。凡謙益之黨。無不恨臣。臣一身豈能當衆怒。臣叨九列之末。不忍見上焦勞於上。諸臣皆不以戒愼爲念。不得不參。懇乞皇上罷臣歸里。以避凶鋒。上曰。旣爲國効。奸何必求去。時謙益伏地待罪。上命出外候次。日奉旨。錢謙益旣有議論。著回籍聽勘。錢千秋法司提問。又章允儒房可壯。各具疏認罪。瞿式耜梁子璠。各具疏回話。有旨俱著降三級調用。

已而御史毛九華疏糾溫體仁逆詞媚獻詩冊。任贊化疏糾體仁居鄉不法事。上召對。體仁奏。臣若有媚璫詞詩。必以手書爲贊。萬無木刻之理。旣係刻本。必流傳廣布。何以兩年來絕無人論及。且此冊何不發於籍沒逆璫之時。而得於九華之手。乞皇上勅下該部。嚴究所刻之人。此詩從何得來。則真僞立見。若但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城。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體仁奏。臣參錢謙益在十一月。九華參臣在十二月。九華旣得此冊。何以不急具疏。特糾冊中媚璫諸人。而但於條陳疏末。單指臣名。種種真情。已自畢露。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輕徑自守。亦有品望。但因參論枚下一事。憤激過當。致犯衆怒。所以諸臣攻他。體仁奏。臣通籍三十年。並無一字掛入彈章。只因參了錢謙益。攻者四起。凡可

通籍一仕宦新進

以殺臣逐臣者無所不至。豈一人之身賢奸頓異至此。毛九華係謙益之黨無疑。上曰。溫體仁也辯得是。又召御史任贊化。上曰。毛九華參溫體仁一詩。尙且不真。爾如何參他許多無根之言。如此褻語在御前瀆奏。體仁奏贊化疏全是誣捏。凡宦游臣鄉者俱可問。卽如說臣與陳與郊兒女姻家。此一查可明。事事無影虛捏如此。贊化奏臣之所言。不過採訪公論。長安萬口如一。體仁奏去年謙益未入都門。贊化代謙益首攻御史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劄奪皇上賜環之人。因會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璫糾之。及謙益入都。把持吏部覆之爲民。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一證也。去秋皇上未有枚卜之旨。贊化特出薦相才一疏。蓋爲謙益而發。至稱謙益爲伊周之班行。此贊化爲謙益死黨之二證也。若謙益幸入給廨。贊化自居擁戴首功。一旦被臣參破。故恨臣最深。誣臣最甚。贊化奏陳以瑞部覆冠帶間住。皇上獨斷著他爲民。體仁如何力保以瑞。體仁奏臣非敢力保陳以瑞。只因以瑞曾參謙益。故贊化還將以瑞參論。上曰。不必多奏。候旨行。自是體仁以告訐見知於上。結黨之說深啓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堅矣。仁之入也。臣等亦曾力言其非。聖上未之信也。

江西庶吉士朱統銻與吳江相公有交。其得館選也。吳江爲之道地。雖云無私。而實有意。給事中閻可陞疏攻吳江。并及統銻。著仍選中書。周道登准回籍調理。後統銻朦朧起授檢討。上亦弗深究也。

上一日御日講。講官徐光啓講中庸畢。上忽問曰。旣云知天地之化育。又云其孰能知之。是同是異。光啓以化育分內知。孰能知分外知。上哂曰。知也有內外。年終講官敍勞。內閣題光啓以禮部侍郎加太子賓客。照舊日講。上抹去照舊日講四字。

二年己巳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我明中宮無生子者。三百年來。周后一人而已。

考聖躬燕寢之所。爲屋三楹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而後第三間。其第三間聖躬晏息處也。其第二間具大薰籠。貯衾褥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褥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褥也。卽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用此禮。惟先后以會同糴糠。不肯赴召。及聖駕幸宮中。舊例聖母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糴糠故廢此禮不用。

蒲州再召。適當推敵逆案。右庶子楊世芳。其姻家也。世芳乃纂修要典者。自應入逆案中。蒲州力庇之。薛國觀亦以沈維炳護持。俱邀漏網。而同事朱繼祚。余煌。張惟一。袁鯨等。皆援例格外矣。以此蒲州相業頗不協人心。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深稱弊。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各一員。所以黷妍剔弊。計自至詳也。而諸府奸更甚。四月。上特發其弊。監督主事劉鱗長。巡視給事中祖重燁。御史高賚明。俱下獄。因追論元年同事諸臣。惟重燁與御史吳阿衡。狼籍頗著。復徵阿衡下獄。鱗長賚明以無染。止行降調。阿衡於邊警時。以邊才拔爲監軍御史。重燁遣戍。

烏程既特疏參虞山。宜與復於召對佐理之。舉朝皆與爲敵。彈章如羽上。堅留不放。時有四囚之目。指烏程長垣宜興及少司馬也。八月。部推烏程爲南京禮部尙書。以駱從宇陪。推大理寺卿康新周爲南京工部侍郎。以何喬遠陪。御筆俱點陪。喬遠以尙寶卿請告林下。僅五品耳。而躡躡九列。則烏程之提挈。

林下  
也。  
也。  
也。  
也。

中宮一內源也。情中人何民。又指皇后自中宮。



旨揚掄歸陞京堂用。蕭士瑋降三級調外任。孔聞籍不准考選。調南京用。掄與三策皆賜一品服。以是年九月出都。至六年八月始克航海完册封事。歸時颶風大作。幾葬魚腹。七年二月復命三策陞太常寺少卿。掄陞尚寶司少卿。掄以驚悸成疾。未幾卒。聞籍後陞陝西西寧兵備道。適番夷之變。合家自焚。陝西饑民倡亂蔓延。廷推楊鶴以兵部右侍郎總督全陝。上召問方略。鶴第以清廉自持。撫恤將卒對先是天啓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衆齊聲應曰。我不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禦。直入縣殺耀采。衆遂團聚山中。巡撫胡廷宴老而耄。置之不問。又延慶連歲荒旱。去多有王嘉允者倡亂于府谷。蔓延於西漢以南。今春延綏巡撫岳和聲陝西巡撫胡廷宴各報略陽淳化綏德宜川等處流賊孔棘。鄖陽撫治梁應澤亦以漢南盜告急。三月商維兵備劉應遇率毛兵至漢中合川兵擊賊。賊奔漢陰。應遇追斬五百餘人。誅其渠魁十餘人。餘悉北走。漢南盜平。八月賊復犯耀州。參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共萬餘人擊賊于雲陽。賊既敗。夜來乘雷雨掠淳化。入神道嶺。此流賊之始也。

九月。奢安二酋平。先是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先後稱叛。雲貴不靖者七年于茲。去冬復起。朱燮元總督雲貴川湘廣西五省。專任討賊。而賊據大方阻險負嵎。崇明僭號大梁王。邦彥自稱四裔大長老。謀犯先赤水。燮元偵知之。命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錕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頗不支。復遣監軍副使劉可訓同降將羅象乾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崇明邦彥皆沒于陣。官兵斬其首以獻。捷聞。燮元等俱進爵。賚銀幣子廕有差。



軍  
際  
海  
江  
萬  
新  
增

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總兵印逆賢時各邊出內奄鎮守文龍亦疏請內奄監其軍上卽位嚴核軍餉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多欲人也旣飽其欲遂盛詡文龍忠勇可用士飽馬騰絕無破冒文龍亦憚上英明思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遂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督師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爲期可以平遼及履任覬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入清啖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已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強之再四不聽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爲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閔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文龍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崇煥亦置酒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於轅門外時崇煥立營嚴整衆亦不敢犯文龍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時七月間事也先是崇煥出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先從東江做起龍錫謂舍實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上以問龍錫龍錫謝實有之而文龍旣殺之後清來索賂崇煥無以應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皆復并從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上集羣臣廷議皆執奏不可崇煥無所出遂聽清入犯由喜峯口馬蘭谷松棚路闖入直抵遵化時新令嚴汰冗兵被汰者陰謀爲亂清兵臨遵化城下薊撫王元雅尙汰兵四百人兵卽開門延師元雅死于亂軍清兵遂破三屯營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統兵赴援營於七家鎮嶺猝與清兵遇衆潰率教死之報至舉朝震恐上命薊遼總督劉策戴罪立功控扼石門以防西軼又命保定巡按解經傳同倉總督南居益駐守通州專護倉儲又命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

與總協二臣料理城守。又命兵部急徵宣大山西兵入衛。

枚卜一案。以烏程虞山故高閣不行。至是蒲州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上點大名成基命。成後避諱改名基之一

員。至歲底復點桐城何如寵。又于會推外。特點宜興周延儒。及會稽錢象坤。共四員。

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陞工部右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洽山東人。相貌極偉岸。上私語云。好似門神。卜者周生聞之曰。中樞之座不久矣。以門神一年即易故也。至是清兵闖入。十一月十一日。上召對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既不能預授方略。拒敵于塞外。又不能整頓兵馬。殲敵于城中。誰任中樞。決裂如是。簡討項煜繼之。且引世廟庚戌丁汝夔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震悚。虜聞風宵遁。上遂下王洽于獄。說者謂既例丁汝夔。必有為楊守謙者矣。

以左侍郎申用懋代王洽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為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為薊鎮總兵。起舊輔孫承宗於家。督師通州。

詔天下勤王。

申甫者遊棍也。始為僧。號本初。游滇黔中。得彼中役鬼之術。小試輒驗。庶吉士金聲薦之。上召問。頗惑其術。特授為副總兵。捐內帑七十萬金。聽其造車募兵之用。授金聲為御史。監其軍。時庶吉士劉之綸四川人。請纓甚銳。上壯其志。超授兵部右侍郎。募兵剿敵。大同總兵滿桂。番種也。勇悍敢戰。率兵五千入衛。營于德勝門外。敵騎以十一月初三破遵化。十五至壩上。二十日薄都城。自敵衝突而西。從城上望之。如黑雲萬朵。挾迅風而馳。須臾已過。滿桂身帶重傷。血染征袍。所存僅三千人。袁崇煥入援抵

都城下上召對問行間方略賜御膳解上所御貂裘被之與祖大壽皆賜盃甲一副然崇煥雖名入援聽敵騎劫掠焚燒民舍不敢一矢相加造城外戚晚中貴園亭莊舍為敵騎蹂躪殆盡皆比而揭其罪狀入告民謠云投了袁崇煥東人跑一半兼崇煥出言無狀對百官認言東人此來要做皇帝已卜某日登極矣戶部尚書畢自嚴至摘舌不能下舉朝皆疑之閣部孫承宗雖奉旨督師通州而南居益解經傳皆不受調度時都城盛傳通州三河等處皆陷承宗遣人齎奏至上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督撫等官俱聽樞輔節制時廷臣請纓者甚衆祭酒錫疇願任募兵可得二十萬人簡討項煜薦舉尚書李騰芳可當大任請面對者不一而足上傳各官俱於本衙實修職業諸臣俱廢然而退十二月初一日上復召崇煥祖大壽入上溫諭大壽而歷數崇煥之罪遂擒崇煥下詔獄閣臣力諫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大壽出朝悍然竟率衆東行中朝無可如何勅閣部孫承宗撫諭之

初二日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王鳳翔于獄營繕司郎中許觀吉都水司郎中周長應屯田司郎中朱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目下與敵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堵牆若這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靠了豈不可重處時觀吉長應以年老長世以羸弱俱斃杖下玉音杖畢下獄與鳳翔俱擬贖徙上既下袁崇煥于獄拔滿桂為總理宣府總兵侯世祿昌平總兵黑雲龍等皆屬焉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壽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桂以十六日誓師而南十八日遇敵兵于良鄉時敵騎皆做官兵服飾桂以為援兵不設備敵騎乘不意掩之全軍殲焉桂與尤

略盡

明季歷史初編

卷二

崇煥

桂

崇煥

桂

崇煥

桂

滿桂

崇煥

建奴

崇煥

僑孫祖壽皆死之。敵騎亦飽掠得意。二十三日。旄頭盡望東而行。都城始解嚴。先是桂乞餉一萬金。徧饋諸臺省。每人五十金。然後出師。申甫漫爲大言。其所募兵皆乞丐子及僂人。三尺童子知其必敗。亦以十六日誓師。至廬溝橋。猝與敵兵遇。所造車旣不可用。試術復不驗。所統七千人。跪而受刃。猶幸而不爲郭京之續也。金聲以在城中得免。劉之綸募兵近萬人。尾敵兵而東。適敵兵有零騎。從後驟至之。綸急營於丫髻山上。敵兵立營山下。絕其水道。次日。衆潰不能師。之綸遂遇害。劉愛塔者。遼人也。莅孫閣部標下。改名與祚。自敵兵入犯。從無敢與鬪者。劉率勁卒千二百人。夜搗其營。殺敵兵千八百人。奪回器械牛畜無算。天明解赴閣部軍前。敵令鐵騎追及于半途。劉誓死鬪。復殺數百人。而後援不繼。力竭以死。千二百騎殲焉。孫閣部疏請立廟賜諡。廷議不一。遂不果。

二十二日上召侍郎周延儒。羅喻義。李成名。河道總督李若星。御史饒京。喻思恂。趙延慶。又召吳阿衡于獄中。上面詢方略。延儒但言願捐軀報國。援兵事實非所長。若星條奏頗迂緩。阿衡議論頗有氣概。二十六日。特旨梁廷棟。陸兵部尙書。提督援兵。吳阿衡著復原官。軍前監紀。巡關御史方大任。陸順天。巡撫大任老而且病。然巡關時章奏皆有條理。人亦冀其成功。袁崇煥既逮。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即指疏中與輔臣相商之語。以爲同謀。先是文肅勸錢辯疏。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臣。而錢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旨。不復再辭。隨即入關。二十三日。高捷再疏。語更加厲。得旨著致仕去。至是而始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二十六日之夜。刑部獄盡逸。幾爲大亂。幸東兵退盡。外無接引耳目。次日。城門大啓。爲擒囚也。逮刑部尙

本兵  
文移

書喬允升、左侍郎胡世賞、下錦衣衛獄。先是邊警疊至，士夫有潛遣家眷南歸者。右侍郎朱世守以借輜與御史劉廷佐家眷出城，劉止罰俸，而朱降二級調用，得免此禍。上初政，盡撤內閣，東兵闌入，乃命大監李鳳翔提督京營。時總督襄城伯李守鍔協理侍郎李邦華、邦華素持正不為下，又以嚴汰者弱，執法不少徇。至是守鍔煽惑軍心，幾成鼓譟，邦華引罪回籍，以閔夢得代之。或詢兩人優劣，夢得曰：鳳翔中涓耳，尚可耐，惟守鍔則真凶惡無比。守鍔於逆賢建祠時，與靈壁侯湯國祚各疏捐貲附祠，共祝者也。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至日，兵部調守通州。次日，調守昌平。又次日，調守良鄉。功令初到之日，不準開糧。次日，列營汛地，乃準開糧。西兵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飢且憤，隨路劫掠。東兵既退，如杞以不職逮問。如杞既逮，軍士五千人哄然奔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甘肅巡撫梅之煥統兵入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鼓譟。之煥查首數人正法，有千餘人潰歸陝西。後之煥亦以軍令不嚴革職為民。時敵兵所至，望風奔潰。惟三河三攻其城不克，寶坻亦受攻，堅守得全。三河知縣樊士英、陝西舉人寶坻知縣史應聘、河南人乙丑進士昌黎知縣左佩弦，亦以却敵功超陞。山海兵備僉事後，以冒破軍餉遣戍。時紅夷貢砲至涿州，敵騎充斥，不能前進。敵騎甫退，馮銓躬率家丁護送入都，冀以回聖心為翻案計。中外皆為之地矣。上傳旨，馮銓准復冠帶，不必陛見。銓怏怏而去，舉朝歎頌，聖明真不可及云。

三年庚午正月，兵部尚書申用懋罷。本兵與司禮文移往來，向有定式。神廟末年，諸事叢脞，舊式遂廢。後來者亦不講究，文移違式，司禮拒不收，則以厚賄徇。申公蒞任，重復舊式，厚賄禁用，大璫皆不悅。又

明季神史初編 卷二 三三  
三三  
三三

不勝 滿不能言職也

時上銳意功業。申公老成持重。不能仰副聖意。梁廷棟。獯巧人也。甚爲上所倚任。初五日。內旨申用懋。著解任回籍。梁廷棟著回部管事。大學士韓爌罷。爌忠厚拘謹。不能當聖意。左庶子丁進以陞轉愆期。遂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中書原抱奇。繼之。爌三疏請告。得旨允放。其禮頗厚。進與逢申。皆爌己未所取士也。進後奉旨以陰陽閃爍降調。逢申隨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吏部從無以五品調者。二年八月。以南司官陸康節。稷給假同鄉。共推轂無錫。華允誠。華亭相公。獨推轂同邑。王陞。王與望未孚。而華一寒徹骨。退遜不前。以此久無定局。宜興入政府。借江北司官解學。藥降謫事。遂票旨著破格推堪用的來看。乃超調戶部郎中吳鳴虞。以文選郎中管員外事。真破格矣。吳年耄矣。無所短長。踰年請告歸。敵騎既退。廷議昌平陵寢所在。通州國儲所寄。應各設重臣鎮守。於是推河南巡撫范景文。太僕少卿侯恂。俱以兵部右侍郎往。恂督治昌平。景文督治通州。又遣兵部主事王建侯。章應望各贊畫軍務。

二月初十日。册立太子。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朶。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講官紅全匹。花枝用銀。儀制署司事員外。賀世壽。敘勞。陞光祿寺少卿。尙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方大任既放。復有身雖去國。心不忘君一疏。先臣特上疏糾之。略曰。臣初見大任疏。計必當以薊門要害。將士情形。與夫戰守防禦。用兵治餉之策。瀝將死之善言。酬破格之隆遇。灑瀟洋洋。祇剿襲朋黨之唾餘。復理東林之塵案。即今皇上起用東林諸臣。其無才而不稱任使者。則有之。其懷奸而恣爲欺罔。盜用朝權者。未之有也。近者諸臣之得罪。或以封疆。或以職守。



三叩頭禮畢。內侍舉桌安放訖。上宣先生們來。講官始入。講畢。上復宣先生們吃酒飯。乃謝恩而退。若遇齋祭之期。則云茶飯春秋開講後。日日進講。除上傳免外。毋或廢者。傳免皆于隔日。薄暮傳旨云。明日暫停講讀一日。雖或連輟十日半月。皆日日傳免。但云暫停一日也。遇立春。端陽中秋。重陽冬至。除夕。光祿寺每人折供給銀一兩三錢。傳免則否。吳江呂純如護送惠王之國。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興趙秉彝。皆極揄揚褒美。有云。其愛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而其自愛也。又一薪一水之若洩。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廠臣之選良材。再則曰。廠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天啓七年九月邸報抄傳。四海共觀。而鼎湖之泣。純如適以待郎署中樞事。密弄神通。私行改換。乘敵騎甫退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爲之與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冤護送惠藩復命疏。未嘗歸美廠臣。不當列于逆案之內。且引聖諭。須有憑據。不許借題之旨。又謂紅本在御前。別本在通政司。抄案在禮部。如有廠臣二字。便甘附璫云云。通政使章光岳卽爲封進。時純如氣餒甚張。言路俱暗。講筵已輟。先臣特出疏糾之。略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以經術經世。乃爲實用。竊見敵騎內犯。聖心焦勞。綜數事功。須挈綱領。刑法雖峻。猜疑漸啓。于事未有濟也。故於君使臣以禮章。勸皇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而辨賢奸。酌用舍。尤惓惓焉。見命將出師。莫有定算。功罪未審。賞罰未明。今敵距遼永十有餘旬。瞬息長夏。又將秋高。彼時時可來。我著著無備。焚如繻絲。絕少成緒。故於管仲器小章引管子言兵。主不足畏。則戰難勝也。德必當其位。功必當其祿。信小人者。失亡也。見羣小合謀。必欲借邊才以翻逆案。



故首借邊才之說進。而純如之疏卽繼之。呼吸通靈。投撥如響。不然。通政司固喉舌之寄也。非大力者主之。此何等事。何等人。而輒其匱以進哉。至於臺省。爲公論所自出。凡會推年例等大關係事。則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近日所推年例。吏科都給事陳良訓。誰爲開送。誰爲商計哉。不過以其稍持公道。每多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手耳。至考選新資。賢才輩出。永光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名。素著物望。成歸之陳士奇。以示有權。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疑見棄。迨人情洶洶。衆議沸騰。則始爲兩請。而終擯之爲大臣。而心術如此。斯亦不忠之尤者矣。王永光疏辯。前者閣部定案。進呈時。臣被言註籍。呂純如入案。臣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陳良訓濫廟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部屬二人。而此二人者。前途正遠。因材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密結大璫王永祚爲之道地。謂士奇出姚庶子之門。姚與先臣涓陽誼。考選時力爲把持。既考後復聳成此疏。于是聖意拂然。永光得旨甚溫。而先臣奏疏。奉旨講官懷忠啓沃。循職自可敷陳。文某不得任情牽詆。若夫逆案之堅持不動。雖由聖斷。而此疏亦不無小補矣。

清兵雖東。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孫閣部督師東行。奉撫諭祖大壽之旨。令馬世龍衝重圍而東。馳三日。夜追至蘆峯口。說以利害。激以忠義。衆皆聳聽。大壽始率遼兵三萬。世龍亦招集趙率教部下。及舊時部曲。共萬六千人。合隊而西。世龍獨薄敵壘。而前死傷者千餘人。始抵都城。復躡清兵至薊門。時洪橋大安等處清兵。擄漢人運所掠輜重。世龍偵知之。密以大礮先伏于路旁。俟其過發礮。衆皆驚走。世龍追擊之。殺獲百餘人。遂以大捷聞。祖大壽統兵三萬立木柵於山海西。

關不敢前進入援。總兵尤世祿與自勉楊麒朱偉王承恩等各率所部聯營于灤州之西。相顧莫敢先發。世龍既連洪橋。大安之捷。乃貽書大壽曰。遼兵每謂西南兵將怯弱。不若遼兵強健。今怯弱者皆奮。不顧身。連兩地之捷。而強健者何在。況各鎮勒兵已鱗集。若合謀兵力。退敵共復故城。遼之強健將士。何顏復支朝廷厚餉乎。大壽見書。始移營而西。孫閣部乃嚴檄諸將。期共攻灤水。申明軍令。有舊永平兵備張春者。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當一面。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皆散。及是上復起張春爲永平兵備。永民間之。皆不遠千里來迎。向所練鄉勇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副使劉可訓甫破水西酋。率勝兵入援。本兵梁廷棟又使其所善司務邱禾嘉監紀軍事。奉旨趣師。期者再。高陽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八日大壽先趨灤。與大壽分地夾攻。世龍麾兵人斫一柳。頃刻平其濠。世龍與張春劉可訓等皆披堅執銳。作諸軍前矛。身冒矢石。誓不返顧。急以大礮仰擊。敵兵稍却。師從間以登。十三日克灤州。敵兵冒雨突出。而敵騎自永平趨救者。知灤已破。遂并遷安兵于永平。屠其衆。從冷口出。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師既復永平。而謝尙政等亦以十六日克遵化。生擒獐獐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馬思恭賈維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闕下。先是灤之叛將遣一老道士詣禾嘉請獻城。高陽授計大壽。妙應之。而言其後勁以備不虞。及我師抵灤。莫有應者。最後中北伏兵。幾盡人咸服。高陽先見云。大兵之入城也。叛人白養粹已死。其母尙在。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世龍則盡取其所有。大壽至。空無所得。遂將白母用極刑。乃盡出窖藏。蓋幾百萬云。永平糧儲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屈節被逮。後刑部擬此心等以謀反律。大理寺卿金世俊力爭之。乃擬監候處決。

當濂永之未復也。高陽與東江牽制之議。令茅元儀統龍武三協兵以往。中協兵譁斥元儀。而已周文郁爲中協副總兵。兼攝左右兩協甫行。而劉與治之變作。與治者。與祚弟。與祚云者。卽劉愛塔也。與祚沒于陣。與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謀報與祚未死。其弟與賢自北營。以書招與治。與治畜有夷丁。旦夕常有變。與治大恨。僞爲兄設醢。誘殺繼盛等二十餘人。揚帆至小平島。適濂永克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高陽遣文郁以與祚舊恩。招之。文郁入與治營。始以溫言喻之。繼以危言悚之。與治心動。時部將逃匿雙島者。與東師相鬪。與治怒。令島衆繞舟號訴。文郁呼其將語之曰。陳繼盛流言島衆。謀反。今若殺我。是實其言也。島衆不足惜。劉氏從此無噍類矣。與治大悔。悟明日。飲饒文郁。搏頰大哭。而別。九月。與治敗東師于青山。鳳凰城。高陽奏捷。并上文郁首功。當國者惡其無所餽。緹其功不敝。高陽又請移與治于旅順。責以恢復金復。部議遂巡不果。躡年。與治爲島衆所殺。

薊鎮總兵朱國棟。自縊以舊總兵張世顯。署鎮事。與總督劉策。率兵堵禦。俱以逗遛不前被逮。至是俱伏法。先是河南巡撫缺。陸太僕卿張潑往。潑旣領勅矣。復上乞休一疏。閣中票旨。遽准其請。山左諸公大譁。以爲摧折東人太甚也。適薊遼總督喻安性。罷歸。共推轂劉策。不半年。遂罹此禍。

濂永旣復。廷議添設山永巡撫。適方大任以病乞休。王廷試。梅之煥。相繼罷斥。乃陸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司務邱禾嘉。巡撫山永。前屯兵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劉應遇。巡撫甘肅。皆孝廉也。張春加太僕寺少卿。候巡撫缺。推用。按邱禾嘉以九品務郎躡躡節鉞。尤屬異數。非中樞梁廷棟之力。不至此。似當以張春撫山永。禾嘉陞永平道爲妥。

先臣既以疏言不當聖意。且永光輩側目甚切。欲乞南京掌院以歸。時大名爲李逢甲所劾在告。宜與許爲題轉矣。大名開籍出。以爲此例轉不便。乃題封差以行。是秋賚節冊封進賢王。及益府世子妃。

烏程之參虞山也。宜與實佐之。宜與既援立。所以爲烏程地者甚力矣。吳宗達宜與姻也。于是特揭二人奏請。上亦以烏程孤忠。可任。六月十一日。特旨溫體仁吳宗達俱著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同首輔成基命入閣辦事。

袁崇煥在詔獄。尙未定罪。至是獄具。八月十七日。上下袁崇煥著卽會官處決。錢龍錫著革了職。法司議罪。隨即逮問。其甫逮也。人皆以高忠獻期之。迨其至。則辱國甚矣。且牽扯同事兩輔。嗷嗷不置。又有導之傾陷蒲州。以快其眚眚之忿者。然聖意已定。蓋其奏對語入于天聰。不可援人以自解也。然不如株連起大獄。則又共仰聖主離明之照已。陸澄源疏。參御史毛羽健爲崇煥黨。亦革職下獄。

崇煥既決。羣小合計。欲借此以起大獄。翻逆案。御史田唯嘉疏薦楊維垣賈繼春。通政使章光岳疏薦呂純如霍維華徐楊光傳樹虞廷陞葉天陞六人。有旨逆案辜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而後羣小沮喪。始不敢妄冀云。

時上以封疆多故。羣臣蒙比爲奸。削謫逮繫。不少貸。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疏。略曰。皇上急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自小臣以至大臣。與衆推舉。或自簡拔。無論爲故爲誤。俱褫奪配戍。不少貸。甚者下獄拷訊。幾於亂國。用重典矣。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黨徇。四岳不薦。鯀乎。續用弗成。未嘗併四岳誅之也。皇上又以執奏不移。疑其藐抗。漢文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張釋之曰。法如是止。

耳。不聞責其逆命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多戴罪。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戴罪。戴罪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有認罪。夫不晰其認罪之心而概行免究。認罪亦成故套矣。侵糧欺餉之墨吏。逮之宜也。恐夷齊之侶不皆韓范。宜稍寬之。不以清吏詘能臣。今諸臣愴于參罰之嚴。一切加派帶徵餘徵。行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爲亂。皇上寬一分在臣子。卽寬一分在民生。而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禮。錦衣禁獄。非係寇賊。奸宄不可入。如是而大小臣工不圖報爲安攘者。未之有也。時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皆以言事下獄。長春幾至西市。閣臣力救得免。故開遠疏及之。

先文肅雖奉使出都。而羣奸修怨未已。呂純如辯疏甫至。而錦衣張道濬隨疏參劾。其氛甚惡。奉有不必苛求之旨。聖主明照。固自萬里。後先臣亦有疏辨。略曰。微臣立身粗有本末。仕版初登。卽觸權奸之烈箴。謫居五載。復攫羅織之兇鋒。朝端公論難誣。海內清評俱在。夫昏夜夤緣。望塵羅拜。正狐媚蠅營之故態。蓋純如嘗謂生祠之建。不妨委蛇媚璫。惡名所不必諱。種種無恥之言。昭著耳目。有必不能抵賴者。臣尙不欲盡揭之。奈何反以相誣。臣亦不屑與較。至於敵騎臨城之日。正臣闔門自誓之時。臣子應試南都。去在城守解嚴之後。迨乎奉使辭都。顧驟覓輜。眷屬累累。該門可查。若曰君父恩輕。妻孥念重。此又小人肝膽中事。臣死不爲也。夫臣所深恨者。逆璫之私客。而必坐之曰背公。臣所深憐者。慘死之忠魂。而必坐之曰死黨。推其意。仍欲窮鉤黨之流殃。刈貞臣如草菅。而後快于心。恐光天霽朗。宿霧澄清。似不必續曉殘之夢。噓衆溺之灰矣。至若張道濬未諳文義。謬析臣疏。代人報復。彼固欲陷臣以危

法而皇上已洞悉其隱情。夫獍噬固能傷人，而豺聲亦當自斃。臣尙不屑與純如辨，何屑與道濬辨。第臣雖不才，備員講幄，純如何人，侈口雌黃，微臣何足惜。其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亦已甚矣。豈可復靦顏清班，以負皇上之禮遇哉。奉旨奏內事情，公論自明。文某依限前來供職，不必陳情。

去冬甘肅援兵鼓譟，潰兵千餘，逃回陝西。二月，王子順苗美勾連逃兵，掠米脂清澗綏德，遂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撲剿，斬首千餘級。賊北走，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降三百餘人。苗美叔苗登霧嘯聚於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四月，王子順苗美自神木渡河，陷蒲縣，適山西逃兵亦至，遂與合。其勢頗熾。子順自號橫天，一字王苗，美自號混天王。王承允亦攻陷府谷，渡河入山西，犯吉州太平等處。五月，王子順等復歸陝西，掠同官，破金鏤關，殺參將王廉。六月，王嘉允亦還陝西，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延綏巡撫洪承疇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延安知府張輦參將艾穆，蹙賊于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姚三兒皆降。王嘉允等分掠延嘉等處，多陷。總督楊鶴主撫，匿不以聞。賊首黃虎一丈青，小紅狼，混江龍，掠地虎等，俱謀免死。安插河西地方，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八月，王嘉允勾本虜入犯，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破之。十月，嘉允復陷清水營，殺游擊李顯宗。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首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樞擊賊于河曲，發礮燬炸衆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十二月，神一元作亂，破寧塞，殺參將陳三槐，遂圍靖邊。時又有高迎祥聚衆稱亂，自號闖王，米脂李自成入其黨，號曰闖將。



# 明季稗史初編卷三

烈皇小識

四年辛未正月外察姚庶子門人永城知縣賀鼎武進知縣岳凌霄皆被察凌霄於丁卯鄉闈中抗言以折張士範者本邑相公惡其強項遂以酷處鼎則以師門之故欲斷其考選之路也雖云肆毒者王永光而助紂爲虐者則考功郎中程國祥實尸之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周延儒何如寵爲考試官取中吳偉業等三百五十人

吏部尙書王永光罷給事中葛應斗疏糾御史袁宏勛錦衣張道濬通賄鬻權等事指宏勛得參將胡宗明銀三千兩以囑兵部尙書梁廷棟又得主事趙建極銀一千七百兩以囑吏部尙書王永光而廷棟隨上疏佐之并列道濬諸奸狀有旨俱革職提問先是舊樞王洽之逮也雖事屬封疆而召對之日宜與實開其端舊督劉策之又以失事服法東人摧折已甚東省諸公多不平烏程籠絡人爲事人多啖其狐涎於是江西山東諸公俱以烏程勝宜興也一意以去宜興爲主時宏勛道濬日夜入長垣之幕夤爲奸利道濬先既參御史劉芳革職繼又助呂純如參先文肅毒焰甚烈而從中保護長垣因并護袁張者宜興也時長垣之伎倆窮以上之眷注已移鄆陵擬除去之而以己繼其席且卸中樞之重擔烏程亦擬藉此似宜興而自居首揆故乘宜興入關日發之烏程卽票嚴旨以進給事中吳執御浙人也而合于東疏論王永光誨貪崇墨不可以表率羣僚永光再疏請告回籍

三月。廷試策士。賜陳于泰吳偉業夏曰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學士錢象坤。兵部尚書梁廷棟罷。宜興之出關也。不能急收後著。與此輩香火之情甚篤。行人司副水佳允悍然操戈直攻鄆陵。顯爲袁張報復。水疏入分會稽稟擬。會稽鄆陵房師也。宜興直從會稽手拉去。頗左袒佳允。佳允再疏。則發鄆陵私人沈敏與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據有手書盈握。且有暮夜之迹。鄆陵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閑住。會稽與可訓俱株連而去。可訓奉旨削去撫職銜。以四川副使致仕。

四月。京師大旱。皇上幸袍步禱。百官俱齋宿本宿衙門。而最冷淡之詹事府。經年不一到者。掌詹協理等官可二十餘員。皆羣居其中。亦一奇也。

五月上爲零禱不應。遂釋張鳳祥易應昌李長春於獄。始閣臣以雲間舊輔爲請。聖意斷斷不可。繼而俯從。廷臣之請慨然出之。圖扉。真可謂堯仁如天矣。

時羣小側目姚公希孟甚。去秋姚與姚明恭主試北闈。搜索無所得。乃借武生冒籍一事。給事中王猷上疏參之。猷宏助門人也。理應嚴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無預。宜興乃票旨覆試。金允治以文理粗疎。罰停會試。三科高岱以不能完篇褫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

廷推閣臣。宜興以護持長垣故。至于助水佳允而逐會稽鄆陵。人心愈憤。會稽鄆陵雖去。俱不能忘情于宜興。而其勢焰猶足以使人。適會試廷試兩元。一以文。一以行。俱大不協于衆口。廷元尤爲公論所不許。給事中吳執御一疏再疏。竟借兩元爲題。然在偉業不過雲迷五色。在于泰則實受其萬金之餽。而

于泰亦疏參執御揭其有無不可知之事。欲傾人以自救。而適以動天下之兵。則宜與之至巧而實自拙也。嗣繼執御以救攻宜與者不下十餘疏。上概行留中。聖心已不能無動。宜與因其留中也。付之不見。入直票擬如故。則爲從來閣臣之變局。旣而揭請廣開員。俞旨隨下。且准廷臣會推。似悟特簡之爲非者。聖意蓋可知矣。

自虜騎入犯後。上復命內閣提督京營。自是銜憲四出。命太監王坤往宣府。劉文宗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又命太監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邵希韶西協。各監軍。又命太監李茂奇監視陝西茶馬。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

從來文場會試。有廷試。有傳臚。武則否。十月復當武會試。有董某者。以勇力開。遂入帝聽。時主武試者。庶子楊世芳。中允劉必達。某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兩主考及兩監試俱下獄。閣臣揭救。反奉嚴旨。重令會試。另點諭德方逢年。中允倪元璐。主試事。董某中式。復劾廷試傳臚禮。一如文場。董遂賜武狀元及第。選昌平遊擊。次年邊警陣亡。

是夜虜騎圍錦州。恣掠三日。墜大陵雙堡而去。高陽於是倡城右屯大陵以圖進取之議。本兵梁廷棟主之。上從部議。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領其事。以班軍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砮兵一萬。故丘嘉禾巡撫寧錦。親往相度。高陽欲先城大陵。嘉禾不從。廷棟去。中朝盡反其所建置。謂屯陵荒遠。不當築。令撤班軍赴薊。時尙存糧萬石。高陽欲運糧散軍。委空城而去。嘉禾又不從。八月。虜騎進圍陵城。祖大壽與副總兵何可綱固守。丘嘉禾率監軍張春。總兵宋偉。吳襄。來援。嘉禾怛悻。屢易師期。宋偉主進。吳襄

不可。兩不相下。高陽至錦。尅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難星將出。少待之。越八日始進。遇虜兵于長山。襄營主近水。偉主近草。議未定。而虜兵前驅至。偉營柵甚固。虜兵連攻不能入。移攻襄營。襄衆亂。不能軍。遂潰。偉力戰至哺。亦潰。張春陷。而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北營拔歸。願自效其奇。知四王之營於白雲山。乞以通夷語者百人。裹火藥入營。乘不意縱火。向王子帳而刺之。卽不成。八營皆悖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戰。喜結客。戰于錦州。四王子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刃幾中馬腹。虜號曰。祖二風子。四王子嚙指稱之。三人在北營。知大弼名。樂從之。高陽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王子營。火藥發。烟焰蔽帳前。四王子跳而免。八營皆大亂。相蹂殺。旣辨色。我兵僞爲胡語。混虜兵而出。先一日。陵城食盡。虜兵招降甚急。何可綱爲文自祭而死。大壽降于清。四王子勞來甚至。費酒食鞍馬。約下錦州。大壽養子逸出。清兵乃復毀大陵城引去。而中朝喧言長山之敗。喪失師徒輜重無算。皆以開釁咎高陽。坐以矯旨復城。詔官帶閑住。削寧錦。敍功世廕。張春旣陷。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自縊死。而春通書求款。廟堂計無復之。乃授張春副都御史。黑雲龍帶都督。俸以羈縻之。後嘉禾與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挾搥其貪穢。高陽力止之。而聞之中朝。選嘉禾南京太僕卿以去。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尙書。先期草講章送閣。內有傷執政語。烏程裁其半。喻義執不可。直至中堂動色而爭。體仁遂出疏參之。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有旨喻義閑住。此真詞林怪事。究竟所指之例。不知出何典故也。

少詹事姚公希孟在講筵爲上所識。每講畢歸班。上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大拜可期。時適有枚卜之旨。宜與所以阻攔後輩者不遺餘力。當會推時。衆共推穀姚。家宰閔洪學語人曰。首揆不欲。衆復面懇宜與。宜與急相引重。衆再詣家宰。家宰堅以首揆爲辭。衆乃促總憲陳于延同家宰往見。宜與令門役兩次延見。先家宰而後總憲。家宰出語人曰。首揆終不欲也。最後烏程顯然排擠。謂姚科場有話。講部覆未上。豈可預推。少詹公乃急諭同人止。弗復言。若不見幾。則虞山之故轍。必復見于當日矣。御史遲大成。特上資淺望重一疏。本爲少詹公及姜曰廣而發。奉有再奏之旨。少詹公力挽之。乃指先文肅之家居者以對。其併及陳諭德仁錫。則遲有戒心焉。借陳以免于詰責也。宜與以是有歉於心。歲終置講筵。諸臣不敘。而單疏特題少詹公陞正詹以謝過云。

時當考選。開封推官張瑤。杞縣知縣宋攻。皆萊陽人也。宋攻考選得給事中。張瑤得同知。瑤大不平。因發政賄營情狀。列疏上聞。吏科都給事中宋鳴梧特出悍吏劣考。猶輕疏參瑤。乞加重處。有旨。張瑤降四級調用。後瑤補河州判官。流賊破河州。瑤殉難。卹贈光祿寺丞。廕一子入監。時政與鳴梧風韻推發甚力。瑤頗薄之。且不向鳴梧父子投誠。鳴梧等大怒劣。

是年正月。流賊神一元陷保安。副將張應昌擊敗之。一元死。弟神一魁領其衆。二月。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神一魁突圍出。都指揮王英不能禦。諸道兵皆潰。一魁遂攻慶陽。破東關。遊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時總督楊鶴駐邠州。不卽援。而宜君賊趙和尚等復南犯涇。三陽原韓城澄城等處。三月。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解。時議招撫神一魁等。癸未。賊首孫繼業茹成名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

之。設御座於固原城樓上。賊叩首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歸原籍。自是羣賊視總督如兒戲矣。四月。神一魁降於楊鶴。鶴侈其事。上言。請數萬金賑濟。其脅從飢民。各給牒回籍。而餘賊劉五可等。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據蘆保嶺。分犯平固耀涇等處。混天猴。分犯寧環。王虎。圍莊浪。不沾泥。攻米脂。總兵王承恩。侯拱極。率兵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官兵憤擊。大破之。不沾泥。逃奔關山嶺。副將馬科等追之。盡殲其衆。不沾泥。手殺賊首雙翅虎。縛獻紫金龍。以自贖。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首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王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參將曹變蛟。逐寧塞賊於唐毛山。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賊大潰。延安賊。趙四兒。掠韓城。郃陽。參將張全昌。擊斬三百餘級。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是月。滿天星。降於楊鶴。曹文詔。攻河曲賊。克之。斬賊千五百餘級。六月。擊王嘉。尤於陽城。斬之。其黨又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皆自相名目。除混天猴。張孟金。不沾泥。張存孟。外。張獻忠。號八大王。趙四兒。號點燈子。張有義。號一盞燈。王之臣。號豹王。羅汝才。號曹操。高嘉計。號險道神。張大受。號滿天星。劉國能。號飛來虎。常國安。號托天王。賀一龍。號革禮眼。李萬慶。號射場天。惠登。相號過天星。張一川。號掃地王。楊旭。號一隻虎。馬守應。號老回回。張胖子。號整齊王。伍林。號一桿鎗。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應。劉正國。號關索。其他蝸子。虎。翻山。鶴。等名類甚多。鄜州。混天猴。謀襲定邊。張應昌。邀之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洪承疇。又敗之。甘泉山中。王承恩。曹文詔。等擊諸賊於太平原等處。連敗之。延慶之間。稍息肩焉。

癸未。以神一魁等復叛。逮楊鶴下獄。以洪承疇總督全陝軍務。點燈子。東渡至山西。入沁水。攻竇莊。竇莊

故張公銓里居也。聚衆拒守。矢石並發。賊傷甚衆。乃退。復陷隰州蒲縣。總督魏雲中創職聽勅。以張宗衡代之。以宋統殷巡撫山西。

八月。王承恩擊斬中部賊七百餘級。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殺其餘黨六百餘人。神一魁。劫守將吳弘器。官兵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降。獨頭狼。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沿劫同郃等處。副總兵趙大允。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邀擊。士紳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中魏呈潤。劾之。有旨提問。洪承疇擊點燈子擒之。伏誅。其黨黑煞。神鑽。天哨。等皆起。黃友才亦叛。洪承疇陞任延綏巡撫。缺。時御史吳甡奉旨賚銀十萬。賑濟陝西饑民。兼行招撫。部推甡爲正。布政陳奇瑜陪。上用奇瑜。

十一月。陝西賊譚雄陷安塞。王承恩誘雄等五人斬之。復安塞。不沾泥等陷安定。王承恩進攻安定。賊走綏德。混天猴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縣郭允圖。河西兵備張允登陣亡。洪承疇遣王承恩進剿。而自率六百人趨鄜州。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兵備郭景嵩死之。於是諸降盜皆叛。承疇日不暇給矣。山西賊陷掠聞喜。河津等處。孫顯祖討之。與賊大戰。皆捷。

五年壬申正月。孔有德等據登州以叛。先是孫元化以前屯兵備超陞登撫。隨帶遼丁三千人。駐防登州。遼丁貪淫強悍。登人不能堪。適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孫令孔有德等率遼丁往援。卽於原籍著伍。亦兩全之術也。行至吳橋。後隊尙滯新城。奪取王氏莊僕一雞。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雞者穿箭遊營。衆乃大譁。遂殺守莊僕。王氏申詳撫按。必欲查首亂者戮以殉衆。

遼丁急至吳橋。邀前隊改轅而南。時統兵者左步營參將孔有德。右步營都指揮陳有時。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參將李允成也。遼丁三千人。皆歃血立誓。若不雪此恥而北行者。衆共殺之。遂擁孔有德以叛。盡滅王象乾家。王象春等皆易服前竄。抄劫新城一空。越臨清德州。取間道而東。過青州。知府汪喬年餽酒犒師。令無相犯。遼兵果結隊而過。距登數十里。於馬塘店紮營。曰爲王氏所逼。非敢反也。元化令旗鼓遊擊耿仲明傳諭。紮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場故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今欲移入城。出房以舍步兵。城中堅拒不納。有德說仲明亦反。尙有遼人在城中者。紳民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納師。登城陷。時正月初三日也。

呂純如復有疏參論多人。通政章光岳送還之。至是復上疏。止於自辯。不及他人。御史吳彥芳駁之。上遂留純如疏不發。彥芳者。憤憤人也。去秋曾有一疏。爲宜興解嘲。公論譁然。有教之懺悔者。故出此疏。疏亦不爲無功。後復有疏薦李瑾。李邦華。而給事中吳執御亦疏薦黃克績。劉宗周。上責其朋比。俱下獄。說者謂執御之處。顯然修廷元之怨。而彥芳則前疏之故也。

上點禮部尙書徐光啓。鄭以偉入閣辦事。登城之變。孫元化自刎不死。孔有德等欲奉以爲主。亦不可。東省之人以其不死也。遂以朱泚目之。言路欲借以傾宜興。宜興與元化同舉於鄉。最相暱也。時調總兵王洪揚禦。善往剿。相持不敢進。于是轉而爲主撫之說。而舊歲枚卜事。一推再推。未奉俞旨。於是宜興烏程各欲樹其同志。以爲薪傳之計。而宜興所急欲引進者。巴縣。次則上海。烏程亦注意巴縣。故宜興素所暱愛。而上海者。則宜興因言路借登撫以攻之。頗有危機。上海與登撫師生莫逆。此老迂慙勇於

任事而不顧利害。日夜爲主撫之說。以祈紓登撫之死。故宜與欲借之自助。且卸前擔。至是具揭以兩人爲請。上乃點用上海徐光啓。及上驍鄭以偉。而首推竟不用。先是首推投誠烏程。以求必濟。乃奉旨另推者再。終於聖意未愜。林下某公意首推必蒙點用。遂飛書長安。極相推許。書中復縱論某正某邪。某可推戴。某可聯絡。某可擯棄。書中全注毒宜與而不及烏程。又郵致錦衣吳孟明。吳首推姻家也。復落中書周大成之手。都下阨然。既而首推遂不用。其不用之故。皆以爲此書既露。政府從而危之。首推之恨不可言。若上饒蓋以恬靜得之。則天也。首推爲姜逢元

登州既陷。山東巡撫余大成革職。逮問。以徐從治爲山東巡撫。謝璉爲登萊巡撫。又令兵部主事張國臣往諭解散。一面議撫。一面進兵。孔有德等因統兵直薄萊州城下。謝璉等復申撫議。有德等必欲邀登撫至彼營中。方肯受撫。璉不得已。同萊州知府朱萬年撫其營。俱被拘留。於是復主剿。烏程特出疏力攻主撫者。時總兵劉國柱。王洪。鄧玘。統兵三萬。由沙河西路以進。副總兵吳安邦。徐樹聲。統兵二萬。由入角夷路以進。天津參將孫應龍。統水兵三千。抵廟島。斷其入海之路。既而三路皆敗。樹聲應龍被擒。東撫徐從治爲礮所擊死。於是復令萊州推官屈宜陽入營議撫。撫亦卒不就。更調榆林。薊昌各邊兵。統以總營楊御蕃。陞金華朱大典爲山東巡撫。拒堵於萊州。元化隨航海至天津。自投刑部。以封疆律正法。有德等禱於海城小聖廟。抗本朝與投清。執吉卜得投清。隨得順風出海歸遼。登人隨毀小聖廟。吏部尙書閔洪學罷。長垣既去。閔洪學爲吏部尙書。亦烏程人也。每事收人心。以歸溫。有過則皆諉之。宜與而宜與不覺也。登撫之變。烏程顯出。疏攻主撫者。以陰傾宜與。宜與危甚。又洪學莅任。惟奉行烏程。

意旨。於宜與不甚照管。左侍郎張捷至不能進參一語。斯時摸鰲狐者不在宜與而在烏程。一時捷足者競走烏程。宜與之黨皆怨閔冢矣。於是張捷與太僕少卿賀世壽投誠諸君子。謂言路若能攻閔冢而去之者。烏程之去。宜與力任之。有餘時給事中王績燦。御史劉令譽。周堪庶。先後疏參閔冢。兵部員外華允誠疏尤切。允誠疏略曰。當今時勢。有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夫以皇上聖德。加之勵精。何難總握大權。坐躋郅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刑名。皇上圖治之聖心。爲諸臣鬪治之捷徑。可惜一師屬大僚。驚魂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命於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聞錢糧。以多士端靖共之精神。爲案牘鈎較之能事。可惜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同舟遇風之時乎。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意識互崎。議論滋繁。遂使詭譎詭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似舉碁。以與邦啓聖之日時。爲卽聾從昧之舉動。可惜三。夫人主所以尊於天下者。法也。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鑄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遠。甚而一字偶誤。一言偶失。執訊隨之。刑罰不中。銖鉞倒置。一可憂也。國家所以爲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卽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讒奸得志。忠黨屈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維者。廉恥也。近者中使四出。大臣懼不諫阻。小臣又安敢抵觸。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之輩。惟恐後時。諂曲趨承。猶宜獲戾。皇上以爲近臣可任。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內任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我朝罷設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同。

邑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鈞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欺於此也。皇上怒諸臣之專。專莫專於此也。皇上疑諸臣之黨。黨莫黨於此也。威福下移。正氣消磨。四可憂也。疏入。與令譽等皆奉嚴旨。而續燦尋以他事革職。時關外議論衆款。謂張春失節不死。反加副都御史。何以報袁崇煥於地下。黑雲龍輸誠通款。反都督府帶俸。何以謝郭鞏。陳此心於獄中。故疏內復及楊王一案。閱冢果不安其位。逆疏請告以去。閱冢旣去。張捷輩意足志滿。宜興復飲烏程狂藥。謂死生決不相負。於是盡反前言。於同志舉動。不復照管矣。張捷與僕少公者。慮烏程知其謀而修郅也。轉而入烏程之幕。盡以始末告之。且謂華疏出詹事。姚公手故烏程。恨詹事與總憲最深。北闈冒籍事。部覆旣上。烏程密揭入大內。以挑聖怒。至尊初念頗佳。忽然中變。遂奉旨。姚希孟著降二級調用。總憲後以考核御史畢佐周事。有旨。畢佐周著降三級調用。陳于廷著革職爲民。

詹事公之處也。宜興實知之而不救。旨下之日。宜興休沐不出。檢討徐沂。庶吉士張溥。適在坐。宜興見旨。頓足曰。惜我出直。朝端又去一正人矣。然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矣。

御史史鑾爲長垣私人。北方悍將也。時以巡按淮陽。回道考核。淮陽素稱犴地。前按曹暹未及半年。贓罰已積十七萬有奇。猝當例轉。百計僅支二萬金歸。餘俱留貯庫。繼任者爲史鑾。盡掩取之。史鑾又署巡鹽事。欺匿鹽課二十一萬。考核時嘖有煩者。總憲長子陳貞裕屢次干謁。婪有數千金。鑾執其手書相

挾總憲權乃考核稱職。回道管事。爾時爲總憲者。正當臚列史塗奸貪諸狀。奏請提問追贓。如高宗憲於崔呈秀故事。並首其子干謁說情罪狀。而自束身待罪。聖明必深加矜亮。不特可稱埋輪破柱之職。而一番舉動。自足令人心振聳。乃畏首畏尾。坐失事機。終爲當軸擠去。良可歎也。爲大臣者。當於此處著眼。

工部右侍郎高宏圖疏略曰。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二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二尙書非二內臣。國家大體。臣固不容不愼。故僅延之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寧以之。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乎。上以軍興餉事急。彝憲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上怒其悻悻無人。臣禮竟削籍。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疏略曰。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事。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也。趙東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怠緩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去。未易屈指。尤可歎者。每請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言。祇徇中貴之心。將不知所終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爲民。禮部員外袁繼成疏救。不聽。

是年正月。延綏賊僞爲米商入宜君。陷之。復陷保安合水。而寧塞餘賊復合環慶諸賊。屯鎮原之蒲河。欲

犯平涼及鳳翔。漢中巡撫練國事。敕固原兵備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守各隘口。敕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涇州各要害。又敕總兵楊嘉謨等緝捕奸細。獲賊唐馬殺之。斷其耳目。賊遂不敢出。適洪承疇從鄜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齊集于西澳。夾擊之。與賊大小十餘戰。斬首千餘級。追奔數十里。傷墮者無算。而寧塞之賊盡矣。惟渾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爲從來用兵第一。而延西諸賊郝臨奄可天飛。屢爲官軍所敗。獨行狼復入其伍。據鐵角城耕牧其中。爲持久計。洪承疇曹文詔進擊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擒。伏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餘。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三月寧塞餘賊夜襲鄜州。兵備郭應響死之。關西餘賊亦攻陷華亭。知縣徐兆麟甫任七日。城陷。逮問服法。人皆以爲冤。

八月山西巡撫宋統殷擊賊於長子。賊奔沁水。賊首紫金梁老回回入金剛圍竇莊。張道濬率其族禦之。賊多死。且聞秦兵至。甚懼。紫金梁老回回皆乞撫。惟張獻忠塌闖天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決。官軍乘賊不備。輕騎襲其營。賊遂南奔。犯齊源。陷溫陽。

九月山西賊豹五等破臨縣。據之。滾地狼等南犯。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也。切責河南巡撫宋統殷。冀南兵備王肇生。帥兵次陵川。扼賊歸路。賊北歸。遇官軍。殊死鬪。互有勝負。會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谷潛登。大譁。官軍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

衛提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兵來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復入沁水。

十月。山西巡撫宋統殷以陵川失律。回籍聽勘。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宗衛許鼎臣同逐臨縣賊。賊入磬磨山。山方六百餘里。賊首獨頭虎搖天動據交城文水。北窺

太原。邢滿川上天飛據吳城。東向汾州。紫金梁亂世王屯紅梯關。吾兒峪。遂乘虛從沁州北掠榆次。及

壽陽。距太原止六十里。許鼎臣撤兵北歸。時亂世王與紫金梁爭一掠。婦搆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投

誠。廷議方主進剿。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方爲請于朝。混天王唯唯而去。諸賊遂分

爲三。陷霍州垣曲長子等處。壬辰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六年癸酉三月。給事中陳贊化疏劾周延儒招權納賄。游客李元功借勢威人。又云。延儒嘗語去輔李標

曰。上先允於放。余封還原疏。上卽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義皇人也。此係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

至指借停刑以圖賄利。此固通國所共知也。且引科臣李世祺爲證。世祺亦奏。延儒曾有此言。給事中

朱文煥復疏參延儒重負國恩。毫無補救。宣府太監王坤亦疏攻延儒。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爭王坤

不宜侵輔臣。語頗過激。上召廷臣于平臺。諭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諭甚明。爾等不自省察。徒

事執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羣臣舉劾。無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

疏劾輔臣。舉朝惶惶。皆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紀綱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

聞一言。惟用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志道者再三。延儒奏。志道非

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業不修。沽名立論。何堪風憲之任。志道退。卽引罪乞罷。時烏程同召。

竟無一言相助。宜與亦以是憾之。

宣府巡撫馬士英甫莅任。冒侵餉銀六千兩。鎮守太監王坤疏發其事。士英逮問遣戍。舊例巡撫到任。修候都門要津。侑以厚賄。倉卒不能猝辦。則撮庫中正額錢糧應用。而徐圖償補。此相沿陋習。各省各邊皆然。不獨一宣府也。士英莅任未幾。一時不及抵償。遂爲王坤所糾。坤旣以發奸爲功。上亦心喜。內臣之果能絕情面而剔積弊也。故凡言內臣者皆不聽。

六月。大學士周延儒罷。陳贊化復疏參宜與。宜與循例請罷。第三疏擬邀俞旨。卽出。烏程心圖首輔。巧用機權。准予休告。旨下出其不意。宜與殊不能堪。乃謀於內。召桐城舊輔以壓之。宜與在政府。每借力於內。以示其威權。其語人也。輒以喜怒不測歸之聖意。而實閣中之權盡歸於中涓矣。是閣體之壞。自宜與始也。而其罪之大者。在不能沮內閣之出鎮。幾與崑山等惟烏程能踵其智。他輔皆不能及。

上饒上海相繼告殂。閣臣復請枚卜。上點用嘉善錢士升。士升雖浙人。與諸君子頗相周旋。唐世濟力言於烏程。當急收之。無爲彼中所用。遂由南京禮部侍郎入正揆。席宜與旣去。又點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亦以投誠烏程得之。巴縣則宜與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給事中章正宸疏言。爰立命。下吾騶人無間言。應熊則競以奸邪目之。應聽休致。有旨革職。提問正宸。方以館選外授也。王承恩敗。安塞賊于西川。胡堡賊首喬六斬其魁。以降餘衆悉遁。自是秦中稍寧。而晉豫之間多暴骨矣。

正月。副總兵左良玉提兵援懷慶。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旣而擊林縣賊。敗績于武安。麾下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乃請鄧玘兵相援。賊遂掠真大井。陘兵備道檄守將李定王國璽禦之。陷賊伏中。賊遂長驅。

而東大名兵備虛象昇禦之。曹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又敗賊于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社北奔。

三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於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渠滿天星。賊大奔。巡撫許鼎臣奏道濬功第一。

五月曹文詔夜襲賊于偏店。賊驚走。墜山谷者無算。諸將會兵逐之。賊盡南走。總兵鄧玘帥兵三千。同石柱土司馬鳳儀馳援河南。未幾鳳儀敗沒。

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上念中州流寇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賜二將弓矢戰馬。命太監楊進朝。盧九德馳赴南河夾剿。上以剿賊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

思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軍。仍發內帑銀四萬兩。紅素蟒緞四百匹。紅素紵緞二千匹。軍前給賞。

七月張應昌進剿汾州諸賊。內監紀需索百倍。汾陽知縣費申鏞以供應不能。給投井死。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奔太行山。山西賊陷永和。復陷沁水。自秦入晉。五犯沁水。至是始破。

八月陝西賊復起。攻隆德。殺知縣費彥芳。固原兵備陸夢龍進剿於綏德城下。死之。賊流入真定者。殺掠寧晉南宮甚慘。

九月張應昌敗賊於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賊遂走五臺山。據顯通寺。其中薪儲皆具。阻險自守。官軍不敢擊。

十月。山西河北諸賊二十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閿鄉。陷灑池。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戊寅。犯南陽。遂流入湖廣。掠均州。光化。庚辰。賊假稱進香。陷鄖西。癸未。陷上津。鄖陽撫治蔣允儀。河南巡撫曾倜。皆被逮。按鄖陽。不過一聚村耳。以其介川陝河南三省之交。山川錦互。盜賊易于盤踞。故設重臣。建牙以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奉憲孝二宗勅旨。撫治管轄地。三省巡撫不得干預。萬曆初年。覈餉。猶有一萬六千之額。王公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荊商兩道。自募標兵。而數止六千矣。中軍有官無俸。令食缺官俸。後以搜刮故闕餉。俱解太倉。旗鼓官日廩二錢。取之餉銀。而餉又不時給。標兵三百歲糧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餬口不足。而南下之賊。動稱數十萬。將何所施其堵禦。說者謂但易鄖鎮之官。而不爲鄖鎮計。長久軍事。權而增兵餉。雖武侯復生。終無濟也。

延綏賊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巡撫陳奇瑜。簡銳卒八千人。出不意。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潰走。縱擊斬首一千六百級。二賊死。遂焚其巢。復擊賊首一座。城斬之。河西盜悉平。

七年甲戌正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略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戶工太監張彝憲。有請令入覲。官員投冊以降體統之奏。皇上從之。意在釐奸剔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呵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而相率趨拜內臣之

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國家自有觀典二百餘年，未聞有此，可爲歎息也。上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既而彝憲奏辨，謂觀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再疏略曰：尊朝廷莫大於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臣入覲投冊吏部，典例也。參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可。以爲安事，勦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預外事，若必欲以內臣總外臣，會典所不載，上再切責之。時當國者烏程也。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爲考試官，取中李青等三百人。又特旨五經顏茂猷、准列正榜前一名、顏茂猷、福建人。五經俱拈就，知貢舉官禮部左侍郎林銜具疏題請，奉旨准與臚錄。先文肅同考，領易一房，分送先文肅房中。先文肅力請中式，烏程堅拒。五上堂而終不允，榜出亦具疏奏請。奉旨准列正榜前一名。茂猷遂列李青之前。於是海內咸識聖天子破格用人盛心。以後丁丑揭重熙癸未、馮元勳等皆以五經中式，遂循爲故事矣。先文肅本房首拔臨川陳際泰，陳老宿名震都下。次如臯許直、甲申以吏部殉難者也。又次新昌漆園，首題其行己也。恭四句，篇末痛言不恭不敬之害。先文肅毅然取之，呈卷時，意烏程必當見駁。當有一番質辨，既呈上，卽批允。心內竊以爲疑，比撤棘，烏程于關中揚言曰：外人說我們要進場收幾個門生，我們今日地位也靠不著門生了。況陽中卽有人罵我，嘉善曰：場屋中如何罵得烏程？他篇末竟說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老先，生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敢不中，其陰忍如此。是時場中皆推陳際泰爲會元，檢討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以計使先文肅謂渠首卷乃楊廷樞也。廷樞乃名重江南，爲

庚午解元。先文肅雅不欲與人爭元。遂力讓之。及拆號。則李青也。項煜向有項黑之稱。故項黑得李青之號。闕傳一時。是科雖烏程爲主考。而力行阻抑。如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甲戌止得三百名。會元多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列。每科考選館員。獨甲戌則否。又倡爲內外兼用之說。而考選館推爲館選。至欲令三甲就選。縣丞主簿衆議沸騰。以爲不可行乃止。給事中李世祺降級調用。以其論溫體仁吳宗達也。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上疏略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繼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終無一人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謂太息也。且皇上所樂聽者讜言。而人誤以攻彈貴。近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終以其越職言事切責之。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理順吳國華楊嘉祚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陝西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縱兵劫掠。玩寇殃民。宣府太監王坤代辨。監紀紀功罪耳。追剿自有將吏在。如果如自鏡所言。則行間文武地方官員罪俱不在茂霖下矣。

七月二十六日。上爲外警焦勞。召對九卿科道。天語詳明。下莫有能酬對者。

八月十一日。吏部尚書李長庚削職爲民。下文選員外程良箴于獄。長庚素見憎于烏程。欲因事除之久矣。是時適議起廢。先是寬恤條款。議及罪讎諸臣。奉旨下部。刑部方具招列名疏。請旨尙未下。有語長庚者。當俟刑部疏下。先釋罪而後起廢。烏程欲陷之罪。促其急上疏。上臚列無遺。共一百一十六人。上以其屈法徇私朋比欺蒙也。故有此重譴。良箴爲吏部甫蒞任。卽作誓文誓于伏魔城隍之神。隨判

其文徧都市門。衆咸聳動。謂必刻意簡飭關節。不到如包老也。後狼籍異常。較無訾文者更甚。辛未詞林程正揆。其叔也。每乞假之夕。兩人俱易便衣入青樓家。爲卜夜之飲。衆論益鄙之。至是下獄。索賊者趾相錯於路也。正揆以次年京察。長庚旣去。左都御史張延登亦以請告去。旨府部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宰憲者來看。時吏部左侍郎張捷署部事。特疏薦逆案呂純如。及原任兵部侍郎唐世濟。八月二十一日。上特御平臺。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面對。上諭曰。吏部尙書乃用人的官。須要天下第一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題。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名會推。卿各舉所知來。張捷奏。臣昨辭部印。正爲會推一事。年來諸臣黨同伐異。誤盡朝廷。在外會推。自然瞻顧局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召對。諭臣等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才品。須不論方隅。容臣等破格推舉。上曰。立賢不以其方。卿等舉來。時定國公徐允禎等。大學士溫體仁等。共舉謝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仍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臣舉訖。捷又奏。臣已舉兩人。但此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隨取奏本呈御覽。上問科道官何爲不舉。吏科都給事中盧兆龍奏。會推大典。科道例無保薦。九卿推舉當則聽皇上點用。不當者臣等糾參。聖旨深然之。隨取張捷疏細閱訖。上問曰。呂純如是欽案有名的。張捷如何舉他。捷奏。呂純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欽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紅本具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坐以頌美。上曰。他已會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科道如何說。盧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抑聽聖明裁奪。至張捷所舉呂純如。係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參。適蒙聖諭。已有明鑒。臣等不敢復有爭執。張捷再奏。臣實見呂純如清執可用。今棄之草野。實爲可惜。御史張三模奏。廷推冢臣。所關甚重。即使事非欽

案亦須昭雪。呂純如生平賢否姑且勿論。業已身負重累。何以服人。況欽案久定。此端一開。漸何可長。張捷又奏。臣實知呂純如是眞賢者。故從公推舉。卽在欽案中。亦須分別。倘皇上用之不效。如李長庚。削職。臣亦與同削職。或處分更有甚於此者。臣亦甘與同罪。捷又奏。小民作奸犯辟。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熟審。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給事中孫晉奏。張捷如此。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冢臣。特召諸臣公同諮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虛兆龍奏。臣任清江知縣時。記得呂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只此一事。已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給事中姚思孝願國寶蔣德環吳南灝等。御史金光宸韓一光楊繩武等俱奏。呂純如身在欽案。斷不可用。捷猶嘖嘖置辯。給事中姜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辯。上卽命張捷下去。隨將諸臣奏本傳示各官。徧閱。乃退。明日旨下。陞南京吏部尙書謝陞爲尙書。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爲左都御史。

先皇上先朝實錄未正一疏。略曰。臣頃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本較對。見其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吏臣莊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實皇史宬之所藏者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毀。逆案未定。閣臣施鳳來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也。若先帝紀載尙未清明。則今日編纂將何所據。倘謂一入皇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于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于反掌。臣謹摘其甚者。上瀆睿

覽。一云當命哲之日詔誥恩賚儼然負震器之重。儲宮既定典制文明。乃浮議外滋。無端臺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册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諸臣羽翼國本。有貶譎者。有削職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移。諸臣亦何利于己而爲之。縱皇上有主。未敢言夾日之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臺引。一語抹撥。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奸黨構毀。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奸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二年五月。有男女張差持挺入東宮殿簷下。擊傷門者。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奏。張差話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察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豔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卽據劉廷元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豔猾。而必欲以風癩二字草草結局。不容王之案。揭奏張差口詞。指爲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舉朝豈應嘿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者二。一云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狂闖薊道。闖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初初是其奏。謝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構毀。徒黨因以爲利。借他事饒廷元。未幾果顯攻風癩之案。一時邪說。世揚實爲之倡云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于察處。至于削奪。後逮死詔獄。莫敢議卹。卽惠世揚身被五毒。體無完膚。所以不卽死者。逆璫欲借爲戎首。偏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遇聖明御宇。僅免一死。尙稽啓事。乃云黨徒因以爲利。斯亦何利之有。焉況風癩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何俟世揚爲倡。始顯攻之。要典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差闖入東宮。言者

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任。似不必言官。詔爲奇貨可居。爲言元功。以此二語。爲異議者。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語。但言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撥忠義矣。大抵闕宮一事。挺擊殿簷。近侍俱踏。真天下奇變也。必欲視爲常事。不當根究。以爲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典邪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見。其後有爲許世子止不嘗藥之喻。羣小附和。聳然鼎沸。污穢君父。幾成晦暝之世。迨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施善門。中使以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云云。臣按此。卽要典中紅丸一案也。昔唐憲宗歿。杖殺方士柳泌。蓋爲憲宗製長生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以爲過。後世亦不以爲冤。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卽曰羣小。曰汗穢。曰晦暝。此皆要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皆其尤悖謬者。伏乞聖裁。卽勅史館逐一改正。以信千秋。以光大典云。先是八月初六日。先臣入闈。進所修實錄。特致一揭於政府。欲題請改正。與烏程巴縣辯折良久。意思拂然。故無辭以難也。先臣遂於十二日拜疏。十三日發票。嘉善票云。要典已燬。是非自明。據奏皇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異。並天啓三年所進實錄。該部一並查議具覆。票入不發。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召閣臣。手出此奏面諭曰。皇考潛德青宮。幾四十年。憂勤惕勵。靡有寧晷。雖長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爲國家大事。諸臣上疏催請。是其職掌。如何說他。

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有旨申明。因諸臣不行靜聽。屢疏擾瀆。以致大典久稽。實是諸臣之罪。上曰。雖如此說。然諸臣催請之疏。自不可少。還是有功國本。又如張差持挺闖入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稱其強壯不類風癩。請集多官會審。正是他敬慎處。如何反說他謀謀。王應熊奏王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段心機。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到殿簷。韓本用聚衆擄擊。可是王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是風癩不是風癩。溫體仁奏王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賓天。爾時廷臣還是不聞不見的。還是據法執奏的是。王應熊奏李可灼本意原祈皇考速愈。因皇考病久。後一時挽回不轉。上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以希望富貴之地。當時諸臣不行執奏。已是錯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溫體仁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說。今要典已經焚燬。是非已明。今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古。上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册立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諸臣羽翼國本。忠貞難泯。張差實係風癩。雖無別情。然挺擊異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執奏。殊欠敬慎。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卽爲定案。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閣奸臣護奸如此。上有堯舜。下有共驩。可奈何。自是聖意屬注先臣欲大用矣。

十月初十日。日講官姜曰廣。誤讀通鑑引罪。上傳停通鑑講春秋。閣議春秋非專經。不可。時詞林止先文肅習春秋。舉朝相慶。謂聖意之有在也。十一日。閣中題先文肅習春秋日講官。舊例日講官止六人。今始增七人爲例矣。十二日。先文肅日講命下。十七日。進講元年一傳。十八日。進講春王正月一傳。十九

日進講盟蔑一傳。二十日進講克段一傳。聖上御講筵。向未有連講四日者。天顏甚和。御月白龍袍。亦向所未覩也。二十四日進講祭伯傳。而辛叵係歸贈。盟密係闕疑。俱不進講。隨奉聖諭。幸叵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讀之使人凜然。真不世出之英主也。

二十六日廷遣登萊總兵倪寵。倣古授鉞之意。滿朝俱角素。

此條與七月二十六日召對記註。及賀兵部王盛參論烏程諸疏。山西巡撫吳牲陛辭疏。皆膾炙人口。因同遺書寄出不返。日久不能追憶。故舉其概。



## 明季稗史初編卷四

烈皇小識

癸酉應天鄉試。論題聖心如日明水清。墨卷多用青山綠水等句。皆性理中語也。上閱之大駭。又御筆塗出文理。紕繆者八卷。以禮部不行糾駁回奏。反行曲庇。尚書李康先閑住。主考庶子丁進降調。舉人李懷王佩等停革有差。

烏程倡論行取知推。考選館員。於是徐開禧。胡守恆。張居賴。垓林增志。王用予。梁兆陽。郭之祥。李仕淳。李景濂。魯元寵。薛所繇等十三人。考授編修。檢討等官。十二月十九日始命下。又考選徐耀。范淑。秦之麒。宋學顯。辜朝薦。葉向標。荆可棟。李汝璩。商用初等爲給事中。鄧鉉。張肯堂。張纘。魯劉呈瑞。張孫振等爲御史。其改授者。張孫振。擬兵部而上。改御史。鄭爾說。擬御史。而上。改刑部。爾說會疏參溫王二輔者也。崇德知縣龔立本。考選授兵馬。張孫振爲歸安知縣。係烏程父母官。有與援。因拉龔同營捷徑。先是龔夢有人言。他日有張姓者。邀與同事。慎勿預。至是龔果辭。張遂由他途改換御史。

溫體仁烏程籍。歸安人。王應熊巴縣人。同惡相濟。吳宗達奉行兩人意旨。毫無短長。時目爲篋片。適禮部尚書黃士俊丁未狀元。左右侍郎孔貞運。陳子壯。己未榜眼探花。京師爲之語曰。禮部重開天榜。狀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黃孔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篋片。總是遭瘟。溫一時傳以爲笑。雖云出輕薄少年手。然赫赫師尹而令人鄙夷至此。其生平亦可見矣。

是年正月降賊王剛王之臣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誘剛等斬之王之臣卽豹五也而岢嵐大盜高嘉計號險道神者尤橫會山陝大旱飢民投賊者甚多南賊自鄖陽薄穀城掠新莖光化襄陽一時六路賊俱集官兵大不能支賊遂圍均州掠荊門景陵陷房縣及保康

陝西賊陷洵陽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賊遂連陷紫陽平利白河圍興安兵備王在臺固守適洪承疇赴援乃退破鳳縣

二月特設五省總督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去歲廷議流賊孔熾擬特設總督共推兵部侍郎汪慶伯慶伯不欲往烏程力庇之遂止不設至是始設用奇瑜受命檄諸將會兵於陝州賊在漢南者爲土人所拒乃趨夔州入四川矣

上發帑金五萬兩命御史梁炳賑濟山西山陝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人相食永寧州民蘇倚哥至食其父母

張應昌兵敗於均州賊還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股一趨龍維一趨浙川一趨盧氏時調寧遠邊兵剿賊加副將張外嘉爲總兵統之行至中途餉不時給遼丁直闕至帳下外嘉撫馭無術遂遇害遼丁結隊潰入流賊營中

四川賊復入陝陷兩當鳳縣將由陽平關渡河趨鞏昌洪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方盛乃檄副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等統兵赴藍田夾擊賊南奔潰中承疇令斷棧道據守雞頭關賊不得前從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南犯川中而川兵復扼守諸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於漢中之車箱峽會連雨

二旬餘。賊饑無所得食。賊馬乏芻。死者過半。弓矢俱脫。指日束手就擒矣。李自成等大窘。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每撫一名。納銀五十兩。奇瑜利其賄。許之。凡降賊三萬四千有奇。勒令還鄉。仍歸原籍。檄諸軍按甲無動。每百人以一安撫官押送。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旣度棧道。出諸險口。至草涼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七月。陝西賊陷文縣。官兵逐之。東走網峪川。遂陷同官。旣而走鳳翔。趨汧陽隴川。初賊之甫叛也。猝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臾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於是知縣李加彥。紳衿孫鵬等皆逮問下獄。

洪承疇知降賊復叛。統兵進剿。至岐山。賊衆大至。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遂趨耀州。時漢中兵三千四百有奇。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兵二千。副總兵艾萬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統兵六千。專視賊所向以爲援剿。是時猖獗甚。烽火直徹於耀州。富平三原涇陽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不敢應。巡撫練國事在鄂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國棟至。語一日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蓋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於蓋屋之夾水溝。時禾茂泥淖。騎不任馳。伏發。殲其半。一賊斬國棟以獻。餘入終南山。賊混世王等從鳳翔東趨。欲犯西安。洪承疇一夜馳入西安。檄諸路兵赴西安合擊之。賊至西安東境。官兵以力疲不能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間道趨渭南。遏其前。而自帥兵駐潼關紅鄉溝。賊至。游擊李致

祖柏永鎮力戰。賊卻不得入關。因登玉山。承疇馳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剿之。賊懼。夜走商南。初老回等先據維南山。中今又益以諸賊。共阻險自守。承疇帥諸將駐潼關大峪口。以防其出。仍飭備關鄕靈寶等處。閏八月。關西賊陷隴州。屯城中。浹月。參將智人龍剿之。賊圍之數重。十月。承疇遣左光先等援之。圍始解。而西走之賊。陷靈臺及崇信白水。及至涇州。是時北至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永壽。西南至盩厔鄠縣。遍地皆賊。衆殆二十餘萬。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傳永疏言。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陳奇瑜專主招撫。謂盜已革心。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開門。揖盜剿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十月。上以秦賊猖獗。逮陝西巡撫練國事。以李喬代之。十一月。陳奇瑜劾職聽勘。時廷論俱罪奇瑜。誤國應逮問正法。而烏程一力護持。僅遣戍。李自成於七月陷澄城。圍郃陽。聞洪承疇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陷咸寧。殺知縣趙濟昌。適承疇至。西走乾州。十月。左光先擊自成於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于監軍劉三顧。真寧知縣王家永。遽出城招撫。失其印。三顧即登陴拒守。自成乃奔邠州。張獻忠同自成陷澄城。轉掠平涼。閏八月。自成先鋒高傑降于副將賀人龍。

七月。鄖陽撫治盧象昇。剿竹山竹谿諸賊。連戰斬七百餘級。復敗之于硤石。墮崖及投水者。又千餘人。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五省。先是西寧兵變。兵備孔閒。籍圍室自焚。承疇還師定亂。賊遂陷隴州。汧陽。西寧既定。承疇整師而東。賊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汝雜間。左良玉軍瀘池。總兵陳永福。令鄧玘軍南陽。

八年乙亥正月。下吏部左侍郎張捷于獄。張捷自薦呂純如之後。倚烏程爲奧援。乞休疏凡三十二上。皆溫旨不允。疏內猶猖狂。無復顧忌。最後奉旨。張捷佐計在邇。著卽出供職。正擬于計典肆其兇鋒。而適有御史劉宗祥之疏。先是宗祥巡按四川。成都知縣賀儒修者。張捷姻也。捷特作東託宗祥。欲得卓異。一舉華陽一調。未又有忠言不入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儒修狼籍甚著。宗祥不能諱。據實糾劾。有旨革職。逮問。捷遂大恨。時宗祥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具疏剖辨。以捷手書上聞。宗祥甫投疏。還過太常少卿祝世美。告之故。世美力止以爲不可。急趨會極門。取索原疏。則已封進御前矣。次日旨下。張捷革職。提問後都察院。擬宗祥降三級調外任。御筆批劉宗祥著回道管事。

二月。流賊犯鳳陽。焚燬皇陵。報至。傳輟經筵。是日十二。正當開講也。百官皆角素。九卿上慰安公疏。二十四日乙巳。上御布袍。慰祭太廟。二十六日丁未。廷遣駙馬都尉王昺。慰告皇陵。百官俱布服從事。下詔罪己。減膳撤樂。隨命逮鳳陽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下之獄。振纓者。烏程幕客也。在臺中七年。規避不差。及甲戌臺中沸然。謂此番吳再規避。當上公疏。以正臺規。振纓不得已。乃就差次。應得貴州。胡平運。應得鳳陽。振纓挾以烏程之勢。請以貴州易鳳陽。蓋鳳盧淮揚素稱瘴地。又與浙江隣近。平運因歷于烏程。從之。至是以陵寢失事。同一鵬被逮。一鵬正法。振纓以烏程力庇。僅從遣戍。然烏程爲振纓所哀。大璫屈膝者。再閣體皆掃地矣。

又楊一鵬者。筮仕成都府推官。遊峨眉山。有狂僧踞佛座。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啼哭數日夜。吾撫汝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事。大驚異。曲致禮焉。因留同宿。耳語達旦。臨別囑曰。二十年後當會。

汝于淮上。及是楊開府淮安。一日薄暮。有野僧擊鼓稱峨眉。山萬世尊寄書。發函得絕句詩七首。急索寄書僧。已不知所往矣。未幾。流氓犯鳳陽。焚祖陵。楊坐失事論死。其詩始傳於世。其詩云。謫向人間僅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毋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云。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其三云。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向牽韁鎖戀狂癡。其四云。難將蟒玉拒無常。勳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云。頻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末二首不傳。萬世尊即前狂僧也。密語受記。楊之子稍向人吐露。楊聞而訶之。臨刑神氣如常時。預知定數不可違也。事頗怪。并附記。

先臣上皇陵震動疏。略曰。頃者流賊不靖。乃致侵犯皇陵。焚燒禋殿。則真古今未有之奇變。君辱臣死之秋也。顧不亟滅賊。無以洩神人之憤。而不追溯亂源。亦無以施勘定之功。天縱神明如皇上。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恒擾。寇盜相尋。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必易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爲辭。明前人養其疾。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略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邊疆失事。以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礙砥柱莫挽於狂瀾。翹翹或嘯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原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搢紳蹙靡騁之懷。士子嗟束溼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

景色。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旣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自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復乘之以天災。加之以饑饉。而守牧惕功令之嚴。畏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笞之。禁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皇上雖有卹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邃密。何由得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仇我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加膝墮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數年以來。所爲整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卽如流賊一事。飄忽已久。旣失一夫當關之事。縱虎出林。復誤各撫分鎮之謀。教孫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胥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鐵鎖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盈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蠲民間之積逋。使愷悌循良者得專意於牧令。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之魚。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義。育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瑟不張。愈嘒無聞。而但云有旨矣。方圯旣極。而尙言戴罪立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哉。奉旨本內。追溯亂源。亟圖妙算。殊屬剴切。併理財用人等事。該部悉心籌畫。以備採擇。

三月陞虛象昇兵部左侍郎。總督五省軍務。賜尙方劍。統關遼兵。剿東南賊。洪承疇剿西北賊。陞山東巡

撫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象昇協剿。逮河南巡撫元默。以陳必謙代之。

復召大學士何如寵。堅以疾請。允之。東閣直房前第一間。爲首輔所居。若未正首輔之稱者。雖次敘第一。不敢居也。桐城再召疏。辭不允。勉強就道。至臨淮。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端陽閣臣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口稱首輔。烏程卽開首輔之室居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關門徧召羣臣。試以票擬。先臣以病不能出。倪庶子元璐無病而亦不出。三十日。旨下吏部。取姜逢元。陳子壯。先臣張至發。蔡弈琛。張元佐。閔仲儼。馬之驥。張居九人。履歷。次日。廷推林鈺。孫慎行。劉宗周三人。閣票再推幾員來看。越三日。御筆批兵部馬上差人召來。七月二十六日。奉旨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卽行入閣。與首輔體仁等協同辦事。閣中初票禮部尙書。御筆批禮部左侍郎。眞特達之知也。二十八日。上辭疏。二十九日。旨下。八月初二日。復上辭疏。午上而旨未卽下。次日。卽宣聖諭。盡撤各鎮監視內官。眞有拱己以聽之意。先臣欲堅以病辭。香山力止以爲不可。遂於十三日。面恩入閣辦事。

罷各鎮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驚。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內臣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省咎引罪。今經制粗定。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省改。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漕竣。卽回監供職。惟關寧密遼東兵。高起潛著削去總監字樣。督理如故。

先臣供事日講。上甚屬意。宮中嘗言文震孟到閣中倒好。只是他還是板金鐵。時先臣官少詹。止四品也。烏程偵知之。年終講官應敍勞題陞。先臣應陞正詹。烏程寢閣不題。傳祭酒冠應陞正詹。仍陞少詹。阻遏後進。亦已甚矣。六月至八月。烏程大病不能起。上乃點用烏程。使烏程不病。此舉不可幾也。

時聖恩深重。捐軀莫能圖報。而爾時天下事實有不可爲者。政府之事權日輕。貂璫之盤踞已久。能盡削之以歸中書乎。疆場之飭備無期。內地之流毒愈熾。誰爲宗岳之選乎。真小人張弧以伺我隙。僞君子甘言以售其奸。能一一燭照之。俾勿墮其網乎。雖欲佐聖天子以轉移天下。將安從措手也。竊爲先臣計。不若堅以病辭。使聖天子知能辭。幸輔者惟先臣一人耳。宋神宗論溫公辭樞密曰。若他人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惜乎香山諸公見不及此也。

上爲流寇事。於二十一日召閣臣及府部科道官平臺對面。諸臣各有敷陳。先臣奏。今調官兵剿賊。本以爲衛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賊。反以殃民。以致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今惟嚴申號令。凡兵丁擾害民者。必殺無赦。將官能鈐束兵丁。秋毫無犯。監軍御史立刻奏聞。破格優擢。上曰。卿說得是。又召入門內。先臣奏。民間團聚村堡。正人自爲守家。自爲戰之意。官兵不得以索糧爲名。到處騷擾。以致流賊亦冒妝官兵。混入村堡。欲堵禦之。則虞以殺傷官兵。致干法網。欲拱手聽之。則子女玉帛。聽其捆載而去。民害何由得除。寇氛何由得靖。臣意請天語申飭。今後凡官丁所過地方。官預備糗糧。勿得以惡草塞責。違者參處。兵丁亦不許入村堡。違者聽民間堵禦。將官不得故縱。五府中某有言。此不可行者。先臣復相辨折。時跪奏良久。上曰。先生起來。稱先生亦異數也。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同禮帖致意。大璫亦以名帖禮帖致意。此舊規也。先文肅由特簡入政府。此例遂廢。大璫曹化澹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疑先文肅有意外之。託王安之姪中書某轉致同人。且盛稱曹璫皈依先文肅之意。又云。若循例往來。外廷惟所欲爲。大璫無不奉命。同人以告先文肅。堅持不可。曰。極大璫之力。使我不爲宰輔耳。不爲宰輔。於我何損。而名帖旣入。此辱豈能洗耶。同人乃止。曹璫久不見復。以爲大恥。遂與烏程比而呼吸相應。先文肅頓失聖眷。蓋由于此。

烏程於內廷凡有執事人員。極小者節中俱有禮相候。掌印及乘筆者。又不必言。先文肅乃孤行一意如此。欲久居揆席得乎。

先文肅壬戌廷試。大璫王體仁以御批第一持名帖報喜。舊例以晚生帖復之。先文肅語其人曰。我新進書生。不知回帖怎麼寫。今姑以原帖奉復。蓋甫進卽與內奄抗。蓋桂之性老而彌辣如此。

時杭州解到龍緞三萬匹。內奄索賄不遂。駕言不中用。令票旨駁還。先文肅與烏程言。龍緞雖云不堪御用。然以充賜賚雜賞。似亦無妨。況三萬匹入京。不知費民財幾十萬。若行駁還。復造以進。民不堪命矣。明主可以情告。宜出一揭爲杭民請命。乞行暫收。以後不以不堪者寒責。烏程不可。票旨盡數駁還。後徵之數年始克補解。

總兵曹文詔以剿賊陣亡。奉有卹典。其子曹變蛟任副總兵。有謝恩疏。閣票者再四。仍發出改票。御筆將奉卹典。月日及上疏月日各加一點。閣臣咸不解其故。後數日烏程入直。反覆良久。曰。得之矣。乃卹典之旨尙新。與謝恩疏日月不相應。蓋變蛟託人在京幹當。邀旨後隨即具疏。卽漢昭察霍光之明也。乃

票旨詰問其故。次日卽下。先文肅謂烏程亦有小才。謂此。

浙江提學僉事黎元寬以文體事褻革。元寬出揭盡發烏程囑託諸私事。謂執法不阿。烏程修怨所致。御史姜思睿據揭具疏參論。給事中姜應甲助之。思睿疏有爲代草者。事頗洩。烏程乃得預爲地上。果主先入之言。欲加降處。屢發改票。先文肅與香山竭力調護得免。

九月。部推操江。正爲太僕寺卿張元佐。光祿寺卿王道直陪。上召對於暖閣。元佐勦拾陳言。率爾殊甚。道直兢兢言不能出口。上點用道直。後四年己卯。浙江巡按題涂必滋雲南巡按題王範。上亦召對。必滋條奏兩浙利弊甚悉。上改王範巡按浙江。必滋巡按雲南。蓋聖意用人不測如此。

十月上。以流賊未平。震驚陵寢。特頒聖諭。避正殿。撤樂減膳。以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於朝房。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虜三入。流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絀。而徵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愧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祠。民仇罪實在朕。今調邊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吏士。勞苦饑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敢獨臥重幃。念其飲食粗糲。朕不敢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敢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吏士共甘苦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過萍。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

七日上。御筆起用黃道周。十日上。御筆放王應熊。此兩日烏程皆以待罪不入直。而十日嘉善香山皆以暫假不入。惟先文肅與淄川司票擬。說者謂巴縣之放先文肅實爲之。由是忌者益耽耽。不能旦夕容。

矣。

給事中許譽卿創籍爲民。福建右布政申紹芳革職。法司提問。譽卿由壬戌考選。歷任工科。都給事中。計今十四年。資俸俱極深。以母老欲得南京太常少卿。以便迎養。同人俱不可。德州遂欲題陞南缺。先文肅愷甚。語侵德州。過當。德州懷恨。適臺省同時攻德州。及總憲許公謂必須舍德州而專攻總憲。蓋總憲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戶科姚思孝業具彈章。以德州總憲並列。以許公言。遂去德州。德州稍稍相忘矣。而御史張纘曾不通商榷。特疏獨參德州。張寓與許比隣。德州疑此疏出。先文肅及許公意。又山東左布政勞永嘉。輦金六萬兩。主兵科宋之普家。營陞登萊巡撫。已入啓事矣。勞故三案滿網。諸臺省擬合力以攻之。德州三過戶科。宋學顯曲致殷勤。求諸君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蓋旨既下。則前金可分享也。又曰。勞公之座。卽申公之座也。申係寒家。嫻戚。時以右布政費表入都。瓜期已及。蓋直以此相餌。而臺省竟不能待。交章連牘。有旨登撫。著另推而東省諸人。又無不懷恨矣。宋之普力德。德州謂先文肅決不相容。自當以銓席待南冢。及大司農。豈能久留汝耶。德州已心動。適又值張纘曾之疏。以之普語爲信然。遂具疏參譽卿與紹芳。坐以爭官講缺。而參紹芳中有憑藉輿援等語。閣中相顧錯愕。嘉善謂爭官須有實跡。當令回奏。不應烏程票而悍然搶去票旨云。大干法紀。著降級調用。夫旣云大干法紀矣。而僅僅降調乎。次日果改票著削籍爲民。先文肅力爭之不能得。乃言科道爲民極榮之事。敬謝老先生玉成之。又二日旨下。譽卿爲民。紹芳提問。

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騶與先臣同罷。許給事譽卿復有去國一疏。參烏程。烏程辨疏。卽參先文肅。卽指前

爲民極榮之語。謂皇上所以鼓舞天下者。止有此爵祿位號。而文某乃云云。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此悖倫滅法之語。曰悖曰滅。蓋深以激聖怒也。上覽之果怒。有旨。吾騶震孟不宜徇私撓亂。疏未及。吾騶而旨突及之。知烏程所以相中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吾騶與先臣俱具疏引罪。再疏告騶奉旨著致仕去。先臣奉旨著冠帶閒住去。

下庶吉士鄭鄮於錦衣獄。鄮爲壬戌庶吉士。建言蒙譴。林居亦十四年矣。與嘉善皆出華亭之門。稱先後同門。鄮之得館選也。宜興口誅筆罰不少寬假。鄮心怒之。辛壬之際。攻擊宜興。烏程者甚重。鄮因昌言宜興決不可留。而烏程實可大用。言路不啻並攻。嘉善心善其說。旣入政府。卽力舉鄮於烏程。烏程唯唯。嘉善郵寄鄮書。謂當急來。吾致子情於烏程矣。鄮復寄訊先文肅。先文肅力阻其來。鄮反有愠心。以文肅之相爲不如嘉善也。至是赴京補官。嘉善復言於烏程。謂某已來是人。可備老先生舉籠中物。當以館職畀之。烏程復唯唯。武進舊輔鄮族母舅也。力毀鄮於烏程。烏程信之。適時烏程新逐香山與先文肅。長安闕然不平其事。鄮亦隨衆持憤激之論。烏程偵知之。謂鄮特假語以欺嘉善耳。遂具疏糾鄮。疏成。語嘉善曰。今爲鄮某事具疏。當與老先生同題。嘉善欣然。及取視。則糾其杖母事。嘉善面赤股栗。不能出一詞。烏程冷笑曰。固知老先生不願預也。遂獨具名以進。上方欲以孝弟風勵天下。覽疏震怒。下鄮於錦衣獄。杖母者。鄮爲孝廉時。父振先私寵一婢。爲嫡吳氏所虐。振先與子謀假昆仙以怵之。吳氏懼甚。願受杖以贖罪。卽令此婢行杖。行杖之次。鄮不禁失笑。吳氏大怒。謂渠父子私搆此局。徧懇三黨。由是喧傳有杖母之事。然其事已三十年。不可得而究竟也。

十二月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鈺順天府尹劉宗周行取到京有旨林鈺著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宗周陞補工部右侍郎

是年二月流賊犯鳳陽先是總兵尤世威等統兵扼守潼關諸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聞賊大至遂潰賊乃越盧氏超永寧轉陷滎陽攻汜水屠之又破固始復分爲三路一趨鳳陽一趨六合一趨潁亳潁州知州尹夢鰲判官趙士宏率士民固守城破俱闔家殉難遂犯鳳陽鳳陽無城郭賊至官軍無一人敢迎敵者賊焚皇陵樓殿俱燼燔松柏三萬餘株殺守陵內闈六十餘人縱放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相率家丁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以死賊首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首張蓋鼓吹杖容暄於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弁四十六人俱被殺士民被殺者數萬剖孕婦以視男女注嬰兒於壘觀其宛轉呼號以爲樂焚公私邸舍三千餘間光燭百里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繙兵楊御蕃統京營兵至南京兵亦至賊乃拔營趨廬州沿途殺掠無子遺陷巢縣殺知縣嚴覺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止開一門以誘賊暗設坑以陷之賊入死者千餘人援兵亦漸相逼賊遂掠霍山抵廬江廬江斂金求免賊僞許之乘不意夜襲城城陷復陷無爲州賊首滿天星張大受等攻桐城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遂趨潛太諸縣山民皆習獵以毒注矢人輒斃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走廬城

三月江北賊掠安慶陷潛山應天巡撫張國維率兵禦之江南兵素不習訓練猝與賊遇陸營守備周祐望風先逃總練指揮包文達陣亡全軍潰散賊遂入湖廣陷廬城及羅田

斬黃民擒獲賊首爬天王身長八尺日喉人心數十雙目與髮肉俱赤自言此天亡我非我過也倡亂九年陷州縣十餘所向無敵今乃爲村民所擒豈非天哉解至軍門伏誅

總兵鄧玘爲叛兵殺於樊城玘素無紀律所將川兵淫掠尤甚俄騎營叛玘登樓以避之見勢逼赴火死舉營北竄惟步兵未動洪承疇令參將賈繼選周繼元分統之

五月漢南賊陷寧羌曹文詔進剿夜至王峪賊伏險以待文詔擊之敗張全昌自咸陽出與平之東賀人龍入子午谷斷其南奔劉成功同游擊王永祥駐金牙關遏其北走賊夜渡河趨郿縣承疇亦渡河追之至王渠鎮賊方出恣掠賀人龍擊敗之追至大泥峪賊舍騎登山張全昌復擊之賊盡入終南山

六月隴西賊搖天動等襲陷西和曹文詔赴援文詔至婆羅寨大軍在後而賊十餘萬驟至力竭自刎文詔敢戰能殺賊爲賊所長報至官軍爲之奮氣

陝西巡撫李喬革職議罪甘學潤代之

七月賊高迎祥張獻忠等陷澄城八月陷咸陽先是賊翻山鶴降於承疇賊首高迎祥卽闖王屯乾州承疇令翻山鶴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疇追擊敗之迎祥率大隊自武功整屋分道渡河十月張獻忠老獾突出潼關守將艾萬年等兵潰遂犯南鄧而一字王等部衆十餘萬高迎祥統十二萬亦自潼關出犯閩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闊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總兵祖寬左良玉兩軍相對遙望不敢邀擊賊遂屯於陝州十一月祖寬破賊整齊王于九高賊潰而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郊丙辰羣賊大合於龍門白沙連營六十餘里祖寬分兵襲擊張獻忠於姑家廟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獻忠遂陷巢縣含山。又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

十二月賊高迎祥羅汝才即曹操破光州。官吏士民屠戮無遺。參將羅子萃擊賊漢南。賊追至子午谷。又敗之。賊奔饒風關。

補錄毛馬魏傳四公疏略

周延儒未枚卜之前。上獨召對。日西而入。星移始出。語祕莫傳。舉朝驚駭。御史毛羽健疏言其事。略曰。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卿以課職掌。設臺省以司糾彈。封駁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皇上每事法祖。今日欲訪軍國大務耶。一二執政。誰敢不竭股肱。欲探機密。隱情耶。二三言路。誰敢不披肝膽。乃舍葑菲之遺。獨結魚水之契。皇上將無謂舉朝皆不足信。惟延儒一人可信乎。延儒果有嘉謀讜論。亦宜昭示中外。宣付史館。俾天下萬世。曉然知聖眷之專有所屬。而大小臣工。劃然於進退之不可苟如此。昔漢武帝非冠帶不見汲黯。宋臣蘇軾恥由他途進。今皇上於延儒。召見不以朝參。而於晏暇。非宣室之鬼神。何爲前席。豈通明之傳令。何爲夜半。不幾以南衙之出入。而同北門之學士乎。延儒賢者。必將形跡自遠。不肯冒昧以赴功名。如其不然。又安用取此人而用之。次年。袁崇煥伏法。兵部員外郎陸澄源疏參羽健爲崇煥黨。同法應同坐。有旨革職提問。

時王永光起補高捷史。堯爲御史。御史馬鳴世疏劾之。略曰。王永光以逆璫餘孽。作神奸領袖。違旨拂衆。薦用高捷史。堯兩邪臣。夫捷爲霍維華遺黨。一脈相傳。皇上豈不知之。彼逆案諸臣。已死之灰也。而護持逆案諸臣。是未翦之翼也。若嚴逆黨之身。而寬逆黨之類。竊恐鷹眼獨存。鷓音復振。其爲芝蘭嘉禾。

之害非淺鮮也。

宣府太監王坤以冊籍委頓。劾巡按胡良機。有旨究明奏奪。給事中魏呈潤疏爭之。略曰。代巡之任。簿書刑名。碎如蟻聚。使良機果有註誤。則回道考核。應以直枉候之聖鑒。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之手。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萬一百練剛腸。化爲繞指。與竈窟宅。轉爲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銜憲而往者。靡所展其才猷乎。人見綱紀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莫能自必其命。彼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爭抗者。異日皇上欲開九邊之動靜。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

給事中傅朝祐疏略曰。皇上慮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未嘗令其司彈劾之權。操中朝之議也。乃一參再參。及閣臣縱令閣臣有過。朝廷耳目之司。夫豈乏人。乃令中官言之。書之史冊。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爲首輔答焉。當遣內臣之始。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卽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可也。臣又不能不爲諸輔答焉。當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揭奏。正義責坤。爲皇上遵祖制。爲朝廷持大權。而願唯唯以聽之乎。臣不特爲閣臣惜。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鍵也。

九月丙子。特授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啓新上疏言。天子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資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停科目。以詘虛文。舉孝廉。以崇實行。罷推知行。取以除積橫之習。而且蠲災傷錢糧。蘇累困之民。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得節制有司。便宜行事。庶幾民怨平。而寇氛靖。等因。啓新

賈疏跪正陽門者三日。內奄輩傳聞大內。上閱其疏。異之。特命授職。閣臣不敢繳旨。六科未敢執爭。本科給事中顏繼祖疏請增設公座。嗚呼。閣臣科臣。真可謂無人矣。

三月。下禮部右侍郎陳子壯於獄。時上篤厚天潢。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官。其遷除如常例。命下部行之。子壯先詣政府。力言其不可行之故。烏程盛稱皇上神聖。臣子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最英明。然祈廟之議。勳戚之獄。當時諸臣猶執持不已。今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執與張桂。但行將順而廢。臣正恐非善則歸君之義也。烏程大慍。既而子壯上疏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濶銓政等云。方疏之入也。尙書黃士俊恐觸聖怒。辭不列名。疏入。上果大怒。適當御茶。擲茶甌於地。烏程票旨。罪其阻詔問親。法司提問。

五月。大學士錢士升罷。嘉善之入政府也。實由烏程。頗相結納。凡烏程有所舉動。每令嘉善先發。而後繼之。如用冢宰謝陞。總憲唐世濟。皆烏程意也。而嘉善成之。烏程之攻先文肅也。引嘉善爲助。嘉善效力甚至。及先文肅與香山同日去國。烏程遂以嘉善爲贅物矣。適有武生李璣疏言。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充餉。嘉善票嚴旨以進。有旨卿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已足致之。毋庸汲汲。而嘉善始危。又嘉善弟士晉巡撫雲南。狼籍大著。經歷吳錕化疏。許士晉賊私不法諸事。烏程卽票嚴旨。仍戒晉江無得漏言。嘉善再疏卽罷。

祭酒倪元璐疏參鄒華。略曰。昨見黃安縣生員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駭異。陛下求言若渴。本欲宣隱豁幽。而宵小干進。薄孔孟爲糟糠。網罟纓爲桃李。吳錕化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

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伸眉。豈可得乎。

原任山東滋陽知縣成德母辱溫體仁於朝。成德持身廉介。筐篚絕響。又賦性峭直。不能左右上官。先文肅在朝廷極稱道之。御史禹好善巡按山東。具疏參劾。先文肅大爲稱屈。德又有疏參烏程。奉旨下獄。好善遂參及先文肅云。成德係舊輔文某私人。此疏係文某屬草。以授德者。時申布政紹芳已逮。到下部。羣小合謀擬借事株連。代烏程修怨。勞岌岌矣。適先文肅以六月去世。羣謀始解。申成俱行遣戍。成之母伺烏程入朝。攔輿醜詈。且集瓦礫擲之。烏程狼狽走免。隨具疏奏聞。有旨著五城驅逐。而烏程令錦衣尉加校尉五十名護視。人謂成母此舉。不減施全之刺秦檜云。後闖逆入犯。破昌平。成母同其媳若女。俱自投井中。

遼山東巡按張孫振。孫振疏參提學袁繼咸。繼咸素有廉明之譽。巡撫吳姓業保薦之矣。有旨以撫按舉劾互異。嚴行詰問。姓具疏備陳。繼咸居官廉明。當薦不當劾。并列孫振不職諸狀。時長安夙然。皆不平其事。都察院遂疏參孫振是非顛倒。大負代巡之職。宜作提問。以儆官邪。有旨孫振逮問。姓與繼咸供職如故。

嘉善既去。晉江以病卒。復行枚卜。上點句容孔貞運。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以尙書入閣。濳川因是亦得加尙書。丙辰不考館。而鼎甲三人皆大拜。庚戌亦不考館。選鼎甲三人。俱不得正揆席。而武陵金溪補其闕。亦一異也。

千戶楊光先疏論陳啓新溫體仁昇棺隨其後。上大怒。命廷杖八十。遣戍遼西極邊。

祭酒倪元璐罷。先文肅既去。烏程恨倪公刺骨。必欲逐之。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乃以京營爲餌。欣動武弁誠意。伯劉孔昭應募。遂摘倪冒封事。併及許生重熙。蓋熙曾募有五陵注略。以書生不當妄言國事也。倪請於家取前所給誥勅。驗無冒封事。罪無可坐。烏程稟旨該部議處。至是部覆上。有旨倪元璐冠帶閑住。去許重熙革去衣巾。書板追毀。後京營缺。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賞之。孔昭即前參侯恂。以媚烏程者。嗚呼。青田有此孫。辱青田矣。

七月清兵入犯。上命太監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孫繼武。劉元斌率禁旅六千防冶河口。上又命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總督昌宣等營。以鄧良輔守之。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杜勳監視東協。陞張元佐仇維禎俱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通州。時所遣內奄皆卽日出城。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尙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上又命太監盧維寧總督通津臨德軍務。兼理漕運河道。

上命兵部尙書張鳳翼總督各鎮勤王兵。關寧太監高起潛爲總監。寧錦總兵祖大壽爲提督。南援霸州。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人才之不競。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今天下卽乏才。亦何至盡出二三中官。下每當緩急之際。必授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有遣。又重其體統。等於總督。將置總督於何地。是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於中官。每相結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進君子而退小人。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不報。

御史金光宸疏參侍郎仇維禎首敍內臣巧爲借援。又謂內臣督兵爲蔑法。并及本兵張鳳翼。上弗善也。

至是爲援剿事。召對廷臣于平臺，并召光宸。上詰之曰：仇維禎方至通州，爾卽借題沾名乎？上時怒甚。直欲按紅牌處斬。適迅雷暴雨，直震御前，乃止。僅行降調。

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略曰：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卽位之初，銳意太平，甚盛心也。而施爲次第之間，未得其要。屬意邊疆，賊臣以五年復遼之說進，遂至戎馬生郊。震及宗社，而皇上遂有積輕士大夫之心矣。由此而耳目參於近侍，心腹寄於干城，廠衛司訊防而告密之風熾，詔獄及卿士而堂廉之情隔。人凡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甚者參劾之法，惟重徵輸，官愈貪，民愈甚，而賦愈逋，總理之外，復設監紀，權愈分，法愈廢，而盜愈多。夫君臣相遇最難也，得一文某，以單詞報罷矣，得一陳子壯，又以過慙下獄矣。於是井市雜流，乃得操其詭說，乘間抵隙，以希進用。國事尚可問哉！夫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匡救。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已。皇上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體上天生物之心，而不徒倚用風雷，念祖宗學古之益，而不致輕言更改，以寬大養人材，以拊循結人心，而且還內侍以掃除之役，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慎宗潢以改秩之授，時頒尺一之詔，遣內廷臣賚內帑，巡行郡邑，爲招撫使，赦其無罪而流亡者，專責撫鎮，陳師險阻，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不殺一人。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武生陳啓新一言投契，立置清華，此誠盛事。臣愚謂宜先令以冠帶辦事黃門，如試御史例，俟數月後，果有忠言奇計，實授未晚。不然，如名器可惜，何！皇上天縱神明，而諸臣不能以道事君，徒取一切可喜之術，臣竊痛之，不報。

九月北兵從建昌冷口出守將崔秉德請統兵先遏其歸路總將高起潛不敢前進揚言當半路擊之及報至北兵已盡出口猶觀望兩日始進至石門

時當八月鄉試之期以城守暫輟及北兵既退改期十月亦文運之厄也

北兵陷昌平將天壽山陵寢禋殿盡行拆毀北兵退後督撫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將陵寢禋殿盡行吹壞有旨卽著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樞臣反敍功加恩三新參俱加太子太保薊督丁魁楚戴罪管事薊撫吳阿衡供職如故

## 明季稗史初編卷五

烈皇小識

劉宗周以乞休允放矣。聞邊警卽杜門私邸。俟解嚴後始出都。陛辭疏略曰。自己已以來。無日不綢繆未雨而禍亂一至於此。往者哀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皆坐於煥黨。次第置之重典。或削籍去。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淩疎。朝政日墮。邊政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樞臣張鳳翼溺職負任。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督臣丁魁楚失事嚴疆。而與之戴罪。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諸鎮撫勤王之兵。爭先入衛者幾人。而概從寬典。何以服劉策之死。今二州八縣生民塗炭也極矣。廷臣之繫纆者若者。皆相倖無事。又何以諱韓爌李邦華張鳳翔之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志互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邦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尙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爲察。規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弗覺矣。至近日刑政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年監司也。而以營求戍。何以昭抑競之典。鄭鄭雖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乃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凡此數事。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羣臣不敢言。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於是不能爲首輔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惟皇上念亂圖存。進君子而退小人。急罷三協津通之使。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毋再以邦家爲僥倖。體仁桑榆之收。庶幾在此不報。

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吏部尙書謝陞罷。北兵旣退。羣小復欲借邊才以翻逆案。烏程主之。德州佐之。唐世濟當先特疏薦霍維華。隨一疏揚言於衆曰。若臺省中以逆案事見罪者。卽先以此殮之。臺省果相顧不敢糾。乃疏進而上留不發。給事中荆可棟先上一疏。微微點綴以探之。烏程混票該部知道。已而臺省相繼而進。烏程知不可掩。乃稟旨逆案頒行已久。何得妄希薦舉。於是給事中宋學顯遂疏言。霍維華昔曾極口袁崇煥之功。願以己蔭讓之。夫崇煥負君誤國遺禍甚酷。豈堪維華再誤。兵科徐耀繼之。謂維華推戴崇煥。不啻口出。卽使不在逆案。亦當服連坐之條。況現奉皇上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闕原之旨。曾幾何時。而世濟以統憲大臣。藐旨蔑法。公行抗違。安望其正己率屬乎。未及德州謂進退人才。冢臣職也。而徇人主使。漫無主持。將統均之謂何。疏入。上大怒。遂下世濟於獄。謝陞引罪。卽准回籍。烏程袖手不效一臂矣。

是年正月。賊高迎祥。李萬慶。張獻忠等。連營數十萬攻潞州。南京太僕寺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百道環攻。城上連發巨礮。擊賊死者甚衆。而盧象昇援兵適至。副總兵祖寬以關遼健卒爲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爲後勁。躬率麾下五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下。賊方空營出掠。官兵至。不覺也。祖寬大呼直入。賊羣起接戰。戰於城東五里橋。賊大敗。象昇麾諸軍追之。北逐三十里。斬三千二百級。漕撫朱大典令參將楊世恩復截之於定遠。斬三百餘級。總兵劉良佐扼之於廣武。賊遂西突池河。次

日賊自池河別道出東岡守備劉光輝孤軍格鬪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旗幟渡河奪路而走江浦總兵杜引城追之不及五里橋之戰祖寬殺賊近萬人盧疑爲平民有無辜之嘆祖寬大怒拉盧欲同往驗委是流賊與否盧乃以巽語謝之祖惟冷笑終不釋然也一說盧督兵勦賊特招死士爲衝鋒陷陣之選賊令奸細混入其中對壘時奸細內應縛盧將獻賊矣中軍李某救之得免西走之賊復陷鳳陽朱大典同總兵楊御蕃列營陵牆下賊不敢攻遂掠淮遠陷之朱大典攝兵至賊焚廬舍北渡陷靈璧進逼泗州祖寬再破之東破宿州突入沛縣焚戮婦孺靡有孑遺丁壯盡掠入營中

賊迎祥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而曹操一字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總兵祖大樂潛師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於軍圍既接戰官軍佯敗爭先馳逐大樂鳴鼓麾東西兩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軍三面奮擊斬首四千二百餘級

二月江北賊陷潛山又陷太湖

湖廣賊九條龍張胖子等攻竹山知縣黃應鵬棄城走縣有徵糧六百石賊遂奄有之食盡焚縣治而去東掠南漳陷穀城西陷竹谿房山知保康空城不入盧象昇統諸將追賊至穀城賊走鄖陽官兵三路並進適大霧賊不知兵至倉卒接戰官兵逐之大敗殺賊首黑煞神飛山虎追奔數十里祖寬李重鎮先馳赴荊州防其奔軼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光鄧夾擊之賊大潰盡遁入萬山中

李自成出河南欲攻固始左良玉遇於闕鄉相持六日總兵陳永福援之敗之自成走登封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等以牛酒相迎張樂大譏連夥入營自成卽令廖三等駐河南當官軍而自率部賊走鄖

陽循南山險阨。遶商維而行。復出延西。官軍敗績於羅家山。自成自鄜州走延安。而高迎祥蝟子塊亦自興安趨漢中。陝西巡撫甘學潤以縱賊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四月。賊過天星。復叛於延安。而老回回混十萬等。自汝鄆入商維大嶺。李自成欲往綏德。渡河入山西。定邊副總兵張天機力戰卻之。賊沿河犯朝邑。將圍綏德。延安總兵俞翀霄引兵逐賊。恃捷輕進。陷賊伏中。翀霄被執。延綏精銳俱盡。賊遂陷綏德。米脂。延長。七月。高迎祥蝟子塊攻漢中。不克。遂趨西安。秦撫孫傳庭設伏於盤屋。邀擊大破之。擒賊首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於市。蝟子塊即劉哲。高迎祥即闕王也。是時羣賊奪氣。潛跡鄆陽山中。盧象昇方合大兵逐之。九月。以勤王率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乃以全軍合曹操闕場天諸賊。合二十餘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安。慶江浦六合。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矣。鄆陽府宋祖舜追賊敗績。失其符印。削籍聽勘。以苗祚士代之。未幾。祚士復罷去。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丁丑正月外計。浙江左布政姚承濟貪污衆著。兼以錢糧積欠。已列爲民中。浙省諸紳溫體仁。姜逢元。王業浩等五十餘人。公疏保留。謂承濟居身廉慎。剔弊精明。爲從來方伯之冠。有旨下部議覆。覆上。准降級管事。後庚辰外計。姚貪聲大著。計察爲民。使皇上追論前次保薦之罪。不知體仁等何以置對。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張至發。孔貞運爲考試官。取中吳貞啓等三百名。下戶部尙書侯恂於獄。勞永嘉之推登撫也。實贖金入兵科。宋之普家代爲營幹。德州復三過宋學顯。諱諱戒以言路交章。而登撫另推之。普輩懷恨未嘗須臾忘也。至是之普以馬豆事參恂及學顯。學顯以

科臣巡視。而恂則烏程所久側目者。烏程票旨。以恂徇私養奸。革職提問。學顯以從未經手免議。之普與學顯同年同官。修私怨。悅當軸。不難手出彈章。人心叵測。亦已甚矣。左僉都宋鳴梧。以子之普參恂。與學顯也。終身以爲大垢。遂謝歸里。

三月。廷試策士。賜劉同升。陳之遴。趙士春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例轉給事中。宋學顯爲湖廣副使。御史張盛美爲河南右參議。撫寧侯朱國弼疏言。溫體仁受霍維華厚賄。謀爲出山。假令唐世濟發其端。又以言路之糾參爲宋學顯主使。密諭吏部。擠令外轉。有旨責其誣捏。首輔革職候俸。

四月。改河南巡按張任學爲河南總兵。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原任丹徒知縣張文光。因極誣諸總兵不足恃。而盛稱文吏中有奇材。可以禦寇。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

太倉民陸文聲疏言。風俗之弊。皆起於士子。因參太倉庶吉士張溥。前任臨川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有旨著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旣而元珙回奏。極斥文聲之妄。而申詳者蘇松道馮元颺也。有旨元珙元颺著該部從重議處。後部覆上。俱降三級調用。去歲張漢儒疏參盧山。以致逮問。故一時讒小得意。告訐四起。先是蘇州推官周之夔。以爭軍儲事與溥采相忤。蓋溥欲利盡歸於太倉。而之夔欲公普之合郡。事本甚公。甚正。後之夔密揭溥等於漕撫。并傷知州劉士斗。於是衆議沸然。皆歸罪於夔。與士斗俱不安其位。以去。至是之夔亦許奏溥等樹黨挾持。則曲甚矣。

上命太監楊顯名總理兩淮鹽課。顯名抵任。查參前任巡鹽張養高。欽舜。各侵匿稅額幾十萬。有旨逮問。

時養已卒。命籍其家。永平兵備劉景耀。關內兵備楊于國。各降三級管事。時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景耀于國恥行屬禮。俱上疏求罷。烏程票旨。總監著照總督體統行事。申飭已久。景耀于國徇私瞻顧。殊屬藐玩。姑著降三級管事。以後監司皆俯首屈膝。莫敢爭矣。

七月。工部員外方璽疏。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奄豎者。止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感恩圖報。何論內外。每見廷臣處地懸絕。不若宮廷。督御效忠倍易。凡此內臣。邀茲曠典。執不願棄捐頂踵。以酬皇上者。不必鯁鯁過慮也。給事中何楷參璽通內呈身。請重治示戒。有旨。方璽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學士溫體仁罷。烏程啣恨虞山。必殺之。而後快。常熟陳履謙。巨奸也。特爲獻謀。唆張漢儒參虞山。并及瞿式耜。並逮問下錦衣衛獄。虞山爲老高陽門下士。託高陽公子求援於大璫曹化淳。化淳係王安名下。以虞山所撰王安碑文爲證。曹璫覽之。泣下。乃盡力爲營救。虞山又令密友馮舒求援於馮銓。連伺三日不得見。第四日二鼓。始命入堂中。馮方欲有所言。銓曰。錢謙益的事。我都曉得了。如今已不妨。你可回去教他安心。卽揮之出。馮次日入都。局面一變矣。虞州具辯疏。將前後被陷事情。宛曲點破。上閱之首肯。淄川票語頗惡。上盡行抹去。止批不得瀆陳。烏程謀始阻。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先具一匿名揭。有虞山款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云虞山贖四萬金。託周應璧求款於曹璫。曹璫殺棘無地。自請窮究其事。先是衛帥董現定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證。周應璧堅執不認。董現逼勒成招。事頗昭著。而曹璫奉旨嚴究。大家搜訪。備悉陳履謙父子奸狀。遂擒履謙父子到廠。次日曹璫五更

親至外東廠審鞫。先後嚴訊。弔一甲。夾四夾。打二百。扛移一日。招出張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捏造款曹和溫擒陳六字。及改和溫爲擊溫等情。歷歷有據。凡領廠者。非重大事情不親審。不親至外東廠。前年廠役緝獲逆犯董天王。賞銀三十兩。今緝獲陳履謙。亦賞銀三十兩。則其鄭重履謙可知已。前此首狀中引式。躬弟瞿式穀。初爲陳履謙所愚。至是洞悉其奸。先後質對。語皆之款。曹璫溫語諭之。令其盡言。無所駁問。於是逆案之謀。翻總憲之薦。霍與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俱出烏程一手。握定事狀。昭灼獄上。虞山及式躬俱從寬送刑部擬罪。漢儒履謙俱立枷一個月。而烏程允告之旨亦下。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修理湖州會館。擇日移居。上疏邀宣諭之旨。卽出矣。淄川已稟擬宣諭。御書大書三字云。放他去。關票有人。夫祿米等項。御筆抹去。疏下。出其不意。方食失筋。長安中歡聲雷動。雖婦人孺子。皆舉手相慶云。

烏程旣去。復當枚卜。上點生綿竹劉宇亮。進賢傳冠。韓城薛國觀。旨云。著與輔臣張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輔。淄川有與善者。勸宜且稱病。淄川沉吟久之。曰。無奈賤體頗康。昔宋蔡攸引其父京手作診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少倦乎。京曰。無有。攸去。京語客曰。此兒殆欲以疾罷我也。淄川才智萬不堪。京作奴而不肯稱病。則古今合轍矣。

山東民家墾地。得數顆古鳳印。有明鳳年號。蓋小明王時年號也。巡撫顏繼祖具疏以進。極盡諂諛。若與玉璽鳳麟同一呈瑞。識者預占爲不祥。謂分爭從此起矣。

唐王之父爲世子時。以世弟離間故。失愛於老唐王。鬱鬱以死。老王薨。唐王嗣位。卽上疏列其冤。上遣大

璫二人往唐府和解之。唐王所以媚二璫者，不遺餘力。二璫甫出境，卽懸父世子像，召兩郡王至，數其罪，立極殺之事。聞於法，應賜自盡。以大璫左右之，發入高牆，宏光卽位，乃得救出。乙酉，清兵南下，唐王走福建。撫鎮張肯堂、鄭芝龍等擁立稱帝，改元隆武。說者謂既入高牆，似難復君臨天下矣。

時當考選，行取各官俱鱗集都下。舊例止推敲臺省，甲戌復增入詞林。雖以官評爲據，而營私者正自不少。時江南推轂建陽知縣沈鼎科而歸，縣知縣陸自嶽必欲攘之，互相訐揭。陳啓新疏論及之，奉旨著指名回話。又旨下吏科取訪冊進覽，於是姜逢元、王業浩、孫晉等皆以圈多蒙旨詰責。有何廣知若此之語，各降調有差。啓新回奏指涇縣知縣尹民興、江都知縣顏允紹及同鄉預定詞林之陸自嶽，部覆三人俱降處。自嶽卽訐奏沈鼎科，鼎科亦不得考選。吏部尙書田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共推二十三人，皆孤立寡援者，輿論譁然。諸受推者亦各懷不平，惟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竟辭朝赴南京吏部之任，識者共服其雅量云。

逮福建興泉兵備曾櫻廠役緝事，緝得曾櫻營陸事狀，有旨逮問。櫻力辯無此事，人役書禮皆僞也。旣而漳泉副總兵鄭芝龍疏曾櫻廉明忠恕，櫻感佩其德，特代爲之營陸。而來役疎虞致蒙聖譴，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有旨姑不究。曾櫻仍還原職。

按芝龍爲泉州南安人，初同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振泉死，芝龍代領其衆，剽掠海上。官兵不能禦，與泉兵備蔡善繼以書招之。芝龍降，善繼坐戰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芝龍無難色，芝虎一寧皆諱，竟同叛去，攻取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爲巢穴，掠奪商民船，復進擊漳浦等處。時

天啓六年也。巡撫朱一馮遣總兵洪先春擊之。而令游擊許心素陳年廉爲策應。會海潮夜發。心素文廉所統水師。皆飄沒失期。先春大敗。總兵俞咨臬望風先逃。崇禎元年。給事中顏繼祖疏劾咨臬喪師失律。臨陣怯逃。有旨革職提問。芝虎最驍捷。能於海面跳越兩舟。左右擊射。人莫敢撻其鋒。適爲颶風飄沒。不知下落。芝龍頓失所恃。二年。巡撫熊文燦招之。芝龍降。授官游擊。三年。海盜李魁奇倡亂。芝龍擊斬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又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七年。劉香老犯海豐。兩廣總督熊文燦令嶺南守道蔡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本。張一傑。招撫之。俱被執。八年。芝龍統福廣兩省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香老敗。困挾守道蔡雲蒸。遂自焚死。承祖三人脫歸。敍功加芝龍副總兵。十三年。加芝龍總兵。

是年正月。總兵秦翼明逐賊於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整齊王張獻忠等九營。分而爲三。一走羅田。一走團風鎮。一走蘄水。闖場天等。又分三路擾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自固水犯霍山六合。一自潁州犯滁洲。營火夜燭數十里。

李自成敗官軍於寶雞。縱掠涇陽三原等處。西安大震。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三戰三捷。秦翼明敗闖場天於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飛山虎。賊至英山。立營山巔。伐竹爲筏。爲渡江計。朱大典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不應。屯舒城月餘。大典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統兵剿賊。稱疾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西。給事中凌義渠劾之。有旨。王忠逮問。左良玉革職。殺賊自贖。

閏四月，以熊文燦總督五省，以常道立巡撫河南，以孫傳庭兼河南總督。時宣大總督楊嗣昌守制家居，上特起爲兵部尚書，嗣昌具疏辭不允，令以墨綾從事。嗣昌舉文燦爲總督，而大發兵剿賊，戶部苦於無餉，嗣昌建議，每條銀一兩，加銀三分，名因糧納餉，共加賦二百萬兩，以濟軍需，下詔有誓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等語。

按因糧輸餉一項，止徵一年，惟應撫張國維、浙撫熊奮渭相訂獨徵二年，江南十府共二十餘萬，盡入私囊，華亭許公譽卿不平其事，獨持昌言，而羣分國維之潤者，競起而和解之，公論遂不克伸，故從來應撫之富，以國維爲第一，旗鼓朱某亦焚有二萬金，亦從來旗鼓所推爲第一，蘇松沿海等口，素嚴出洋之禁，張國維令守海諸將弁潛放洋船出海，俟其滿載而歸，盡掩取之，兩年所得亦不下百萬。

十月，陝西賊過天星，同李自成陷寧羌，混天王革裏眼等會之分三道入四川，自成自七盤關度朝天關，戊戌至廣元，壬寅陷昭化，癸卯過劍閣，甲辰陷劍州，乙巳陷梓潼，黎雅參將羅尙文大敗混革二賊於廣元，斬首千餘級，賊自梓潼復分爲三，一走潼州，一趨綿州，一入江油，遂陷青州，彰明，鹽亭等縣，進圍綿州，巡撫王維章次保寧，畏賊不敢出，丙辰，賊焚郫縣，漸逼成都，事聞，維章革職聽勸，以傅宗龍巡撫四川，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寧，以尅削致激軍變，巴縣力護之，舉爲川撫，至公然形之揭奏，曰：維章臣畏友也，臣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狼藉無比，至受番夷黃金四萬兩，擅將邛州界內地劃以與之，合州士民咸憤不平，迄無敢以入告者，次年，楊編修廷麟召對，乃指及之，真開人不敢開之。

口矣。

十一年戊寅二月。下刑部尙書鄭三俊於獄。先是馮英下獄。改用三俊。適當侯恂屯豆一案。先有讒言。謂三俊與恂皆東林契友。必將屈法徇私。上入其言。至是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首先具疏稱寃。盧昔爲鄭司官。素服其公忠廉慎者也。繼盧者不下十餘疏。而應天府丞徐石麟爲最。略曰。鄭三俊品重三朝。賢著四海。卽使果有過誤。猶望皇上優容老成。曲施赦宥。今擬議一不當而僂辱隨之。將敬大臣之義何居。漢張釋之爲廷尉。不敢屈法以徇主意。文帝卒降心以相從。千古兩賢之謂。非釋之不能守朝廷之法。非文帝不能用釋之之言。臣於是而歎。臣工之不能仰體皇上也。皇上每事欲腫前哲。而臣工輒道以刻薄慘激之術。皇上每事欲臻盛治。而臣工輒佐以刑名擊斷之學。皇上每事欲崇禮義。而臣工輒肆其乘間抵隙之私。云閣票回話。發改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筆批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乃票令旨以進。當晚卽下。

禮部題二月十七日。皇太子出閣講讀。侍班官四員。禮部尙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事王鐸。屈可伸。講讀官六員。禮部侍郎方逢年。右諭德項煜。修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較書官二員。編修胡守恆。檢討楊士聰。侍書官二員。中書黃應恩。朱國詔。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皇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致相妨也。黃應恩旣充正字。又充侍書。則以淄川從外入。不諳衙門規例。而士聰係辛未。增志係甲戌。一輩尤爲錯謬。臨期逢元罷去。侍郎顧錫疇代。

二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禮部左侍郎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大

意支吾。諭德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勇不得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詢有徒清亦不濟事之語。至朱成二人則庶子李建泰而下多同辭稱其果屈。上命起序列。有言者出奏。於是諸臣各陳所見。上亦隨意答之。上又曰。言須可用。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折一年。這個行得行不得。編修楊廷麟對自溫體仁之舉唐世濟。王應熊之舉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仁應熊竟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而欲收保舉之效得乎。上爲之動色。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爲閣臣。張至發兒女親家。前任濬列在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誰沒有個兒女親家。這也不在此。至發奏請赦山東撫按勘驗。臣與任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治臣之罪。上諭以不必與辯。對畢。諸臣出朝。吏部偵事者誤傳奏成朱者爲楊廷麟。田唯嘉恨甚。嗣是轉攻廷麟矣。次日黃道周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景昉申言鄭三俊事。道周疏亦及之。士聰則言考選事。而田唯嘉亦有疏。則直攻楊廷麟內云。成勇任濬各爲同鄉。所引科道求科道。詞林雖未預訪單。而暗中皆爲主持。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至楊廷麟則尤有說焉。今考選推部之涂必泓。係麟同鄉。至戚保舉。聶明楷係麟同鄉。萬穀春所保薦。臣且參革并穀春議降調矣。是以廷麟恨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平。而特借成勇朱天麟爲口實也。奉旨。接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奏係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還。通著明白。回奏。十六日。上御日講。面諭黃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俞煌。昨召對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說。煌對曰。行不得。如何。此疏竟隱不載。時講官張少詹四知出語人曰。今日上怒甚。說者謂三俊自此得釋矣。十九日。上御門畢。諭百

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屯豆膳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委卸。巧爲彌縫。屢奏批駁。亂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作回家聽擬。蓋聖明本欲受言。第不欲恩歸於下耳。三俊以初九日下獄。風霾陡作。咫尺不辨。是日得釋。微雨澄清。誰謂主心不上應天心耶。按講章之末。必附時論一段。猶奏疏中條陳。非欲必一一見之施行也。姚文毅進講。在上初年。時入夏始兌糧。阻凍闡河。直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之祖制。十二月兌糧。二月開幫。五六月赴京交納。七八月回空。何啻天淵。故引及之。云或不妨改折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後史壘辨疏。復牽及先文肅與文毅。乃知羣小所以相中者。不遺餘力。八年之後。猶令人主追憶其過如此。

楊士聰疏下。著指名回奏。於是指陸自嶽。張若麟。沈迅。蓋自嶽與沈鼎科同在考選。自嶽爲陳啓新指參。降處。不甘鼎科獨留。特出疏以傾之。若麟與迅。則愛省中不愛詞林者。蓋當考選時。第一第二當爲詞林。第三第四當爲省中。第五第六當爲柱史。迅與若麟列在三四。此正握定省中樞要也。及任濬議處。乃舍第三之迅而推第五之成勇。此其驗也。

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各疏。願讓少詹事黃道周。淄川具疏極排之。內云。道周近疏。有臣不如鄭鄭之語。夫蓂倫杖母。明旨煌煌。鄭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爲元良輔導乎。草此揭者。中書黃應恩也。先是戶部尚書馮英同時下獄。道周辭官疏內及侯馮。因逼及用刑之未當者。鄭鄭特其一耳。疏中有一日內。繫兩尚書。偶遣一尚字。有旨疏。一日內。繫兩書。敬慎何用。迨後英竟以微罪得釋。是上未嘗不用其言也。給事中馮元颺上疏略曰。頃項煜。楊廷麟疏。讓黃道周。夫二臣係關臣所選。不肯苟悅於閣臣。爲

閣臣者宜深加贊歎。風勸百僚。而近日一揭。若大不快於其言者。并遷怒於道周。何也。若以道周建言爲罪。則皇上已還其清秩。數次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皆頌爲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反因此怒及道周。恐天下後世有以譏閣臣之得失矣。潘川又出辨揭。謂臣經經孤執。卽有苟悅之臣。不能呈身於臣云云。亦應恩代草也。旣而復上世風宜挽一疏。屢數千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母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鄮。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廷是非爲一己環草之私。又云。有一二人。爲建壇玷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未又請禁投刺往來云。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爲言也。夫人而能爲讓也。終推重於溫體仁。稱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此疏出。江夏手嗚呼。江夏生平於斯掃地矣。編修吳偉業具疏駁之。略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輔臣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習朝章。體仁性習險諛。則當矢志光明。立心公正。體仁狎匿宵人。則當嚴杜諭訾之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忠孝之經。庶幾聖恩可副。輿望可塞。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關洪學蔡奕琛。胡振纓。胡鍾麟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督可不說。而事敗乃說。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決去體仁。謂其善欺耳。家窩巨盜。產遍茗溪。自詭曰廉。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輔臣真以爲孤執不欺乎。若仍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正直之風。何日得見。夷狄盜賊之風。何日得平也。適上御經筵。項煜面劄潘川。庇至戚任濬。而擠成勇。潘川再疏。辨有旨著項煜回奏。略曰。有問斯對。而曰紛囂。爲國摘奸。

而曰排擠。至發至何處把持。則臣敢明白指之。曰考館則把持於閣中。推補則把持於吏部。又云。臣孤冷自守。於考選何與。於任濬成勇何預。向使經筵考不召對。不問用人。諸臣不言及考選。則臣雖有區區之慮。何自而發。當日一堂都俞夢想。不到拜颺之語。一片肝膈。而至發。乃謂臣爲異同。爲愛憎。如此欺罔。豈能逃聖明之燭照哉。疏語最切。第疏內指任濬與淄川。次子聯嫺。則未確。謂濬以銀鞍馬賄張孫振。斥爲貪吏。則太過。有旨著再奏。而淄川八出疏。曉曉攻詆。全無大臣之度矣。項煜遂奉旨議處。東宮日講黃充正字。管誥敕撰文。又兼東宮侍講。勢不能相顧。凡傳講寫講。皆委之朱國詔。臨時國詔病不能出。乃暗撰儀注。委之較書淄川。不詳所以。遽爲題請。士聰等詣閣力辯其謬。旣而項煜等撰完講章。送應恩。應恩復拒之云。此楊胡二公職掌。士聰亦不平。具疏爭之。發票淄川。卽具揭隨進。士聰遂不行。士聰乃上書閣中。極言其事。而應恩適以撰文事特旨爲民。撰文者本兵楊嗣昌。父楊鶴。三邊總督。以逮問。遣戍。至是寧夏敍功。奉旨復官。給誥命。舊例贈恤誥命。皆中書撰文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呈上。上塗抹發下。合查職名議處。淄川將具公揭申救。旬容進曰。去年許朗城事。與此同。彼時未曾申救。今奈何救之。蓋前歲許祭酒撰高忠憲公贈誥。爲上所駁降處也。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言公不救。我自救之。連進三揭。上終不允。御筆批云。撰文官自註職名。新經申飭。黃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蒙冤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黃應恩著革職爲民。楊嗣昌疏救亦不聽。旣而大理寺副曹筌疏參應恩納賄等事。先是四川富順知縣許國佐。以參劾下部。應恩受其千金。許爲從輕稟擬。適又有摺撫應恩事款一冊。乘夜投於中書。周國興之門。由是長安喧傳。直達

聖聽。曹案疏入。有旨著刑部提問。

給事中王都疏參吏部尙書田惟嘉。略曰。冢臣之與逆黨作緣。非自今日始也。當王永光借題逸才引用。匪人之日。惟嘉爭先應募。卽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章光岳遂薦呂純如霍維華傅繼徐揚先虞廷陞。葉天陞六人。賴聖明獨斷。有逆案奉旨方新居。然薦用成何政體之旨。而後羣奸屏息。疏在御前。可覆案也。夫唐世濟應喜臣薦一人而拿問。彼薦二人薦六人者。宜何居焉。疏入次日。上召對閣臣。及惟嘉出。疏示惟嘉。諭以秉公盡職。不必與辯。前有疏參刑部侍郎章光岳。行人司副水佳允。蓋光岳官通政時。建議請於逆案中有枉者。辯疏許其封進。佳允官御史時。疏請吏部將逆案中不平者一一明告。有旨吏部議覆。惟嘉復光岳致仕。佳允免議。故都并參之。先是德州去位。惟嘉以吏部侍郎內旨陞吏部尙書。其勢張甚。凡臺省議及者。必以年例處之。若宋權宋學顯凌義渠。皆其人也。都可謂履虎尾而不悔者矣。

田惟嘉疏參楊廷麟。奉有明白具奏之旨。而屢疏回奏。總無指實。上詰責不已。會項楊各疏參。淄川遂以項楊爲接引。以河南掌道御史王萬象爲主持。又有神謀權力一疏。其云神謀權力者。一指李嗣京。爲句容所託。一指涂心泓。爲進賢所託。蓋淄川在閣中。惟江夏欣附同臭。句容進賢多所不合。惟嘉知之。欲借此以傾二人。二人大懼。惟嘉疏發票。淄川時待罪在寓。句容進賢擬項煜楊士聰著議處。復進密揭言煜與士聰疏參首輔。有壞閣體。當加重處。隨使人傳語於惟嘉。惟嘉大喜。再上回奏疏。神謀權力。卽指項煜士聰萬象三人。句容進賢復票議處。尙未進。而惟嘉前疏密揭。乞加重處者。御筆批面奏。

成勇不得館選乃黃景昉。今言楊士聰是何緣故。項煜已有旨了。長安喧傳田太宰挾質挑戰兩閣下。望風投降者卽指此也。

士聰指名疏下。查沈迅等三人治行及考滿緣由具奏。惟嘉將考滿開復截棒日月俱隱匿不載。止詳著其各院考語。士聰隨上大臣蒙欺有據一疏。內指惟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升延綏巡撫。係大理寺丞史堯過付。又參史堯按淮揚時。署巡鹽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兩。有旨。史堯沈迅張若麒各著回話。而惟嘉復上盡職招誣一疏。內云。士聰參史堯並及臣也。蓋有由矣。史堯者。時局之所懲惡而不容者也。若麒與迅皆爲堯父母官。士聰惡史堯並及其父母官也。已久啣之。又見成勇被臣推部屬。倘麒迅及選科道。則惡其氣味不投。必欲一網打盡以爲快也。沈張回奏。俱言士聰平日招搖局騙。至於考選大典。公然登壘而招。已惟守正聽命。以致大觸其怒云云。而於開復考滿日期俱置不及。惟嘉又收陸自嶽爲助。自嶽亦出疏參士聰羽翼沈鼎科爲接引。指吏科葉高標爲主持。高標。鼎科。鄉房師也。史堯回奏疏云。臣孤立寡儔。屢糾奸惡。今乃誣以關通閩部之線索。憶向年文某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文某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屏之線索。一斷論議之風雨寂然。二語有犯時忌。故士聰借考選之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微臣也。具辯疏云。臣入仕以來。指佞如仇。奸黨恨臣久矣。士聰會受宋琮銀萬兩。營謀館選。又今特出聖明燭奸之跡。丟卻考選。突以田惟嘉得周汝弼銀八千兩。濫推延撫。指臣過付。臣巡按淮揚。僅代鹽差數月。便誣以侵匿鹽課二十一萬。伏乞勅下九卿科道將此疏會勘。令淮揚內臣楊顯名及周汝弼各自面奏。則士聰之誣捏始露。而

微臣之心跡得白矣。有旨。俟衛招訊明定奏奪。史壘貪著淮揚。幾與崔呈秀等三尺童子能道之。其侵匿鹽課。爲延撫過付。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乃無端辜及時局。又無端辜及先文肅姚文毅何爲乎。先文肅以請改正光廟實錄一疏。荷蒙聖鑒。致此超拔。非關虛名也。大端屈意求好。先文肅堅拒不應。是私行者否。必如烏程之謀。翻逆案。巴縣之力。庇貪撫。方謂之不行私者乎。至成德應募之說。乃禹好善造此以取媚烏程耳。今烏程罷矣。復拾好善餘唾。何爲乎。雖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終不能當聖明離明之照也。宋琮萬金之說。尤屬誣。宋致攝爲出疏申辯。而躊躇未定。給諫之念重。雖其兄受誣於身後。勿遑恤矣。嗚呼。

四月。吏部尙書田惟嘉罷。時士聰廉得惟嘉納賄事款。復上聖主神明燭弊一疏。潘川見疏有事款。卽密抄一通送惟嘉。俾預爲辨地。不意惟嘉不待旨下而遽上疏辨也。士聰乃上臣疏預設甚奇一疏。有旨著惟嘉回奏。而前疏竟下錦衣衛提究。事旣下部矣。惟嘉仍視大選自如。給事中吳麟徵上疏。略曰。今之進言者益難矣。爲公正而發憤。動輒指爲朋比。卽自盡其職掌。亦借題以驅除。卽如冢臣田惟嘉。嚮官通賄事。下衛訊供。吐未盡。賊已累累。其奴與私人方在對簿。而其主安坐朝堂視事。尤爲三百年絕無之事。末云。以真廉真謹之鄭三俊。尙不免爲法蒙譴。以極貪極橫之田惟嘉。乃容其跋扈自如。有旨冢臣以推選視事。不得苛求。蓋潘川力爲之地也。旣而惟嘉回奏疏稿洩緣。由稱係寫本人所送。進有旨旣係寫本人傳送。何難稽查。著卽指名速奏。惟嘉再奏。乃稱是蚤有人傳呼門外。云有人誣捏你主人事款。速速取去。門役驚起開視。則其人不能久待。竟擲檻間而去。噫。直同兒戲矣。士聰復上冢臣

說謊面欺一疏。有旨。奏內事情。著田惟嘉據實回奏。不許一毫支飾。取咎。惟嘉竇極。乃疏請罷云。士聰之意。欲攻陷臣。希圖翻案。爲推部諸臣復謀考選。臣一日在部。其私心一日不遂。乞將臣解任聽勘。有旨。田惟嘉准解任回籍。

大學士張至發罷。上復御講筵。諸臣於文華殿門鵠立。上傳項煜方在議處。不准入班。講畢。復謝閣臣。俾項煜回奏。越兩日而淄川罷。煜亦降三級調外任。蓋上將放淄川。不欲煜居其功。故有此傳諭。而淄川之罷。則實以洩士聰之疏於惟嘉。頗忤聖意云。

士聰聖明燭奸。疏既下。衛內指田惟嘉家人田少峯過付事甚夥。衛役初提顏裁縫等。惟嘉舉家大驚。聞其奴有仰藥自盡者。未知卽少峯否也。然少峯究竟不出。而惟嘉之金珠已捆載入衛帥吳孟明塚矣。已而衛招上。止招盧以岑升主事。用銀五百兩。係田登弟過付於田敬宗。仍謂惟嘉初不知之。有旨提田登弟再審。已而衛招照舊止認盧以岑一事。且云並無田少峯其人。奉旨原參事款多端。豈止盧以岑一件。何得聽其狡飾。還著嚴訊確供具奏。又衛招顏裁縫徐大章供稱。周汝弼用銀八千。濫推巡撫。係史遊事。非大章等經手。止增招出武強。知縣傅蒙麻差人持銀三百三十兩。三百送田尙書。三十衆人分用。有旨。惟嘉革職。蒙麻革任。原參六款。再嚴鞫確情具奏。

衛招再上。奉旨。田登弟既係伊大子家人。五百多金。豈有僕役瓜分之理。吳孟明不從實根究。殊屬勦徇。姑著再降二級戴罪。田敬宗革了職。提來。并周汝弼事情嚴訊確供具奏。

田敬宗先選授都察院都事。至是提到。下衛審問。供認沈萬春一事。得銀六百兩。其餘如前招。有旨。沈萬

春提問。敬宗再行嚴審具奏。蓋上所重者。延撫事也。於是。有稱過付非史。適爲張紹先者。給事中吳希哲。遂具疏參紹先。要之紹先預其事。不止紹先一人。蓋衆人深爲史壘出脫地耳。後衛招止仍舊。奉旨。田敬宗等俱著送刑部擬罪具奏。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復召對六部。本兵楊嗣昌奏。有盈城盈野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今天下一統。與孟子列國兵爭時不同。今不過一屬夷小醜。縱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威。奈何爲是言耶。隨戒以今後勿復言爾時上聲色甚厲。嗣昌頓首認罪。後又言湖廣巡撫余應桂用將官事。既退。嗣昌復上疏請罪。因言應桂前任御史。曾參臣父。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等語。未幾而嗣昌援立。應桂逮問。其轉移之機。甚祕。甚捷。人不得而測之也。

時火星示變。皇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諭各衙門俱角素修省。楊嗣昌上疏。略曰。臣聞月食五星。古今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已酉納音屬主。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外。其所謂白衣之會。在宮已有。其應陰無庸致疑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觸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又云。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爲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匈奴八部人立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議者皆以爲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夷。帝從之。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嘗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

八將于南京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預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遂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其明年。興兵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給事中何楷駁之。略曰。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言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據。如探其立言本意。則路人咸能指之矣。引漢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於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其意所指。斥安在有旨。樞臣不必深求。嗣昌辯疏。止云臣所引皆漢唐信史。雲臺圖畫。獨抑椒房之親。乃漢書盛事。臣比類言之。而科臣以爲指斥。豈其昨年聖諭。勸戒不知厭足。縱貪暴于京畿者。科臣獨未之聞乎。至于市賞招撫。不敢用兵之說。則絕不辯。蓋當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故虛虛籠罩。支吾了事。至雲臺圖畫。誠不識其立意何居也。說者謂嗣昌爰立之樞要全在此。然其邀聖眷者。不在此一疏。而所謂用心于奧竈之中者。可類推矣。

四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式門。策試考選各官。上自定三等。翰林給事御史。其餘發部量授各官。朱天麟會就義等爲翰林。王調鼎涂必泓李嗣京任濬張爾忠高名衡等爲給事中御史。而沈迅張若麒在散數。並授刑部主事。惟蘇在先陞蘇州同知。成勇陞南京吏部主事。俱已赴任。不及試。涂必泓復爲成勇稱屈奉旨。成勇改南京御史用。

原任兩淮巡鹽張錫命男張沆疏鹽課存解甚明事。內云：臣父丁艱後，共貯庫銀二十一萬兩，有奇。銷歸何處？接管按臣史壘並未嘗爲父代解。此二十一萬兩銷歸何處？疏入閣中，詳擬一旨以進。及命下，所擬嚴核等語，俱行削去。止批該部知道。就中機數，人不能知也。後南京給事張焜芳進疏，補糾寺臣貪污事。內糾史壘侵匿鹽課二十一萬兩，又糾壘與中書汪機晝夜酣飲，女優侑酒，都無官體。臨行寄贖數十萬，又糾壘知於承祖家賞鉅萬，乃因告訐索銀萬兩，意猶未足。承祖避之南京，抑鬱而死。其子於道章可證。又言壘事發後，密使幹僕費金潛往書吏，雖承吾之家，意圖毀改簿籍，而未卽以張沆原揭附之。疏入，御筆批史壘著革提尋奉旨。具奏史壘鹽弊多端，賊私狼籍，比匪攬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著革了職，并雕承吾通著提解來京究問。是時焜芳有二疏，一求改成勇爲科，已奉旨議處。一卽糾壘疏也。史壘提革之旨，特出宸裁，於是羣情翕然，頌聖明獨斷云。

眞定巡按李模疏監臣貪肆非常事。分守太監陳鎮夷貪婪暴虐，官民寒心，謹昧死特陳。具狀舊知識郭名揚先往保定迎接，餽銀三百兩。一到任，卽題充旗鼓，關通賄賂，倚爲腹心。憑聽蕭錢兩主文，本章批判盡出其手。凡攬受田產小詞，盡批解究。奸徒得志，殷懣股栗。固關把總何起龍托旗鼓送銀二百兩，求管關稅。每日抽黃錢二三千不等。單身人過，亦索錢二十文。怨聲載道。工食器用等項，不許科派里甲。非勅書所載乎？乃私用米豆發牌行唐等縣買辦，止各發銀一百八十兩。計各費過三百四十兩。有賂解富戶可開，建造衙宇，費過工料銀五百餘兩。復行趙州等處攤派。有督工王省祭可查，營兵月餉。應問易州餉司支領，忽坐下眞定州縣本色豆三千石，草九萬束。是額餉竟可混徵也。營兵每月餉

銀二兩二錢。乃每名扣除四錢七錢不等。五營官總送衙內。至領兵上關。每名該行糧升半。止給一升。草每束折銀四分。入己馬多餓倒。以致兵士憤恨。槐樹鋪逃去馬兵三百餘名。鎮城又逃去二百餘名。伴付不知。支糧如舊。至其縱兵爲盜也。任文秀躍馬截劫于普州。箭穿入骨。當經馬保印等搜獲賊錢。乃文秀不究而赤馬牽入私廐矣。王家遠司二等行劫官路。當經劉均艾等人馬連獲。乃偏聽千總王道新曲稟。而捕役反問成徒罪矣。撞門劫殺賈永先家。則有趙標莊應倫等。將珠寶衣服對人誇張。而失主不敢告官矣。劫殺郝三九拋井。則有呂世龍于武衆等。被尸親認贖。喊告。而問官不敢直指爲兵矣。將官獻餽。何一不從。扣尅得來。乃令郭旗鼓向每營將官索要三千兩。各先送過五百兩。獨火攻營將王震仲素負氣骨。不肯應承。終日提營中官役呵責。仍央郭旗鼓解說。送銀爐銀如意各一件。羅段潞紬各十四匹。馬二匹。贏一頭。尙嫌不足。又向龍固營守備白之崑指查賣放撈河軍人。要從參處。央郭旗鼓送銀四百兩。俱從東邊小門交張掌收入。合軍皆知。更可異者。查城上托張中軍傳意。州縣一二等各要謝薦儀二百兩。且關防何事。就中嚇取。卽藁城一縣。勒送銀壺二把。金盤盞四副。而曲陽之牙綬一網收盡。是爲何體。恣意摧辱士類。以示威風。舉人閻東井縛來庭。許生員趙必達。徑批黜退。甚且控冤之王相。嫡兄被兵趙士采。王家士等。劫殺有案。徑行提問。賊兵收營。冤生下獄。顛倒戮士。是爲何法。尤可訝者。近日鞏固營總練報升。當夜二鼓。令郭旗鼓向張德昌講話。約定銀三千兩。題補前缺。次日卽與發本。是大帥可以貨取也。一疏拔置三將領。是樞部可以不設也。不亦廢典制而辱刻章乎。至如縱放張家掌等。橫擾驛遞。倍索乾折。曠怪井陘等縣。供應不周。凌辱正印。典史驛丞。動責數十。猶其

貪戾之餘波已。若其接待有司。箕踞謾罵。稍不遂意。開口提參。逼致生日。餽獻銀鑄壽星。鐺爵杯盤。及繡段等件。充斥衙署。有各衙門小報可據。儼然自稱軍門。而勒送禮物。嗟乎。皇上有何負於內臣。而敢舉朝廷之禮法網紀。將士吏民。一旦凌夷暴殄。至於此極也。奉旨司禮監查議具奏。當時所遣內奄。在在播惡。不獨一陳鎮夷。第他處撫按。不敢直陳。惟模能據實入告耳。後鎮夷訪模在任廉謹。無可指摘。乃訐其與真定同知凌必正營私等情。必正李同鄉也。事下真定撫按查核具奏。而彼此觀望推諉者三載。至十四年。其事始結。模與必正俱降三級調用。

六月十八日。上召對諸臣。出題考試。尋改楊嗣昌程國祥俱禮部尚書。嗣昌仍管兵部事。陸方逢年蔡國用俱禮部尚書。范復粹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蓋嗣昌上所最注意。而國祥以房號。國用以牙石。若逢年復粹。則其偶及者也。房號者。國祥時爲戶部尚書。建議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京直會館守寓者。亦出修理若干。其初謂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概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立列于崇文宣武兩大街之中。以備駕出而除道者。時培修外羅城。無從取石。國用時爲工部侍郎。建議用之。然用力甚艱。工費甚浩。得不償失也。而二臣之受知皇上。則由于此。武陵入關到任。儼然緋袍。與江陵同。說者謂江陵藉口大婚。權從吉服。武陵則何說之辭。蓋其心已死久矣。先文肅以四品少詹超入政府。已屬異數。後韓城以僉院黃縣以少卿。亦俱從四品超擢。尤足異云。始淄川以刑侍入韓城。以僉都入。說者謂廷尉中當亦有騰升而上者。蓋三法司之驗也。今黃縣果以理少入。然徒伴食耳。無關輕重也。時揆席旣內外兼用。館選又從知推考入。于是建議詞林亦

得于別衙門升用。故少詹紹賢升戶部侍郎。倪祭酒元璐起兵部侍郎。仍兼侍讀學士。司禮監視政府文書房視詞林。向來司禮掌印秉筆諸奄皆從文書房入。至今上而盡破舊規。更改舊章。此亦其一徵云。



## 明季稗史初編卷六

烈皇小識

丙子清騎闖入。洪承疇、盧象昇俱率師入援。事平。卽命承疇總督薊遼。象昇總督宣大。至是上念流賊交誼。從廷臣議。以承疇專任關外。升薊撫吳阿衡總督薊保。象昇專任剿賊。起升陳新甲總督宣大。新甲亦守制家居。武陵欲援以自解。會推時卽奉有不拘在籍丁艱之旨。而後推及之。少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其一言寧錦巡撫方一藻撫賞事。與上年俺答不同。不得援爲口實。其一言不當又奪情用陳新甲於宣大。如無人肯往。臣願任之。時七月乙巳。上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日。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下止有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私。上曰。前月推陳新甲時何不言。道周對曰。時科道何楷、林蘭友皆有疏。二臣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倣自是。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對曰。伯夷忠孝兩盡。故孔子許其仁。今楊嗣昌雖有小才。然古者惟門庭之寇。不得已而以吉禮從。金革。故有奪情之事。今用嗣昌于本兵。猶可藉口于金革。近用嗣昌于政府。則禮法之所不容。天下未有不父其父而可稱爲子者。未有不能孝於親而忠於君者。嗣昌出班奏曰。臣非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企仰之。近疏謂不如

鄭鄭。臣始太息絕望。鄭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既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非謂品行。上怒曰。此皆是矯辭飾說。顯是朋比。道周對曰。衆惡必察。臣何敢。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辟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對曰。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今日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怒曰。爾讀書多年。祇成佞耳。道周對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子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讒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曰。祖訓辯言亂政者當斬。道周曰。臣若有當斬之罪。願就司寇。聽陛下處分。上曰。原不專指佞。但辯言亂政者。按祖訓當斬。隨諭道周且退。上復面諭諸臣。今後慎毋黨同伐異。各恪修職業。次日復頒諭申飭。時修撰劉同升。趙士春合上疏論嗣昌奪情事。與道周俱下部議處。部覆降三級。照舊。御札道周票輕處。同升。士春票重處。嗣昌懼上將復用道周也。急募人參之。於是張若麒應募。遂上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疏入。同升。士春降三級。道周降六級。俱調外矣。後嗣昌借邊警調若麒于兵部。蓋酬之也。

丁丑鼎甲三人。劉趙與陳之遴也。初上奪情疏。擬三人聯名。之遴辭不預。次年。遴父祖苞以失事自盡。遴以犯屬閑住。則何如列名之爲愈也。南海辭列名而得入給廨。之遴辭列名而終歸罷斥。同一畏首畏尾。而幸不幸有如此者。

刑部主事張若麒擁戴不效。怨望紛然。疏略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憚勞煩。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爲治天下之大本。原舉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爲

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爲千古之聖帝名王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謂宜大家洗心以副明旨。何意諸臣之貌旨捏造奸言。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至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羣黨藉藉。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衆。信口譏誹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爲之理屈者。至有謂道周堅求一死。而皇上左顧言他。始終無如何者。至有謂聖諭注洒。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紛攘攘。日改月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自道周之口。凡可以歸過皇上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藝以文奸言。盡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以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於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與爲怙權納賄之地。而特開皇上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旣拔山魃之穢態。雖藏嚇。騙不靈。豁壑無幸。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宣錄刊傳。與新頒聖諭共爲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史臣。徇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爲怨望者埋沒遮掩矣。伏乞皇上始終爲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雖備員未秩。亦仰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畏其兇鋒。雷同不言也。

宋林希點制誥。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極其醜詆。一日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名節矣。若麒麟此疏。何以異是。然使此疏出而總憲卽可以力致。尙斷斷不可。況區區一兵曹耶。小人枉做小人。千古同嘆。

若麒與沈迅既授刑部，不與諸司官齒。本司缺郎中，員外某署印，奉差辭朝，送印于迅，迅大怒罵之，擲還其印。員外懼，泣訴于堂，委別司署焉。若麒既出疏，逐道周嗣昌已許調兵部，久不得耗，乃親詣職方郎中趙光抃促之。次日，諸臣畢集，揖嗣昌畢，光抃出班，請曰：「本司現有缺員，聞得老先生要調二人來，嗣昌佯驚曰：『那有此事？』光抃曰：『昨日其人親到本司，向郎中言：『老先生要調他，並他同部姓沈者。』』四司官俱在所共目擊，可詢也。嗣昌色變曰：『這等我，要參他。』光抃唯唯而退。

若麒沈迅既營求嗣昌，量調有日矣。適御史涂必滋疏言：「刑部所司者民命，而人往往厭薄之，是以十三司官強半皆鄉科任子，偶有一甲科，則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自今著爲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別部，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上平賦役節驛遞一疏，謂鄉紳隱匿賦役，遺害小民，以致民窮爲盜。內有鄉紳豺虎等語，驛遞謂裁削勘合，歲可得百五十萬銀兩，有旨本內鄉紳豺虎等語，著據實回奏。若麒回奏指莊應會范良彥袁宏勳袁范皆地方所最切齒，而宏勳尤護持逆黨者，有旨俱行撫按逮問。初麒之出疏也，專爲同鄉侍郎高宏圖而發，及回奏，即擬宏圖以入告，或語以宏圖立朝大節，忤璫去位，萬萬不可指及，麒不得已，乃指應會三人。然麒之爲此實激于必滋之疏，必滋與楊廷麟同鄉同年，咸謂涂疏楊實使之，後張沈與嗣昌比而修怨，廷麟者禍亦烈矣。

武清侯李誠昭慈聖內家也，上在信邸時，以緩急開罪，後借事繩之以法，不少貸。誠銘卒，其子不准承襲，房產俱行入官內。一女字嘉定伯周奎之孫，嘉定請命于后，后諭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之理，可具小橋，但取此女歸外，慎毋夾帶，諸戚晚合辭申請，不允。後悼靈王臨危，親見慈聖於空中，上大悔悟，即准

其子襲爵。房產祿米仍舊頒給焉。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教中人也。既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時閣臣皆從外入。素不諳文義。上既痛悔前事。特頒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也等句。幾不成皇言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上曾舉以諷諸閣臣者。可勝三歎。

京師天主教有二西人主之。龍華民湯若望也。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以來。魔鬼卽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其黨取佛像至。卽于幢上撞碎佛頭及手足。擲棄池中。候聚集衆多。然後設齋。邀諸徒黨。架爐鼓火。將諸佛像盡行鎔化。率以爲常。某年六月初一日。復建此會。方日正中。碧空無纖雲。適當舉火。衆共登視。忽大雷一聲。將池中佛像及諸爐炭盡行攝去。池內若掃。不留微塵。衆皆汗流浹背。咸合掌西跪念阿彌陀佛。自是遂絕此會。

史塗疏黨類陷臣已極。事內辯周汝弼營升延綏巡撫。係太常寺卿許世璽說情。奉旨史塗方在究問。何得瀆陳。奏內說情緣由。還著許世璽田唯嘉據實具奏。不許游移支飾。先是史塗得提問之報。隨卽赴京。潛入韓城邸中。連住三日。乃始投部。上此疏。後世璽回奏。隱躍其辭。但引陝西巡按王倏相對之言爲證。有旨著王倏實奏。及倏回奏。則事已結案久矣。遂奉姑不究之旨。然世璽實未嘗說情也。

史塗下獄後。又上直發朋黨奸貪之狀疏。內云。鹽課現經內臣楊顯名澈底清查之後。割沒清楚。足見臣之心跡。而楊士聰之誣捏陷臣。亦昭然矣。又云。張焜芳乃內閣中書張炳芳之兄也。向來旨意露洩。皆

炳芳爲之。卽焜芳參臣及內臣楊顯名。亦特與援有人。布置關通。有炳芳在耳。又言炳芳弟煒芳。以長史謀匿同知。包攬知縣虞國鎮考選。驅銀一萬三千兩。託余伯和送與科臣馮元飈。八千兩。令其把持臺省。餘銀入己三千伯和二千等云。疏上。數發改票。後擬元飈。士聰俱革任。煒芳炳芳俱革任。提問復發再票。御筆批云。此案不欲牽累。乃止票。炳芳俱革職候訊。伯和提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應恩素與炳芳有嫌。而較書一事。又與士聰有隙。故構造此疏以相陷也。後士聰上軍與需餉正殷。疏有旨。史堯事情該部速審具奏。楊士聰不許再瀆。士聰再疏。遂奉不得更端求勝之旨。蓋史堯之布置已周。聖意亦潛移矣。

時史堯既恃內援。復有韓城主之於外。獄中連上疏催審。且請將楊士聰、張煒芳令該部提去。與伊面質。而淮鹽運使徐大儀與史堯同年相好。自奉行查之旨。已先諭吏書竭力彌縫。不待遵幹僕之來也。惟交際六萬兩。則不得而掩。內監楊顯名回奏。事事出脫。至交際一項。則云臣不能爲諱。以故堯久稽獄中。不得出。竟憤恨以死。迨堯死而事敗。則實天爲之也。

刑部上黃應恩招奉旨。黃應恩哆口招搖。實有事款。何得聽其支飾。盡爲開豁。該司官殊屬縱徇。著回將話來。仍一面嚴訊確擬具奏。先是應恩下部黨與甚盛。部於招搖諸款。槩不敢入。止引洩一品語律。致奉此旨。司官再問。不得不入事款及賊。應恩突出疏參之。司官大懼。乃上疏乞勅三法司會問。夫以罪犯而參司官。與史堯請提楊士聰、張煒芳到部面質。事雖不行。而兩人之虎視獄中可知矣。後再擬上。有旨黃應恩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

刑部上田敬宗招奉旨周汝弼推撫情由。竟未訊明。但憑飾抵。傅蒙麻衛招已實。又聽改口展辯。且田敬宗等違法濫受多贓。僅擬配徒。軌縱殊甚。通著研訊確擬具奏。及再上擬田敬宗附近田登第等邊衛各充軍終身。賊追充餉。有旨依擬。

十月清騎入犯。薊昌總督吳阿衡與鎮守太監鄭希詔稱壽。已報清人入口矣。猶堅留與鄭公飲百杯。取百籌之慶。飲畢。醉不能師。遂死于亂軍中。北兵盡入。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于卿寺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左右侍郎。其久推不至者。候其到日。于別衙填補。末云。職方一司。案冗已極。特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蒞任無期。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武選車駕主事漆嘉祉等。音訊杳然。請勅下吏部。遴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次日。吏部題補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而所云久推不至者。吳姓惠世楊也。

十一月初八日。召對初無詞林。而詞林畢集。有內閣奏之。乃俱召入。給事中范淑泰奏。今清人臨城。尙無定議。不知是要款要戰。上曰。那個要款。淑泰奏。外邊皆有此議論。泰又奏。凡涉邊事。邸報一概不敢抄傳。滿城人皆以邊事爲諱。上曰。凡關係機密的。不許抄傳。若行間塘報。如何一概不許抄傳。蓋是時武陵私謀款局。實併塘報一切禁止。自是長安始敢言邊事矣。是日。召對意在憂餉。卽天雨粟。地湧金。何益於事。上言借貸。欲括城中富人金錢。淑泰奏。兵事要在行法。今法不行而憂餉。卽天雨粟。地湧金。何益於事。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而微窺聖意。若有所躊躇而不能決者。先是楊廷麟疏論武陵及高起潛。武陵特題改兵部。前往虛象昇軍前贊畫。是日。已謝恩辭朝。故不預。而款市之議。武陵力請于上。上許之矣。武

陵特遣使入清營，竟得覘書，乃止。

時各道勤王兵至，宣大總督盧象昇至都城下，與武陵倡言朝端邪正不分，清兵何時得靖，且云權臣在內，邊臣豈能成功。武陵云：若如此說，老先生尙方劍當先從學生用起，不樂而罷。時清兵越都城西掠破高陽，舊樞輔孫承宗合門死難，破吳橋縣，知縣劉業嶸迎降，遂南掠至山東，象昇南下逐之，坐營副總兵李某請盧紮營於李家口，戒慎毋動，動必敗。清兵非流賊比也，而李自帥師逆清兵，已奏捷矣。盧聞捷，退勒兵而前，遇清兵於賈村，全軍陷沒。事聞上，以督臣陣亡，坐營不行策應，逮問論斬。邊將祖寬素以憇直得罪當事，與李俱逮問。大辟，人咸冤之。武陵題楊廷麟之贊畫也，實欲假手于清兵殺盧，未出師之前，遣廷麟至，冀定與陝撫孫傳庭議事，不及於難。及敗，覲報至，武陵首先問曰：楊翰林死，未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武陵乃再問曰：楊贊畫死，未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武陵爲不豫者久之，嗚呼！此卽曹瞞殺禰衡之故智，究竟廷麟不死于陣，而武陵竟死于兵，孰謂無天道乎。

時畿內州縣清兵所至輒陷，兵部主事沈迅上疏條陳邊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清兵所至不能堵禦，請與定州、蠡縣、廣平、河間各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事甚多。武陵具覆，盛稱迅言之可用，非止一端，而畿南添設兵備尤爲救時碩畫，且請改迅科員用。有旨：沈迅可改兵科給事中，作速到任管事。蓋迅時結大璫，下希孔爲奧援，故武陵應之於外如桴鼓，遂取特旨如寄。

沈迅授科後，卽疏薦張縉、彥等爲兵科都給事中，奉旨：張縉、彥著改任。先是姚思孝既斥，屢推未用，部議

擢。復不果。至是。迅薦五人。首縉彥。次任濬。黃奇遇。涂必滋。張若麒。而所重者若麒也。其薦語有云。廉則真廉。敏則真敏。又云。其所上平賦役。節驛遞。二疏。皆能言人所不能言。云云。而不意上竟點用縉彥也。縉彥到任。既疏參武陵。又因召對。及之。武陵語人曰。沈宙。泉到底還不老成。如此看來。不若從部議。用徐夢莪。或能相爲。也不見得。夫朝廷用一人。一手握定。惟意所欲。與既與而又悔之。武陵之橫至此哉。是年正月。張獻忠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於南關。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窘。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肩。一箭中其指。於弓靶。獻忠倉惶。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直前大鬪。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進剿。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於王家河。夜襲穀城。破之。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今釋甲歸朝。爾百姓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遺孫可望。重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獻忠所部不滿萬人。乞餉十萬人。又乞襄陽府屯軍。文燦遷延不能應。獻忠遂據守穀城。分屯羣盜於四郊。二月。左良玉至襄陽。與巡按林鳴琳。巡道王瑞梅。欲誘獻忠來見。殺之。文燦曰。殺降不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益無忌。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私練士卒。鑄造兵器。雖婦孺皆知其必反。

二月。李自成陷蒼溪。時川中諸道兵嚴守險要。賊坐困乏食。賀人龍以弱卒誘而設伏於梓潼。自成遂弱卒。卒走伏發。殺賊數千級。幾殲之。自成率殘賊走溪南。擬入湖廣。依張獻忠。不許。至竹溪。獻忠謀殺之。自成獨乘騾馳百里。走商維。至浙川。老回回營。臥疾半年餘。老回回授以數百人。仍然入陝西剽掠。

六月。逮湖廣巡撫俞應桂。以方孔炤代之。以戴東撫治鄖陽。

八月賊曹操會羣賊過天星、托天王、整齊王、小秦王、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於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襄陽。九月熊文燦遣副總兵龍在田等邀擊革里眼射塌天於雙溝、大敗之。老回回等俱東走襄陽。官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餘級、羣賊披靡四竄。獨曹操仍留內浙山中。十月陝西巡撫孫傳庭帥師入衛、諸將先後出潼關。曹操謂爲剿已也、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爲言於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爲具疏請貸其罪、令諸將宴之於迎恩寺、授官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者羅汝才也。汝才旣受撫、分屯羣賊於房竹諸縣。文燦令散脅從諸衆、選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自言不願受署爲官、并不願食餉、願爲百姓耕種。文燦一切羈縻之、與張獻忠遙爲聲援、奪民禾而食、不奉縣官治。

十二年己卯正月清兵陷濟州。王遇害。巡按宋學朱、布按道府張秉文、翁鴻業、苟好善、推官陸燦等、或死或逃。報至、舉朝震恐。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之語。張若麒力持職方司、爲之案呈。武陵陵即據具覆。東撫顏繼祖認定汛地、僉謂清兵無越德而南之理。至是清兵由東昌而東南、渡河、破丘縣、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旣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略。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惶擾。鼓譟挾餉、幾至大變。繼祖懼、卽以數千金塞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具疏待罪、申言原派不許離德之語。武陵特出疏力排其說。清兵退。繼祖與順天巡撫陳祖苞、保定巡撫張其平、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俱逮下獄。大學士劉宇亮罷。時清兵縱橫燕齊間。宇亮自請督師、與陳新甲並轡而南。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將卒皆視清兵所向以爲趨避。惟蹂踐居民以爲事。縣竹至安平。偵者報清兵大至。上下

相顧無人色。相擬卽趨晉州以避之。知州陳宏緒堅閉城門不聽入。而城中士民亦歃血而誓。不得延入一兵。綿竹大怒。傳令箭急開門以納師。否者以軍法從事。宏緒復語督師之來欲剿清兵也。今清兵且至。正督師建功之會。奈何急欲入城。若芻糧不繼。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聽命。縣竹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冤。願以身代州官。死者千餘人。宏緒乃得輕降。四級調用。上始疑縣竹不能禦衆。徒擾民矣。

時行間大帥俱尾清兵之後。不敢擊。亦不能擊。綿竹具疏言之。其末帶參劉光祚。韓城與武陵謀。欲因此事去綿竹。乃稟光祚軍前正法。旨到之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況綿竹之參光祚者。原不至死。適會有武清之捷。綿竹乃置光祚於武清縣獄。而復請之。并上武清捷音。於是奉旨。條奏條敘。殊屬乖藐。著九卿科道看議。綿竹具疏引罪言乖則乖矣。藐則萬萬不敢。蓋兩人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參差。必不能正法。而逐綿竹之計行矣。部覆綿竹冠帶閑住。陳啓新言看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發未盡。於是部議革職爲民。韓城稟旨仍候事。平另議。嗟乎。此案韓城與武陵主謀排擠。構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附之者猶以爲未足也。啓新不足道。彼沈迅者由武陵薦用。而顯然出力爲武陵排斥。異己誠不識世間廉恥爲何物矣。究之五案定而綿竹奉旨免議。上亦知其無大罪也。彼韓城者。獨何心哉。

上傳任丘。清苑。涑水。遷安。大城。定興。縣知縣白慧元等貪酷縱肆。俱著革職提問。撫按官不行糾劾。溺職殊甚。近畿如此。遠地可知。著部院申飭。慧元令任丘。璠某任丘人也。邀慧元飲酒。半盡。陳諸寶玩。以

供鑿賞。慧元曰：我有至寶，大異于是。璫問何寶，慧元笑不應。璫固問之，慧元曰：我腰下有至寶耳。璫默然。遂羅織其事，款入告。又慮人議其修私怨也，并羅及清苑等縣。慧元罷而新知縣李仲熊卽蒞任。清兵攻任丘，慧元善騎射，協同仲熊固守，城陷俱死之。

山東巡撫缺，東省諸人公討秦州兵備鄭二陽，蓋二陽于流賊南犯時，城守著勞者也。往例本省撫道缺，本省鄉紳向部公討，此相沿舊習，固亦有爲私者。至是沈迅獨糾太僕寺少卿王萬象私討巡撫，以修舊怨，遂奉把持亂政之旨。萬象大懼，回話之辭甚遜，然實無私討情弊，乃得旨冠帶閑住。而沈勢益張，後迅與若麒共言于吏部，用永平兵備劉景耀巡撫山東，自是山東諸事皆由二人握定矣。若麒又引其兄若繹爲吏部，而以假咨離任事敗，則又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也。

文武官品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概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弁三四品俱照制服虎豹。至內閣從無定式，蓋直擯之洒掃服役之末，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品，止于正四品，間有賜蟒玉者，亦後來之濫觴，非祖制也。至是上命取山海經以進，採取各種獸名，另定服色，以天駱爲極品，說者謂天子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上又將內庫歷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內有三代年及宣德年間物，製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稱千觔，願納銅二千觔，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爲輕重。商人謂宣銅下爐，尙存其質，至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烟一縷爾，此則誰認其咎。監督謂聖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內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于是古器毀棄

殆盡。

凡遇新天子嗣位。另造琴百張。每張價五百金。此相沿舊例。其事則御用監司之。真金徽玉軫也。然有音無文。至今上以無文爲嫌。欲更製琴曲。而莫有能應者。從父適以謁選入都。中書楊崇善係長洲籍。稱同鄉。卽邀至其家。爲製譜以進。韻義咸備。上閱之稱善。從父已就選州貳矣。奉旨文震亨著。改授中書舍人。武英殿供事。

上御極後。周皇后正位中宮。復選東宮田妃。西宮袁妃。而田最有寵。其父田宏遇亦最橫。后父周奎次之。袁父則兢兢自守。不預外事。上每戒諭外戚。必三人同召。一日復召。袁語二人。學生不敏。奉陪多次矣。今後還求兩先生包容。免賜提挈。周田不能應。皆有慙色。

璫某與小襄城及秀水諸人善。璫有母稱壽。秀水拉諸同人往賀。甫登其堂。則璫母已巍然端坐。璫侍其旁。曰。太太年老。不能行禮。小弟代爲答拜。卽先下拜。秀水輩相顧錯愕。不得已頓首再拜而起。嗚呼。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守孰爲大守。身爲大。雖一舉足間。可不慎乎。特書之以爲戒。

七月。戮失事諸臣于市。保定巡撫張其平。山東巡撫顏繼祖。總兵祖寬。太監鄧希詔。臨刑肆口訕上。極其無狀。聞者咸爲髮指。而順天巡撫陳祖苞預服毒。自盡獄中。恩縣知縣王應元等。亦以失守被刑。劉業麟以迎降。故照謀叛律。決不待時。妻子入官爲奴。家產籍沒。父母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而祖苞子編修之選。繼祖弟監事光祖。俱以犯屬罷斥。先是顏抵東。撫任後。連疏參劾。前撫李懋芳。至於逮問。衆論咸不直之。至是以失事服法。所謂還中以機者乎。

清兵既退，陝西巡撫孫傳庭爲薊保總督，傳庭佯稱耳聾不能任事，有旨責其托病規卸，逮繫下獄，順天巡撫楊一雋以扶同欺隱，亦被逮。

時綿竹進賢相繼罷去，復當枚卜，上點用黃岡姚明恭、費縣張四知、滑縣魏照乘三人，俱入閣辦事。八月，庶吉士鄭鄴凌遲處死，先是鄭鄴下獄，衛帥吳孟明謂按律忤逆惟父母告乃坐，今鄴父母皆亡，其事又遠在數十年之前，不可究竟，烏程乃以特授科道爲餌，如陳啓新例，于是同里中書許燧應募上疏，證其杖母，并及姦妹姦媳等事，有嚴旨切責吳孟明不能治獄，著革任回衛，至是獄具，遂磔于市，科道各官以不行糾發，一概議處，俱降級有差。孟明奉譴後，上疏言鄭鄴世遠人亡，皇上必欲立置重典，以風示天下，近常州有錢霖父子戕殺之事，遠近駭聞，許燧既仗義發憤，何舍目前之錢霖而追已往之鄭鄴，有旨逮錢霖同其子尙賓赴京驗審，蓋尙賓以祖尙書春蔭，官應天通判，霖係庚子舉人，相爭一侍女，遂揮刃刺其父中腋，業已輸重賄求和矣，而刀痕儼然，無計可掩，逮至中途，止德州，假宿寓草菴，夜半縱火焚其菴，預藏一尸于灰燼中，遂以尙賓失火被焚，朦朧入告，旨下地方官查明，武進知縣馬嘉植以入覲行，知府陳瑄申結，稱尙賓委係焚死，復奏，而尙賓竟逃入太湖中，馬嘉植物色得之，因尙賓家奴歸取盤費，遂執其奴爲導引，掩而取之，申解撫按，轉詳法司，尙賓決不待時，錢霖遣戍，陳瑄爲民，然馬之爲此，亦非能仗義也，向以刻薄殘忍見譏于陳，故爲此舉，以傾陳而洩私恨也，陳爲壬戌進士，筮仕合肥，知縣崔呈秀巡按淮陽時，首薦呈秀，敗陳投誠，至戚蔡奕琛得以考察薄罰，歷升今官，與馬不相能，馬在任惟趨事要津，視監司部郎蔑如也，曾以事處鄉紳鄒忠允過當，朱大典鄒門人也。

適來督撫鳳陽。鄒特往控訴。朱爲具疏參馬。馬知之。急挽許鼎臣求解。許曾巡撫山西。朱其屬吏也。許竭力調停。事得中寢。未幾。許棄世。遺孤幼弱。馬視之如陌路。陳以此薄其爲人。每以刻薄殘忍目之。馬故恨之刺骨云。

中書朱紳。相國國楨子也。崑山朱大受爲湖州知府。與紳相惡。紳特疏參之。衆議以鄉紳參地方官。不可爲訓。且紳又任子。咸不直之。紳又不達。連章疊上。第四疏奉旨廷杖。遂斃杖下。

上之初卽位也。編修江鼎鎮疏參順慶知府楊呈秀。有旨革職。提問鼎鎮。四川南充人。爲楊部民。衆論亦不與之。己已內計。鼎鎮例轉福建右參議。

歲底上於宮中符召天將。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卽至。至是召久之不至。良久。帝下臨。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爲。尙有未降生者否。批云。惟漢壽亭侯受明深恩。不肯下降。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各省俱有督糧道。江南則以兵備兼理。崇禎元年冬。崇明營兵缺糧。知府王時和勒指不發。遂鼓譟。巡撫曹文衡查爲守者處死。時和劾罷。因請于朝。欲特設一道。臣專理四府錢糧。如布政事例。吏部不達其意。題准設四府督糧道。專理漕糧。旣非具疏本意。而增一官。卽增種種費。徒厲民耳。時流賊充斥。斬黃間。應撫當移鎮安慶。以防侵軼。四府縉紳又謂江南重地。不可無大臣彈壓。於是部題添設安慶巡撫。以安慶兵備史可法爲之。復設偏沅巡撫。以河南布政陳睿謨爲之。是年二月。左良玉大敗河南賊飛山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老回。旣東奔。復糾革里眼。射塌天等。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李仙風代之。逮總兵張任學。辛卯。左良玉擊射場天。老回回混十萬于河南之鎮城。大破之。射場天乞撫。仍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等壓賊壘而軍。賊倉卒接戰。官兵奮擊。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陝。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庚戌。射場天率其衆四千詣內鄉。降于良玉。射場天卽李萬慶也。良玉爲言於熊文燦。文燦署國能。萬慶皆爲游擊將軍。革里眼等走商城。

六月。張獻忠住紮穀城。知縣阮之鈿竭力調護。士民賴之。至今春叛形顯著。左良玉請乘其未備討之。文燦不可。至是果叛。之鈿瀝血書絕命詞于襟。仰藥死。良玉發兵進討。熊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強留左良玉飲餞。稽延旬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資糧入房山。佈署已定。文燦始令進兵。良玉怒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櫻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討。獻忠設伏于羅曠山。良玉兵度險入伏中。賊四合圍之。良玉全軍盡沒。并失其符印。僅收殘兵百人逃歸。遂列文燦事于朝。樞輔楊嗣昌具疏劾之。有旨。文燦逮問。良玉革職。殺賊自贖。後文燦逮至。戮尸西市。嗣昌方以議款不就。無以仰副聖眷。而文燦又嗣昌所舉也。乃請劓自効。上爲賜宴。賜坐。復賦詩以寵其行。御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謝恩畢。馳至武昌。申明軍令。見良玉部下多降將。可倚以辦賊。特疏請于朝。拜良玉爲平賊將軍。升永州推官萬元吉爲監軍僉事。

十月。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犯安慶、桐城等處。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

春屢戰却之。

十三年庚辰正月。大計羣吏。湖州知府朱大受屢爲朱紳所劾。特行賄于吏科都給事中阮震亨以祈免。爲廠役所獲。并緝臨江知府胡永清等營賄事款。于是震亨等俱下鎮撫司究問。

二月。會試天下士。命大學士薛國觀、蔡國用爲考試官。取中教諭楊瓊芳等三百名。韓城、金谿皆以外僚入閣。從無文采。楊瓊芳係揭陽教諭。而以壓榜。此三百年所無者。楊卷在某房中。同考編修韓四維見之曰。會元在是矣。徐簡討汧取文閱之曰。此必苜蓿先生也。不然。必是老貢生。及拆號填榜。果係教諭。合堂愕然。韓城俯首無言。吏停筆候命。韓城躊躇良久。仍舊用楊。

三月。廷試策士。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又廷授顏渾等吏部給事中。御史等官。是日上召對策。進呈者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孔子論政。則曰。知恥近乎勇。論士則曰。行己有恥。孟子亦曰。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恥之。故勾踐象馬以沼吳。燕昭式蛙而滅齊。皆知恥之明效也。因自列戊寅通州城守功狀。上心識之。拔爲第一。而周正儒、宣國柱五人。特授給事中。吳邦臣、魏景琦等五人。特授御史。顏渾特授吏部主事。田有年、盧若騰、錢志騁、陳纁等。特授兵部主事。時韓城擬無錫鄒式金者爲第一。上抑置二甲。楊瓊芳抑置三甲。韓城始失聖眷矣。

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韓城剛愎性成。敢作敢爲。旣與武陵比。而擠去綿竹。遂正首揆。益無忌憚。凡閣中有所票擬。中書每于外庭傳示消息。已成定例矣。至是韓城信任私人王陸彥。而怒考中書周國興、楊

餘洪不爲用。特捏洩旨事參之。兩人皆廷杖。斃杖下。兩中書家皆察緝韓城納賄事件以報東廠。又上召對時。曾語及朝臣貪婪。韓城曰。使廠衛得人。朝臣何敢至是。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流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而史壘所釐多金爲布置。地者皆入韓城之寓。適史壘死。周楊二家力懲惡家人。詣廠出首。東廠卽以上聞。有旨下錦衣衛嚴究。於是錦衣衛提韓城楊馬二長班鞫問。供吐過付之賊甚詳。而韓城一疏再疏。則云楊士聰之參史壘。別有緣故。又云史壘曾參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所忌。故乘其了艱而參之。云夫身在事中。又恐聖怒方赫。不辨己之受賄。而亟辨史壘受參之故。則真悍真愚矣。有旨著五府九卿議處。已而議處本上有旨。薛國觀著冠帶閑住。中書王陞彥著革了職。刑部提問。韓城等既去。復當枚卜。上點用德州謝陞。并研陳演。先是田惟嘉罷斥。陞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鄰爲吏部尙書。欽鄰遷延半年不至。奉旨詰責。欽鄰調用。而特召謝陞爲吏部尙書。至是陞以原官。演以禮部侍郎。俱入閣辦事。滑縣曾出德州之門。具疏讓位。於是德州位列滑縣之前。

十月行刑。御勾決囚十二人。原任徐淮中河郎中胡璉預焉。胡璉雲南人。戊辰進士。前年以黃河衝犯泗陵。與河道總督劉榮嗣同逮。運河者。專以運漕糧。而黃河則兼護陵寢。設有通惠張湫。徐淮儀真四河道。復南旺夏鎮二泉閘。皆以工部郎主之。三年一小挑。五年一大挑。費有編額。慮最悉也。而徐淮尤稱險要。時設打洪之役。神廟中葉。改濬落馬湖。漕艘盡由宿遷收口。不復走洪。而徐淮始專護陵寢矣。承平日久。惟俟春夏水漲漲發。足以際漕事。凡大挑小挑之費。俱入上下私橐。至是黃河連年衝決。直犯泗陵。總督朱光祚。周鼎。與榮嗣皆被逮。朱劉皆斃於獄。周後以宜輿力庇。免死遣戍。逮薛國觀至京。

賜死。先是韓城出都。資重纍纍。用車數至百輛。東廠隨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而史華寄頓之賊。衛招甚明。給事中袁愷復疏劾其納賄諸事。與通賄刑部右侍郎蔡奕琛。左副都御史葉有聲。并及吏部尙書傅永淳。侍郎林棟。隆有旨。奕琛有聲革職。提問永淳。棟隆閒住。而私人王陞彥雖已下獄。尙未成招。至是特旨王陞彥著卹。卹官斬決。凡招具。或斬或絞。招內已定。奉旨止云。卹官處決。今陞彥招未具。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陞彥決而韓城復逮。逮至。候命私寓。而勅令自盡之命。下時韓城已臥。家人報錦衣賈詔至。韓城驟然曰。我死必矣。倉卒覓小帽不得。取蒼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自盡後。衛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旨。准取殮。蓋懸梁者兩晝夜。真從來未有之慘矣。東閣五間。夾爲前後十間。前中一間。供先聖位。爲諸輔分本公敍之所。閣輔第五員以下。則俱居後房。雖白晝亦秉燭。票擬韓城當國。特鑿一牖。復開門構數椽。以通日色。說者謂破壞風水。故首膺此禍。雖然。韓城卽不破壞風水。能免此禍哉。

是年二月。左良玉進剿張獻忠。獻忠出戰。墮馬。幾被擒。復逸去。逃入瑪瑙山中。良玉令降將劉國能圍之。獻忠食盡。分賊四出抄掠。不得者歸盡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良玉因令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不意。縱火大戰。盡埽其營壘。斬首萬餘級。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鯨等。獻忠批籐從巖澗逃去。捷聞。賜楊嗣昌斗牛服。是役也。獻忠精銳俱盡。止存千餘騎。走入興安平。利山中。良玉進圍之。連營百里。懼險圍而不攻。獻忠因得以收散亡。養痍傷。羣盜往往歸之。勢復振。而羅汝才。過天星等賊復盡入川。嗣昌駐襄陽。會師合剿。以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副使殷太白。復疏

參四川巡撫邵捷春不行堵禦捷春逮問。

五月賊羅汝才等陷四川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統兵來援。監軍萬元吉率舟師由巫山上三峽。賊十三哨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爲殿官兵遙望不敢擊。賊循河南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賀人龍等皆會於夔州。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兵分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萃擊過天星於鄭山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賊旣困謀奪尖山西奔。賀人龍會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總兵張應元汪雲鳳陝西副總兵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尖山寨。人龍等率諸軍奮呼直入賊陣。斷賊爲二。賊騎陷泥淖不得馳。而川兵奔跳澗谷如猿獠。城潰自相騰踐。斬首千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賊退屯羊橋。四出抄掠石柱土司邀之於馬家寨。斬首六百。又追敗之於留馬壩。斬賊首東山虎庚子。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壘官兵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先走。北山賊馳下直擊官軍。官軍力戰。賊退守山巔。官軍分兵繞山後而上。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馬。緣山逐賊。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二百級。賊奔迎仙寺嶺。癸卯三省官兵合擊賊于嶺上。賊營大亂。斬首千餘級。秦良玉奪羅汝才大纛。擒其老營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箐坎入于乾溪。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謀歸湖廣。以瞿塘水漲不得渡。總兵嘉棟副總兵應元雲鳳自雲陽出邀其前。監軍元吉副將人龍等間道疾走尖山以截之。夔城山溪險隘炎暑毒人。賊人馬俱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應五營走雲陽尖山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爲殿。以挑官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殿後賊破之。長驅擣其中堅。賊大敗。追至馬

溺溪。壓賊壘而軍。

六月辛亥。昧爽。人龍等前薄賊營。三路並進。大呼騰躍而上。賊驚潰。官軍逐之。斬首千二百人。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槍。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爲前鋒。壬子。官兵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相邀。參軍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數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聲動山谷。圍中亦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等十六人。汝才東走。大寧之小嶺。官兵控之于夔東。己卯。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屯南壩。知汝才東竄。而官兵漸迫。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追擊賊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於臨江。斬首二百餘級。張應元窮追至寶山。遇賊百餘騎。擊賊二十餘騎。餘皆大呼釋甲。賊首托天王。請降。托天王即常國安也。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抓地虎往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爲信。乃降。庚申。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去百餘騎。來歸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辛酉。過天星西走。官兵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大亂。馬竄禾黍中。驚蹠相騰踐。官兵蹙而射之。斬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追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官兵並進。斬首三百餘級。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伏溝澗中。戊辰。應元等前驅搏戰。令高世達。常國安繞谷中出。擣其脅。賊伏發。方接戰。國安世達突出。大呼擊賊。賊驚墮山澗中者無算。斬首九百餘級。生擒滾地狼等十七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八人。庚午。賊自袁壩東走。開縣。諸將分營出戰。鄭嘉棟將中軍。羅于萃將左軍。降將楊旭將右軍。戰於城下。賊大敗。走大昌。

張獻忠自與房走白羊出。入巫山間。川兵躡之。益西入深谷中。掩旗息鼓。若無人。參將曹進功率兵入山偵賊。不見一人而歸。初楊嗣昌以左良玉跋涉難制。而賀人龍所將關兵驍勇善戰。屢殺賊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軍印。既而良玉奏瑪瑙山之捷。度未可動。復奏留左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兵銜。須俟後命。人龍驟聞大將之信。踴躍動三軍。既而報寢。殊怏怏。良玉知其故意。亦懷恨。當獻忠之竄伏。與房山中。所存千餘騎耳。剿之可立盡。乃良玉以奪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互相推諉。不復深入。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二帥之心所致也。

過天星素與張獻忠有郟。聞羅張既合。遂詣嗣昌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於鄖西。以降將掃地。王李靖隸監軍萬元吉標下。過天星卽惠登相也。

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應距大寧。元吉遣遊擊劉正國。降將伍林。招之。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嘗懼爲所併。至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遂殺劉正國。伍林。東走巫山。良玉分兵屯房竹間。汝才屢敗黨羽。多降。勢益孤。獻忠時在巫山。汝才往會之。謀渡川西走。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奏凱等。合兵擊之。應元。雲鳳屯於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癸亥。人龍兵譟而西歸。獻忠知官兵無後繼。悉銳來攻。而應元。雲鳳所將湖廣兵三千。皆新募。未經行陣。賊驟至。二將簡銳卒千人搏戰。晨至日中未決。賊分兵繞後山而下。突衝營中。守營新兵皆譟。賊乘之前後皆圍。二將殊死鬪。應元中流矢。奮擊突圍出。賊方渡也。霧河。應元赴河上。然礮擊殺一賊。帥衣緋者。賊不得渡。雲鳳苦戰久得脫。渴甚。飲水斗餘。臥血凝臆。而卒。時張羅新合嗣昌命金翅鵬部下飛上。

天入羅汝才營招之。汝才遂巡不決。獻忠懼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曰：楊關部已俘過天星。獻闕下矣。爾慎自爲謀。元吉請撤左良玉攜惠登相至陣前招汝才必來。嗣昌不聽。汝才遂不果降。己丑。嗣昌屯巫山。遣人至關索營中招之。先是關索屢敗。伏深山中。過天星降。益懼。遂與其黨王光恩號小秦王。楊光甫號一連鷹等詣嗣昌軍前。頓首涕泣請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金幣。所部三千人。嗣昌簡其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羅張相抗。其七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上聞。敍賚文武將吏有差。

九月。官兵大敗李自成于函谷。自成奔漢南。李國奇等蹙之于北。左良玉扼武關以南。初諸將圍自成嶧。函山中分守要害。合圍甚密。將坐斃之。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路。待其走而擊之。可立盡也。自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同養子李雙喜乘隙率五百騎突圍而出。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時河南大饑。饑民所在爲盜。自成乃至鄖陽。走伊維。饑民從者數萬。圍永寧。陷之。殺萬安采。輾再陷宜陽。勢復大振。是日張羅二賊陷大昌。進屯夔州山北。時賊行營輜重婦女甚重衆。官兵多觀望不前。但尾賊後。所至關隘守將多遠遁。遂長驅趨遂州。

十月壬戌。賊渡河入巴西。陷劍州。甲子。過劍閣。由廣元走陽平關。從間道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陽平。甚嚴。賀人龍、李國奇復整旅而東。賊乃踰昭化。走西川。丙寅。川兵迎賊于劍州。敗績。賊縛四將去。降將掃地王張一川擊賊于梓潼。被擒。賊劓之。元吉請卹其妻子於夷陵。

十一月庚辰。嗣昌、元吉大饗將士於保寧。以諸軍進止不一。立大帥以統之。以總兵猛如虎爲正。張應元

爲副。癸未發保寧，趨綿州。癸卯，賊知大兵至，走江內。乙巳，猛如虎選驍騎逐賊。元吉應元屯兵安岳城下，以遏賊歸路。

十二月辛亥，賊南陷瀘州。瀘州三面皆陡絕，臨江，止石立站，一路可北走。賊旣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蹙賊北走。永州逆而擊之，可盡殲也。乙卯，元吉等至石立站，賊先移渡南溪，官兵隔水追之不及。癸亥，賊抵成都，副將某統千餘騎夜搗賊營，賊預取土像數百置帳中，四面懸燈，而潛伏暗處，千騎望燈而趨，大呼直入，則所刦者諸土像也。急退，而賊衆四合，殲僂無子遺，自成都專意固守，不復言搗營矣。賊趨新都，知縣黃岡固守，賊復至綿州。

是年山陝河南大旱蝗起，冬大饑，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開州人袁時中聚衆數萬破開州。時壽州有老袁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後官兵復開州，時中走河南。

江北賊革里眼、左金王復犯霍英，上命太監劉斌率營兵六千馳赴江北，擊賊于霍山，敗之。賊走湖廣，陷麻城、黃梅。

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靖邦、張鼎聚衆至五萬，總兵王紹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斬首二千餘級。追擊菜園，斬首千級。

# 明季稗史初編卷七

烈皇小識

十四年辛巳。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下鎮撫司究問。學龍陞兵部侍郎。循例有薦舉。疏內薦道周。有學問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孔孟之語。滑縣票旨。以羣臣結黨標榜。欺侮君父。屢旨訓誡。毫不省改。學龍道周俱遣緹騎逮下詔獄。鞫訊同黨姓名。道周供出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及從父共四人。俱下刑部獄。

清兵陷寧錦。總督洪承疇。總兵祖大壽降。自袁應泰喪遼陽。退守廣寧。王化貞棄廣寧。退守寧錦。至是清兵復犯寧錦。總兵祖大壽固守。告急於朝。先是有祖大弼者。其勇爲祖氏冠。歷官副總兵。前是清兵來攻。相顧莫敢先進。城中大恐。大弼戒無動。自率銳卒五百直衝清營。往來馳擊。清兵披靡不能禦。遂拔營去。及是病不能師報。至上命總督洪承疇帥大同總兵王樸等六總兵援兵十餘萬人往救。祖寄語于洪。謂清兵強甚。難與爭鋒。可用車營法步步進兵。即步步列營。使彼不得逞志。逼之出塞。乃可。洪從其言。上以師久無功。令職方郎中方若麒往探機宜。若麒至。不度彼此。妄謂清兵一鼓可平。嚴促進勦。承疇不能制。清兵偵知之。臨夕設伏。以待前軍甫發。王樸率本部先遁。諸總兵至半途聞之。皆倉皇西奔。清兵以鐵騎乘之。士卒死者大半。方若麒及總兵楊國柱等。僅以身免。所喪器械資重。不可勝計。承疇大壽皆降。事聞。舉朝震動。若麒逮問下獄。王樸處斬。國柱等革職充爲軍立功自贖。而承疇認以殉。

難聞。卹贈太子太保。蔭錦衣千戶世襲。與祭十六壇。

召予告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閣臣雖內外兼周。鮮有當聖意者。衆推宜與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聖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郎吳昌時。爲之經營。涿州馮銓。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鍼等。分任一股。每股銀萬金。共費六萬兩。始得再召。庚辰孟冬。上祭太廟。諸臣先至殿門外候駕。時殿門未啓。忽聞內有異響。衆共驚聳。俄見殿門大開。有冕旒者十餘位。從內走出。頃之不見。而殿門閉如故。衆祕之。不敢言。駕至行禮之時。怪風暴起。燈燭皆滅。助祭諸臣仆地者久之。始能起。上亦以驚悸成疾。下體軟麻。不能行立。百餘日始瘳。及是孟冬祭廟之日。天氣晴和。上喜謂近侍曰。周閣老畢竟有福人。故眷注最深。

黃道周之案。久不得結。一番招上。一番嚴駁。戶部主事葉廷秀疏救。併與廷杖。淹留獄中者幾一年。宜與再入政府。竭力周旋。先是部擬學龍。道周烟瘴充軍不允。至是刑部尙書劉澤清上疏。略曰。黃道周之罪。至瘴戍盡矣。進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從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卽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僇之名。于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觀諸行事。道周具疏。不過空言一二臣工。其相與者皆從罷斥。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無及。敢仍以原擬請旨依議。既而黃文煥等各疏辯。有旨該部查議。部覆上有旨准各復原官。是歲江南大旱。自春及夏無雨。高區竟未及插蒔。貧民嗷嗷望賑。獨之詔。宜與首先輸米三百石。爲諸臣

急功者倡。于是撫按不敢言旱。各縣苛徵漕糧如額。斗米至三錢。民不堪命。

爾時當國者不必請蠲請賑。取厭帝聽。但就內外積弊力爲清查。便可寬民命于萬一。如光祿寺歲派無錫縣上供白米一千三百三十石零。歲用七百餘石。則每年多存六百餘石。浙直各府歲派分給部堂翰林尙寶科道等衙門白米一萬二千一百餘石。歲用共八千餘石。則每年多存四千餘石。每年衛所運解漕糧入祿米倉者五百餘萬石。除文武各官支過俸米外。其蠶食其中者。則有營兵衛軍衛役三蠹。營兵則有冒名之弊。如司苑局四驥軍男神木黑<sub>闕</sub>等廠。以中涓爲三窟。歲糜餉三十萬石矣。衛軍則有造冊之弊。今溢額者將及二萬人。一軍應支餉十二石。是歲耗米二十四萬石矣。衛役則有賣票之弊。凡官錦衣者。虛領十餘票。皆托名吏役。每票支米六七石不等。是歲耗米三十萬石矣。漕撫標兵五千。皆食江南糧。衛軍領解止行給八百里行糧。不應與解京者同給三千七百里行糧。此項釐剔。亦可省米三萬石。更由此而推之。內府收貯香蠟燈草絲綿等項。額徵銀五萬餘兩。年年委積無用。此項不可裁乎。薊遼犒賞公費。重復支用。多至二十三萬兩。舉一邊而各邊可知。此項不可節省乎。又如上供磁器。又料價藥料。一切不急之需。暫停一二年。可省金錢數十萬。若能逐項清查。以佐國用。將朝廷不苦于虧額。蒼黎咸樂于更生。相臣造福。豈不普哉。不此之圖。而沾沾首輸。爲天下倡。將以是盡臣職乎。甚矣。其不諱於大道也。諸令中長洲知縣葉承光尤酷。拔取富室充兌。賄入則免。有過客問訊。其宦況者曰。賴有此荒耳。衆心憤恨。幾激民變。巡撫黃希憲曲庇之。僅以調簡行。復以標兵護之出境。

是年正月，李自成圍河南府。福王募死士逆戰，斬獲頗多。賊引退，賊復以大礮攻城，守嚴不動。及昏而退，總兵王紹禹標兵有馳呼于城上者，城外亦呼以應之。北兵既執守道王允昌于城上，紹禹辭解之。諸軍曰：賊已在城下，卽總鎮其如我何？揮刃殺守陴者數人，守陴者皆驚散。賊緣堞而上，叛兵迎之。賊遂入城，焚瀘王府。福王母子俱縋城走。王允昌等各官俱被執，俱不死。惟一典吏不屈見殺。後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原任兵部尙書呂維祺。遇王于西關，謂王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泥首乞命。自成歷數其罪，遂遇害。維祺罵賊不屈死。世子奔懷慶，自成僞稱闖王，雄冠諸賊。事聞，上震怒，逮總兵王紹禹磔之，籍其家。

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州。時山東盜起，兗屬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東平令胥迎賊入城，据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侯二等嘯聚數千人，武邱知縣蘇茂柏擊破之。獻忠潛至巴州，乘其迎春襲破之，恣掠三日。趨達州，新寧開縣焚毀驛道，人烟絕斷者七百餘里。初賊之南竄也，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追逐，不得距賊遠令他逸。諸將皆盡向瀘州，賊折而東返，遂莫爲堵。馮賀人龍頓兵廣元不進，己丑，猛如虎率諸將追及賊于開縣。日暮兩作，諸將咸以人馬困乏，請朝請戰。參將劉士傑曰：自瀘州逐賊，馳驅四旬，僅而及之。今遇賊不戰，縱敵失賊，誰執其咎乎？請爲諸軍先揮戈獨進。賊屢却，如虎亦率親兵從之。獻忠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左軍皆遲回不前，因簡精銳繞官軍後馳而下。左軍先潰，士傑及游擊郭關如虎子猛先捷，皆戰死。前軍

已覆。如虎突戰潰圍出。馬仗軍符盡失。賊東走巫山。大昌監軍元吉赴開縣收集殘兵。祭陣亡將士。哀慟三軍。嗣昌在雲陽。聞開州失利。始悔不用扼歸路之謀矣。初賊由達州而西也。嗣昌策其必入陝。檄左良玉自興山趨漢中。及賊東走。復檄良玉自夔門進。勦使者憚行。中途返命曰。賊已入漢中矣。既又使人諭良玉曰。賊向漢中。可急援。良玉不應。嗣昌之使十九返。良玉怒曰。向從都督命。瑪瑙山安得給乎。遂撤兵去。賊下夔門。竟無一人相拒者。賊既渡險出巫山。晝夜疾走入歸興山中。羅汝才亦入湖廣。惟搖天動留川中。元吉屯兵八百于白帝以備之。

二月。李自成以邵時昌爲河南僞知府。而席捲子女玉帛入山。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入城。收時昌斬之。時土賊蠶起。一斗穀。瓦灌子等諸盜皆合于李自成。同攻開封。巡撫高名衡率司道官嬰城固守。賊攻七晝夜不克。周王恭禔出庫金五十萬助餉。復懸金募死士。能殺一賊者。立與五十金。兵民踴躍爭先。賊死者甚衆。賊懼。退數舍。巡撫李仙風率諸將高謙等馳至開封。與總兵陳永福內外夾擊。大破之。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賊乃退。旣而仙風名衡互相訐奏。詔逮仙風。以名衡巡撫河南。

獻忠。汝才復從山中出。趨當陽。鄖撫王永祚扼之于房竹。遂走宜城。偵知嗣昌有檄至襄陽。要之于途。取檄遣賊僞充公差。夜扣襄陽城門。巡道張克儉見有符驗。延之入。時二月初八日也。先是官兵獲獻忠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俱禁襄陽獄。知府王承會素縱飲漁色。見獻忠。易視之。疎其防。賊乃入獄。與徐潘等相約。漏四下。徐潘等破獄出。殺守門卒。開城門迎賊。賊盡入。先攻襄王府。焚端禮門。及諸樓臺。合城鼎沸。初九日。獻忠入城。僭坐襄王殿。坐王堂下。勸之以卮酒。曰。吾欲斬楊嗣昌頭。而嗣昌遠

在川。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盃。遂遇害。宮眷無一存者。并殺桂楊王常法。時城內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集。盡爲賊有。推官鄺曰廣被執。大罵不屈死。署襄陽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頭。置印于案。自縊死。左良玉在唐縣。聞襄陽陷。股栗不能起。久之。與鄖撫王永祚統兵赴援。癸丑。賊乘襄陽渡江。破樊城。己未。陷當陽。乙丑。陷新野。光州。

江北革。左諸賊因官軍四集。急而議款。監軍楊卓然議安插于潛。太間。然二賊實無降意。公行劫掠。卓然每左右之。及襄福二藩相繼遇難。二賊乘機復熾。命朱大典督諸軍討之。

河南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高謙攻拔河南。斬孟三。

三月丙子。楊嗣昌自盡。嗣昌以連失二郡。喪二親。藩度不能免。遂自縊死。監軍萬元吉部署行營。令猛如虎駐蘄州。防獻賊東軼。事聞。左良玉削職戴罪討賊。鄖撫王永祚。知府王承曾。襄府長史唐時。俱著撫按解京提問。

山東巡撫王國賓革職。以王永吉代之。時東省大饑。民間父子相食。徐德數千里。白骨蔽野。行人斷絕。饑民相聚爲寇。曹漢上賊尤熾。上命總兵楊御蕃。劉澤清合兵勦之。

四月。以丁啓睿代楊嗣昌總督軍務。左良玉自襄陽進擊李自成。屯南陽。自成屯盧氏。盧氏舉人牛金星迎降。又薦卜者宋獻策。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首陳圖讖云。十八孩兒兌上坐。當從陝西起兵。以得天下。自成大喜。奉爲軍師。

張獻忠犯應山。知縣章自燁擊却之。遂陷隨州。知州徐世淳合家死難。吏民屠僂無遺。隨州爲四冲之地。

其初陷也。知州王燾死之。至是三陷矣。

五月。以東寇孔棘。特設津、徐、臨、濟四鎮總兵。專護漕運。又以河道張國維係工部侍郎銜。不便節制四鎮。乃改銜兵部侍郎。

河南土賊袁時中犯蒙城。朱大典擊敗之。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賊大敗奔潰。時中以數百騎宵遁入河。

泰安土賊掠寧陽、曲阜。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僇甚慘。遂犯徐州北關。轉至南河店。燬漕船十六隻。

賀人龍破李自成于靈郊山中。時保定總督楊文岳屯禹州。左良玉屯南陽。猛如虎屯德安。適疽發于背。退屯承天。

癸巳。出傅宗龍于獄。總督陝西兵討賊。丁丑。宗龍至新蔡。會楊文岳、賀人龍、李國奇、大威等。共結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戊寅。諸軍畢渡。走龍口。是日。李羅二賊將趨汝寧。覘官軍至。盡伏精銳松林中。楊驅諸賊西渡。人龍先走。賊追及之。于項城。執宗龍至城下。令呼開城門。宗龍大呼曰。我已爲賊所執。爾等當死守。毋墮賊計。賊斫其耳目。死城下。人龍、國奇俱西歸。賊陷項城。屠之。詔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李羅二賊合兵擊葉縣。守將劉國能。卽飛來虎也。誓師力戰。賊悉衆來攻。國能身被數十槍。氣愈厲。部下勸暫逸圖復舉。國能曰。朝廷旣赦我死。又加爵命之榮。萬死何辭。自成羽毛已成。不可復制。何再舉之可圖。盡殺其軍中馬騾。黎黎明。分兵爲十隊。偏裨各率其屬。馳逐大戰。至辰復聚。則死者過

半矣。又分爲五隊。賊亦分兵圍之。更番迭戰。以逸待勞。國能率殘丁短兵相搏。至夜。度不能脫。仰天呼曰。我力盡矣。遂自刎死。部下無一降者。事聞。詔贈國能左都督。

六月。左良玉擊張獻忠于南陽之西山。敗之。獻忠西走攻南陽。知府顏日愉堅守不下。遂襲泌陽。陷之。七月。獻忠圍鄖陽。守將王光恩禦之。多殺傷。遂退。總兵黃得功標下兵叛去投獻忠。令之破鄖西辛卯。鄖兵與獻忠戰。敗績。獻忠將被擒者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

八月。獻忠乘勝掠信陽。時總督丁啓睿與左良玉俱屯南陽。頓兵不進。至是。良玉始至南陽。引兵逆擊獻忠于信陽。大破之。斬其渠魁五人。獻忠負重傷。易服夜遁。良玉軍聲大振。戊午。獻忠收餘衆走鄖陽。驟遇官軍。不戰而潰。還走南陽。越十餘日。良玉始至。則獻忠越南陽而東久矣。時羅李方合。獻忠因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強欲屈之。獻忠不爲下。自成怒欲殺之。汝才陰選五百騎資獻忠。令他往。獻忠乃晝夜東馳。與革回諸賊同入霍。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京兵追賊至壽州。及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晝閉。縱兵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旣而欲攻城。州民斂數萬金賂之。乃免。

十一月。總督汪喬年率總兵鄭嘉棟。牛成虎。賀人龍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先塚。得小蛇。卽斬蛇以徇。誓師東下。抵浹縣。襄城舉人張永祺率邑人迎官軍。屯于城中。自成聞之。盡衆來迎。戰時。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沒。喬年以數百騎入城拒守。五日。襄城陷。喬年自刎未死。被執見殺。并殺守將李萬慶。卽射塌天也。自成深恨諸生。剗別百九十八人。又購永祺。永祺遠遁。

屠其族人九家。乘勝圍南陽。破之。唐王遇害。總兵猛如虎死焉。鄧州等處皆降。知州鄧振世死之。太監劉元斌統兵救襄城。聞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

十二月。自成連陷許州。鄆陵等縣。知縣劉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刎死。復陷禹州。徽王遇害。再圍開封。高名衛。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擒一賊者百金。殺一賊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被傷者以輕重爲差。殺賊者甚衆。永福射自成。中其左目。乃屯朱仙鎮。

上以朱大典受命督師。縱賊流毒。著革職聽勘。以高斗光代之。十五年壬午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正立。顧內侍曰。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趨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上曰。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聖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闈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官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求。聖躬轉而西面。向閣臣一揖曰。經言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爲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平治者。上諭至此。辭意甚嚴重。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調和在卿等。諸閣臣跪伏謝罪。才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來。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復補賜聖諭一道。時諸助臣不知所以。亦相率疾趨。上曰。東班去。

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皆仰祈宜興手援。適漕運愆期。宜興因言漕艘至今尙未開封。南回皆以巡漕未補。無人催趨。請速下諸科道缺。上從之。於是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授部曹者。滑縣接韓城衣鉢。每票

旨輒深文詆譏。黃道周之獄，皆出滑縣手。宜輿再召，并研鞫事事，請教惟謹。而滑縣專行自如。宜輿大不以為然。御史楊學愿具疏將糾之，或謂滑縣曾巡撫江西，于楊有部民之誼，不便。乃授馬嘉植上之。滑縣一疏引疾，宜輿即票旨准回籍調理。

大學士謝陞罷，德州由外廷入。聖眷頗隆，去冬上用十一般茶飯禮，祭光廟御容，諸閣臣陪祭。德州最後至，糾儀臺省糾之。德州疏辯言：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朝乞將臣與縫衣者同下法。司嚴加訊鞫，雖奉旨免議，而聖意已移矣。時邊塞議款，上頗祕其事。德州與新咨臺省認言其不可，給事中朱徽首先糾劾，謂事關宗社，謝陞身係大臣，既知不可，即當極諫，乃諫諍不聞，而昌言于衆，以暴揚皇上之過，大不敬無人臣禮。上震怒，奉旨有朕心甚痛之語，將大有所處分，而羣臣隨聲附和，不下百餘疏，聖意遂從輕止削籍爲民。

御史楊學愿疏略曰：臣伏讀聖諭申飭交結內侍之律，因稽太祖高皇帝時，初無所謂緝事之令。臣工不法，止有明糾無陰訐也。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假番役妄稱東廠，甚者誣人作奸，挾仇首告。夫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喙，惟恐其不爲惡，又惟恐其不即罹於法。揆之皇上泣罪解網之仁，豈不傷哉！伏乞皇上先寬東廠條例，夫東廠寬而刑罰可以漸省，抑臣又有請焉。外臣獲罪，但救撫按檄軍送詣闕下，未爲不可。若緹騎一遣，有資者家產破散，無資者地方斂餽爲害滋甚。有旨東廠所緝，止于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錦衣校衛尉毋得奉差需索。

五月，遼鳳慶總督高光斗、安廬巡撫鄭二陽、起馬士英總督鳳慶軍務，士英先爲王坤所糾遣戍。至是會

推鳳慶總督。士英列名其中。上怒甚。曰。會推大典。輒以廢棄竄名其間。冢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曰。冢臣豈敢欺蔽。實以馬士英曾歷邊疆。頗有才略。禁錮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裁奪。惟是冢臣不先奏明。誠爲有罪。上怒始霽。曰。馬士英既說他有邊才。卽著他去。遂起陞兵部右侍郎。總督鳳廬安慶等處軍務。

六月。吏部尙書李日宣罷。時當枚卜。外僚房可壯。張三謨。宋致預焉。先是御史廖惟一。并研姻戚也。時當考核。并研託可壯爲道地。不應。并研因涉蜚語。謂此番枚卜。皆可壯三人主持。上入其說。召廷臣于中左門。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侍。上詰吏部尙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毋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墮職業。不破情面。今日枚卜大典。會聚推舉。自當矢公矢慎。乃稱託徇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致。並濫與會推。此豈大臣之道。並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掌道御史張暄。幾欲重典。閣臣力救。乃下日宣等于獄。時吏部左侍郎現缺。右侍郎雷躍龍久不到任。上呼禮部左侍郎王錫袞出班曰。吏部印著你署掌。王遂改吏部左侍郎。署部事。卽閣臣以枚卜請。上點用晉江蔣德璟。黃景昉。興化吳甡。俱以禮部尙書入閣辦事。而起陞鄭三俊爲吏部尙書。蔣黃同邑。同時極稱盛事。

四月中。順天三河縣地方。半空中忽墮下一龍。牛頭而蛇身。有角有鱗。宛轉叫號于沙土中。以水沃之則稍止。撫按不敢奏聞。如是者三晝夜乃死。東宮田妃最有寵。是夏田妃病篤。徧走羣望。上成躬致禱焉。臨終。上適往他殿行香。不及永訣。回宮大慟。喪禮備極隆厚。田妃有妹曾入宮。上授以花一朵。卽令插髻。上曰。此是我家人也。妃薨後。上留心其妹。甲申春。已有旨採擇淑女。以備六宮。候冬間舉行。未幾

遇變。金壇盛順者，宜興幕客也。欲題內閣中書，而又欲得科目爲重。壬午北闈，大理評事李森先已，有成約。外議頗著，給事中楊枝起疏糾之。森先降調，不及預同考，及榜發，盛仍列名。監場御史徐殿臣力持不可，乃抽出。鄉試大典，雖曰矢公，然夤緣未能盡絕。至關防潰裂，顯行無忌，則莫若壬午時宜與弟肖儒，子奕封，以及親入子弟，無不入彀。衆官效尤成風，不復問文藝矣。說者謂隱匿災荒，濫黜大典，上負聖眷，下負輿望，賜死之禍，實自取之。後有坐以縱敵之罪者，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不坐以不可逃之律，而加以莫須有之案，恐反授宜與以口實也。

十月，吏部題臣父生死蒙恩等事。奉旨：文某准贈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先文肅以九年六月棄世。十一年二月，南京給事中張焜芳疏末有云：故輔文某，骨鯁性成，勁介絕俗，以天下爲己任。數月揆席，正色危言，觸忤去輔，禍機遽發，以致忠憤填膺，費志以沒。今歷二年餘矣，子孫不敢陳乞，撫按不敢代題，竟與草木同其朽腐。皇上恩禮舊臣，隆賜講幄，而使文某幽光弗耀，典禮缺如，優卹易名，豈可一日緩乎。六月，淄川請告給事中吳麟徵疏言：張至發之歸，皇上優禮有加。臣知皇上始終優禮大臣也。因全故輔文某，與至發同蒙特簡，兩月政地，一語招尤，省過責躬，溢焉朝露。其進也由聖明，特達殊恩，非藉旁門侍竇，其去也由同官意見相左，非係納賄徇私。今棄世已二年餘矣，撫按不敢代題，子孫不敢陳乞，惟皇上哀而矜之。韓城粟卹典出自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批該部知道。十二年四月，吏部驗封司署司事胡璇案呈前，署部左侍郎董羽宸具題奉旨：文某准復原官致仕。九月，不肖乘上疏請卹臣父生死蒙恩，微臣感戴申悃等事。奉旨：該部知道。十三年三月，禮部祠祭司郎中劉大

垣案呈前事。尙書林欲構具題。奉旨。卹典必須實蹟。這本如何竟請。還著再行核奏。亦韓城所票也。後韓城獲譴。宜輿再入政府。十五年四月。祠祭司署司事員外吳泰來案呈前事。尙書林欲構具題。奉旨。文某准予祭一壇。減半造葬。仍加祭一壇。以示優禮。至是吏部驗封司署司事主事張文燧案呈前事。署部事左侍郎王錫袞具題。奉有令旨。兵部尙書陳新甲處決。新甲四川人。由舉人歷任本兵。蓋楊嗣昌薦以自代。爲款局地上。亦知邊防不足恃。姑藉款以暫紓目前。後以傅宗龍言。召新甲切責。謝陞獨進曰。清果許款。款亦可恃。于是遣馬紹楡往建州。清不表謝。而復得大嫚書。上大悔恨。然自張若麒憤事後。舉朝之人。無不願款者。新甲復申其說。上親發璽書。加紹楡太僕少卿銜。而鄭重遣之。乘傳至塞外。邊臣張筵宴。清使。清使一語不答。云待國主命。及國主至。義州責諸人私通中國。將殺我使。譯事者再四叩頭祈請。乃免。馬紹楡匍匐歸。科道諸臣惡其辱國。連疏糾之。并盡列新甲奸罪。上雖怒甚。隱忍未卽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款事。頗末內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科抄傳。兵科某據疏抄糾。參。上意新甲見賣。下嚴旨切責。且令回話。新甲具疏回話。絕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某事人以爲大功。而實臣之大罪等語。不一而足。上愈怒。著革了職。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斬。宜輿并研合詞求免。以北兵未薄城爲言。上曰。陳新甲職任中書。一籌莫展。致令流賊披猖。戮辱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遂奉旨。陳新甲著卽會官斬決。新甲去任。以馮元鷗爲兵部尙書。元鷗素習占風望氣。揣知寇敵交訖。翦滅無術。乃佯稱病。一日在朝班。僞稱疾命賸眩仆地。扶曳而出。長安班役婦孺皆嗤其爲細人伎倆。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也。元鷗去。以張國維代。

十一月清兵入犯。蓋於今四犯矣。越畿甸而南掠山東。破兗州。魯王南走。守道陳之。仲逃。知府鄧藩錫死之。破莒州。知州景淑汴大罵不屈死。復闖入南直界。烽火及于徐邳沭陽。時江浙九省入覲。官旣陞任。差回各官。俱鱗集于淮安度歲。

是年正月。山東賊李青山攻兗州。給事中范淑泰。魯府長史俞起蛟擊敗之。擒青山獻闕下。曹濮諸賊亦次第勦散。李自成攻開封益急。穴城而置礮于中。選銳賊披甲以然。礮發城崩。即乘勢衝入。乃礮反外向。銳賊皆死。而城屹然不動。賊駭解圍去。至五月復來。用宋賊計。圍而不攻。以坐困之。

三月李羅二賊圍陳州。兵備關永傑率士民固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力竭城陷。永傑戰死。城下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擒。大罵被殺。賊屠陳州。張獻忠攻舒城。四月。舒城陷。時舒城無令。參將孔廷訓領兵千人。與鄉紳胡守恆率士民固守。廷訓降于賊。開門納之。賊執守恆。大罵不屈。以刃刺其腹心死。隨令廷訓攻霍山。李自成陷太康睢州。進圍歸德。歸德無兵。民自爲守。賊鱗穴城。城陷。推官王世琰死之。

五月復孫傳庭原官。總督陝西兵討賊。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聽令。固原總兵鄭嘉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剿總兵賀人龍。坐旗下數之曰。爾奉命入山討賊。開縣噪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將。遇賊先潰。致秦督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以人龍軍分隸諸將。刻期進討。襄城之役。朝議疑人龍與賊通。故傳庭殺之。諸賊聞人龍死。咸酌酒相慶。張獻忠襲陷廬州。時督學御史以較士至郡。賊數百僞爲諸生應試者。潛寓城中。甲戌夜三鼓。獻忠捲甲趨至城。

下舉火。城中賊亦舉火以應之。守城者驚潰。遂陷。督學某、兵備蔡如蘅逃。知府鄭履祥死之。廬州城池高深。賊屢攻不能克。至是一夕陷。革左諸賊趨壽州。潁川參將李詡偵知之。伏兵城東南隅。而統銳師迎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統其後夾擊。大敗之。斬首千餘級。

六月起侯恂兵部侍郎。總督官兵剿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

七月各鎮援兵潰于朱仙鎮。時山西總兵許定國援開封。先潰于懷慶。總督丁啓睿保督楊文岳。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各統兵會于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啓睿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啓睿曰：汴圍已急。豈能久待。必擊之。諸將咸懼。請朝戰。良玉歸營。即率軍走襄陽。諸軍相繼而走。二督營亂。啓睿、文岳聯騎走汝寧。賊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軍杖糧草無算。官兵數萬降于賊。啓睿勅書印劍俱失。事聞。啓睿逮下獄。文岳革職候勘。張獻忠陷廬江。焚戮一空。還陷六安州。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來援。再戰敗績。獻賊遂謀渡江入南京。

八月河決開封。時開封被圍久。周王先後捐庫金。金盡再捐歲祿。歲祿亦盡。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等欲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堤灌賊。賊可魚也。及決河。賊已先營高處。其移營不及者亦死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出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者數十萬。高名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上。周王率宮眷及諸王從後山逸出。露棲城上。雨中者七日。總督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水師亦至。推官黃澍從王舟乘夜渡達堤口。城中遺民尚餘數萬。賊乘舟入城。盡虜以去。邳亳以下皆被其災。上聞之痛憤。下詔優慰周藩。授黃澍爲御史。孫傳庭兵至南陽。李羅

二賊西行逆之。傳庭設三伏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佯奔以誘賊。賊逐之。入伏中。成虎還兵力戰。高傑董學禮突出翼之左。勦嘉棟左右橫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賊潰。東走。追擊又敗之。賊盡棄甲仗軍資於地。官軍爭取無復隊伍。賊兵卽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皆走。喪材官將領百七十人。事聞。詔傳庭立功自贖。

九月。黃得功。劉良佐復統兵逐獻賊。賊走潛山。賊將一堵牆爲殿。營于山上。二將捲甲急趨。夜半。緣山後。噪而登。賊驚起。失措。官軍奮擊。賊大奔。追逐六十里。斬首千餘級。獻賊潰圍。走安慶。執一堵牆焚殺之。十月。良佐再擊獻賊于安慶。敗之。獻賊走蘄水。

閏十一月。李羅二賊圍汝寧。將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楊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與賊相拒一晝夜。川兵潰。次日。賊四面環攻。雲梯如牆而立。一鼓百道。並登城。遂陷。執文岳及兵備王世琮于城上。皆厲聲大罵。賊怒。縛二人以礮擊之。糜爛死。世琮初爲河南府推官。禦賊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留八日。拔營走確山。向襄陽。掠崇王由棧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

十二月。李羅二賊以數萬騎至樊城。左良玉營於樊城高阜。乘高飛礮。擊殺賊千餘。賊從間道至白馬渡。良玉移營拒之。賊分兵陷荆門夷陵。逼荊州。良玉全師出漢口。下武昌。次於金沙洲。偏沉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李賊遣老回回據夷陵。革里眼趨德安。荊州士民開門迎賊。李賊遂入荊州。

十六年癸未。大學士周延儒請督師剿北兵。又以軍機事密章奏。無以爲信。用文淵閣印以行。說者以閣印不宜移動。動必有咎。後果罹韓城之禍。大學士吳姓奉命督師。剿賊。欽給銀五萬兩。軍前支賞。加

萬元吉兵部職方司郎中督輔軍前贊畫。

四月北兵盡行出口京師解嚴大學士周延儒仍入閣辦事。大學士吳姓罷。興化向巡歷山陝。以能折衝名。今春督師剿賊。與宜興同時受命。興化留寓京師。料理各項。復上疏邀請諸事件。迨宜興事竣。已復命矣。猶未成行。奉聖諭輔臣姓受命督師討賊。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以來。遷延不進。未出都門。籌畫莫展。若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興化具疏引罪乞休。有旨准回籍。廷杖行人司副熊開元。給事中姜埰。仍下之獄。開元由給事中調外。既轉司副。滿望卽陞京卿。而稽遲不遷。頗生觖望。時楚事方盛。正媒孽宜興。上以邊警廣求直言。開元疏請對。上召入德政。開元訟言羣臣徇私結黨。皇上孤立無助。且奏且目宜興。宜興惶悚無地。上諭速補疏。進覽。宜興一面令人邀結開元。阻其補疏。一面進搗言臣孤子寡援。蒙皇上寵眷。每事不敢避忌。羣小非一日矣。卽今開元所陳。皆無實指。因言楚中若某若某。皆朋謀樹黨。其刺刃于臣者。皆爲擁戴邱瑜。代爲掃除耳。上覽。揭心動。急促開元補牘。開元已吞宜興之餌。遲回不卽具疏。嚴旨頻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釋繫囚。獨宿連起廢籍。自謂有裨于聖德。孰敢起而攻之。願皇上徧召羣臣。問延儒賢否。卽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皇上若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上怒甚。下錦衣獄。適是時密雲巡撫王繼謨奉旨議處。寧武兵備錢天錫欲得其缺。求緩于給事中楊枝起。廖國遴二人。期以事成萬金爲壽。楊、廖爲懇于宜興。宜興許之。然未言及爲壽事。楊、廖出。再爲請益。復益萬金。嗣天錫會推俞旨已下。時又有匿名書二十四氣之說。隱詆朝紳。上特爲頒諭一道。戒飭言官。內有爲人出闕之

語。此蓋皇上破羣臣之積習而告誠之。非爲天錫發。給事中姜琛探之未真。疏言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誠言官。惟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惡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聖聽。誰爲皇上言之哉。疏入。宜興激上怒。下詔獄根究主使。招上。俱與廷杖。宜興必欲致開元于死。緹帥駱養性曲爲護持。得免開元下獄後。始知前之詔諭。非爲密撫而密撫之更替。宜興實無私。乃自悔其多事。有南京御史孫鳳髦從獄中視之。開元吐其情。願一白而無由。孫山東產。直質人也。願爲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旨著明白具奏。孫正擬暢言其事。楊廖危甚。急乘間。餽之。其子具揭申究。楊廖百計潛消之。然其事傳布長安。宜興之心跡已明。於是王繼謨仍照舊巡撫。錢天錫革職逮問。與楊枝起。廖國遴俱革職同下獄。上傳諭黃道周著以原官起用。宜興承上深眷。其應對實敏捷。凡聖怒人莫能挽回。惟宜興談言微中。道周之獄人皆以爲不可救。宜興業已周旋得釋矣。上偶言岳忠武事。歎曰。今安得如岳飛者而用之。宜興進曰。飛自是名將。然如破女真事。史氏亦多虛張。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次日卽有此諭。左都御史劉宗周。刑部尙書徐石麒。左僉御史金光宸同罷。時上召廷臣于中左門。問禦敵剿寇及用督撫事。宗周奏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上曰。亦須論才。時西人湯若望等精于火器。御史楊若喬奏。火器爲中國長技。當從西人演習。宗周奏。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爲長城。誤實在。此。上色不懌。宗周又請釋能開元。姜琛。上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仰視屋梁曰。敵

衛俱爲朝廷。何公何私。光宸奏。宗周無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謝。既退。各具疏引罪。有旨。宗周爲民。光宸調用。時開元等已下刑部擬罪。尙書徐石麒擬姜琛遣戍。開元贖徒。宜與大忤。遂票嚴旨以進。石麒再疏乞休。有旨著冠帶閑住。下順天府丞戴澳於錦衣獄。澳浙江奉化人。奉化小邑也。澳起家進士。及官吏部。威行郡邑。其子尤恃勢縱惡。奉化錢糧共二萬餘。戴氏居其半。歷任知縣。皆以錢糧拖欠罷官。至是吏部特授進士胡昱泰爲奉化令。胡下車。卽延耆老諭之曰。吾知奉化錢糧所以不起者。專由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後徵民戶。乃籤提戴氏家人追比。而特頑如故。卽提戴子親身赴比。戴子怒。急走京師。愬之澳。勒澳立刻出疏參胡。澳曰。胡令初到無款單。且以部民參父母官。亦覺不便。而刦于其子。姑出一疏。天下治亂。係於守令。守令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有旨。奏內所陳。必有實據。著指名回奏。澳窘極。乃以嘉興推官文德翼入告。事下撫按。旣而撫按皆爲文訟冤。給事中沈迅遂疏參澳。謂澳之疏專爲胡昱泰。而所以欲參昱泰者。專爲錢糧拖欠。昱泰法追比耳。於是。有旨。戴澳革職爲民。下錦衣衛究問。



# 明季稗史初編卷八

烈皇小識

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聖駕視學。釋奠禮成。步至東西廡。徧閱諸先儒神位。因召禮部左侍郎王錫衮、右侍郎蔣德璟、祭酒南居仁、三臣諭曰。宋儒周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門最大。今稱以先儒位。在漢唐諸儒下。禮殊未稱。爾部會同詹翰等官。議所以尊崇之。至於六子格言。即督令儒臣編纂成書。以弘聖教。三臣承旨。卽于九月題請開館編纂六子諸書。而尊崇位號。時廷議不一。不果行。

大學士周延儒罷。延儒林居時。長與周仲璉。特往通譜。敘叔姪禮。事之惟謹。延儒之再召也。秀水吳昌時爲之效奔走。延儒入都。仲璉官兵部員外。昌時官禮部郎中。共入其幕下。每朝夕輒便衣直達臥室。與侍者交通。探聽閣中消息。隨在外招搖市權。昌時醉心吏部。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卽死無恨。宜與亦擬借此塞其望而遠之。遂以郎中調文選司。破格極矣。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間或吏部一人。此舊例也。昌時爲政。例推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憲等六人。科道羣起大譁。吏科都給事吳麟徵。掌池南道御史祁彪佳。率兩衙門集于公所。與昌時面議。及是日。科道齊集。援舊例相責。昌時怙過。絕無引咎意。御史某不勝其憤。提所坐杌搏之。昌時倉皇而出。且曰。若奚爲待我如此。我當盡例出諸御史。諸御史聞之。咸怒髮上指。與昌時有不兩立之勢矣。又宜與自恃聖眷。視同官蔑如也。井研翟皆有愠心。緹帥賂養。性有陰事。宜與刺得之。以挾制賂使爲己用。往來傳遞者。昌時也。養時有

厚餽。宜興不受。昌時竟隱匿焉。養性以此。飲恨刺骨。內奄王之心。頗不樂宜興。曾向宜興云。我們才力有限。遠求老先生包容。聞者危之。而宜興不以介意。清兵入犯。宜興督師逐之。總督范志完。宜興辛未所取士。其人大言不慙。無纖毫實用。宜興以一切軍情委之。宜興之出督師也。上注望甚殷。刻刻遣人偵伺。而宜興駐通州。每日幕客攢集。午後始開門收文書。應故事。所謂躬歷戎行。鼓舞將士者。未之能也。清兵出口。各路援師尾之而行。不敢邀擊。厚賄宜興以求敍功。宜興諾之。襄城伯李國禎與王奄俱有私人。欲入敍功。疏中宜興不從。乃比而揭其短。入告謂清兵已驕。邀而擊之。可隻輪不返。宜興私通清兵。禁諸將不得一矢相加。遺坐是安然出口。上信以爲然。適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疏參本兵張國維。而德州兵備雷演祚亦疏參范志完。皆與宜興有連。奉旨周延儒著府部九卿科道議處。閣臣各詞申救。得旨內外多艱。用人罔效。悞國害民。皆朕不德所致。周延儒著致仕去。

特旨修撰魏藻德。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藻德辭。陳演請改少詹事辦事。仍照三品用轎。上從之。此與劉之綸同一破格。然之綸以戎事超授。雖未成功。猶歿於陣。與藻德天淵矣。

八月會試天下士。上命大學士陳演。魏藻德爲副。時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及星宿躔犯。取中國歷驗之。不。會試改八月。閣臣循序應以蔣德璟爲副。時上究心天象。凡日月見食及星宿躔犯。取中國歷驗之。不甚應。以西歷驗之。輒應。遂加西人湯若望尙寶司卿。專理歷法。先是召對德璟。奏及之曰。湯若望有何好處。皇上如此優禮。上曰。古帝皇招徠遠人。湯若望遠夷慕化。朕故優待之。有如卿言。建星屢次內犯。震驚宗廟。卿何不攢之使去。及是遂抑德璟而用藻德。而棘闈之役。亦止于此。藻德離孝廉未三年。驟

典文場。說者謂文脈亦促甚矣。

兵部尚書張國維罷。逮總督范志完。順天巡撫潘永圖下獄。時給事中吳甘來疏論國維昔巡撫江南。惟以巧言令色爲務。有浪子中丞之稱。及任本兵。寸籌莫展。惟首輔意旨是徇。打恭作揖。便成職業云云。上頗知國維罪狀。擬加重譴。國維捐厚資乞援于內奄。乃得旨閑住。德州兵備雷演祚疏論志完在山東縱兵標掠。及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等事。有旨志完革職。逮問。永圖以失機。亦奉旨革職。逮問。

范志完伏誅。上特召雷演祚入朝。與志完面質于中左。問疏內所奏事款。歷歷有據。上又問演祚曰。爾所言稱公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演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租。皆自居爲功。考選科道。盡取門下。凡求總兵巡撫者。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卽命逮廷獻。上問志完金鞍馬匹。招稱送右諭德方拱乾。上併召拱乾。拱乾力辯云。臣以詞林冷局。無票擬招駁之責。且甫入都。安有此事。上卽叱拱乾去。志完旣被逮。知上方注意封疆。決無生理。滿載輜重。望門投送。而不得要領。卒置于法。永圖亦坐封疆失事律。決不待時。

逮大學士周延儒于家。吏部尚書鄭三俊罷。先是御史祁彪佳。賀登選各疏。參吳昌時。劾制弄權。給事中郝綱疏劾吳昌時。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至是御史蔣拱宸疏論昌時入延儒之幕。與董廷獻表裏爲奸。無所不至。賊證疊疊。萬目共見。卽如南場一榜。非其親戚。卽以賄賂。皆昌時爲之過付。伊弟肖儒。伊子奕封。公然中式。毫

無顧忌。以至白丁銅臭汪庶、陳杏樓等，皆夤緣登榜。其貪橫如此。尙知有朝廷法紀哉。末又指通內一事。時緹帥駱養性細刺昌時與延儒通賄諸款。具事件上聞。諸奄亦盡發延儒蒙蔽狀。復遣緹騎逮延儒對勘。而三俊以舉用昌時引罪回籍。延儒就逮。將所居樓閣三楹盡行焚燬。蓋生平寶藏咸集於此。紫貂帳以十計。清河參有一隻重十兩者。金珠非最上乘不能登此樓。焚時火篋皆作五色云。

蔣拱宸疏參宜興及吳昌時內有通內一事。爲上所最忌。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與定王同訊。呼昌時前詰其通內上聲色俱厲。昌時辨祖宗之制。交結內侍者斬。法極森嚴。臣雖不才。安能犯此。上呼蔣拱宸面質。拱宸戰栗匍伏。不能措一語。上愈怒。叱退拱宸。然上意已有成局。不待拱宸之對質也。昌時始終不爲屈。曰。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違聖意。自應承受。若欲屈招。則實不能。上卽命內侍用刑。閣臣蔣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間。無犯刑之例。伏乞將昌時付法。司究問。上曰。此輩奸黨。神通徹天。若離此三尺地。誰敢據法從公。勘問者。二閣臣奏。殿陛用刑。實三百年未有之事。上曰。吳昌時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二閣臣口塞。叩頭而退。內侍遂進用夾。兩脛皆絕。昏迷不省人事。乃命下錦衣衛獄。昌時已不能行。衛役負之以出。進見衛帥駱養性。曰。請受刑。養性曰。汝甫受刑。尙不省人事。且俟後審。越數日衛審。一如廷鞫。語不稍屈。乃刑其兩家人。亦終無所招。後有旨。送法司。咸謂有生機矣。不數月而斬決之旨下。先是韓城之逮也。昌時本無所置力。而掠之居以爲功。王陞彥臨刑。恚恨曰。吳昌時殺我也。旁人皆爲咋舌。而昌時更揚揚自得也。及是奉旨。吳昌時著卽會官斬決。與王陞彥之旨同人。以爲有天道焉。其實不盡然也。

逮張國維下獄。時追論其中樞誤國之罪。故部擬贖徒。有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蔽辜。還著再擬具奏。

九月廷對策士。賜楊廷鑑、陳名夏、宋之繩進士及第。有差。

上點禮部尙書李建泰、左副都御史方岳貢。俱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岳貢守松江十五年。以錢糧拖欠。停俸督徵。故久稽不遷。今春入覲。有以岳貢操守廉潔薦者。上特授左副都御史。適吏部某以某事奉旨詰責。尙書李遇知曰。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卽行題參。一語深當聖意。遂同建泰入閣。從來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亦變例也。

給事中時敏例推金華太守。敏求援于岳貢。岳貢令急進一條陳疏。遂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及例推本上。岳貢稟旨。時敏方在議處。何得遽行陞擢。員缺另推。議本上。奉旨時敏著降三級。照舊官仍然郎矣。

周延儒賜死。宜興逮至旅邸候命。所挽回者。不遺餘力。欣欣向榮之念。及是夜半而勒令自盡之旨下。宜興從僕被扶起聽旨。內先歷數其罪。至姑念旬內奄止。不卽讀。宜興意有非望。稽首稱聖恩者再四。奄候其稽首畢。始宣著勒令自盡。宜興悸魄喪魂。左右不能自持。繞屋而走。安思稽首稱聖恩者再四。執持之。延至四鼓。緹帥乃勉強從事。又宜興素服參附氣斷矣。四肢猶煖潤如生。緹帥懼有他虞。急以釘釘入腦門。始敢復命。較之韓城爲尤慘云。先是上與閣臣語。及宜興曰。朕恨其太使乖。晉江以告。宜興曰。事如此。英主不使乖不得也。周仲璉費四萬金。乃免於難。

上特起沈自彰爲文選郎中。改四川布政張法孔爲職方郎中。加太僕卿銜。皆以其有廉名也。

上禁諸臣服飾袖長不得過一尺。宮中盡撤金銀等器。俱用陶器。並諭誠諸臣不得擅用金銀。說者謂黃鍾大呂。清廟明堂之器。文質彬彬。斯爲美矣。德極則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萬方之主。而降爲汗尊。杯飲之事。是落道也。何以能久。北兵退後。京城瘟疫甚行。朝病夕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併命。人咸惴惴。謀其不免。上時令張真人建醮祈安。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爲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盂於門。市者令投銀錢于水。以驗真僞。民間終夜擊銅鐵器聲。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色蕭條。早知有黍離之歎矣。宮中有封庫。累朝不開。上是忽欲開閱。瑤以從來未開爲言。而上意甚堅。瑤不敢逆。開進空所。無有。止後架貯小紅箱一隻。捧至。預書崇禎某年某月某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啓視。止盛畫三軸。其一則無數軍民相背而立。上曰。此殆言軍民背反耶。其二則無數官吏士民俱若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被髮赤體。其貌則儼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動容。上撫然不樂而出。是年正月。李賊圍承天。知府某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鍾祥知縣蕭漢。皆死之。巡按李振聲迎降。與賊通譜。欽天監博士楊永裕亦降。請發顯陵。忽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賊至黃陂。知縣某挈印走。賊設僞官。士民殺僞官。賊怒。反兵屠之。遂陷德安。黃州守將王允成棄城東下。下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左良玉亦東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爲賊侍。郎喻上。猷所開薦。賊撤下。萬策自縊。開先觸牆死。獻賊襲陷蘄州。屠之。兵備許文岐殉難。復蘄水亦屠之。二月。湖廣土賊陷澧州。又陷武岡州。岷王遇害。隨合于闖。闖賊令老回回守承天。羅汝才守襄陽。而自攻郟縣。知縣李

貞率士民堅守。殺賊甚衆。力竭乃陷。李貞罵賊不已。賊怒。褫其衣冠。倒懸于地。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愬之。願爲厲鬼以殺賊。賊愈怒。斷其舌。副之。母喬氏及妻俱死。賊還屯荊州。

五月。李賊攻常德。巡撫陳睿謨逃。城遂陷。嗣是辰。岳相繼俱陷。獻賊自蘄水一夕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城遂陷。原任副使樊爲城罵賊。賊刺之。洞胸死。麻城周文江降賊。署爲僞知府。闖賊襲殺革里眼左金王。并其衆。時羣賊俱奉闖賊約束。惟革里眼不相下。闖賊置酒宴左革。殺之。席上。革里眼卽賀一龍也。四月。闖賊突入羅汝才營。卽其帳中斬之。并殺其謀主袁珪。

五月。闖賊攻袁時中。殺之。時中初合于闖。闖許配以女。至是時中通款于河南巡按蘇京。又擒闖賊零騎請功。故而殺之。

五月。獻賊逼武昌。時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虛。三司長詣楚王請貸數十萬。王不應。募兵皆謂宜募土著。適承德潰兵東下。楚王盡招之。號爲楚府兵。及獻賊陷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而守。都指揮崔文榮曰。磨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南渡。直逼城下。攻武勝門。文榮率軍禦之。多殺傷。而楚府新募兵開門迎賊。文榮躍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攢刺之死。舊輔賀逢聖合家投墩子河死。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鬪。左臂斷。右臂持刀撲之。賊鬪之。游擊朱士鼎爲賊所執。戟手大罵賊去。其左右手自沉于江死。賊執楚王。盡取宮中藏金。輦數百車不盡。楚人于是憾王之甚也。賊沉王于江。屠戮士民數十萬。沿江積尸千里。其幸存民。或刖手足。或鑿目鼻。無一全形者。闖賊陷保康。知縣石維壇死之。別賊至禹州。守將楊芬。張朗降。

七月。總督孫傳庭發兵潼關。以總兵牛成虎、盧光祖爲先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雒陽之下。池寨。撤左良玉赴汝寧。夾擊。令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爲中軍。總兵王定官、撫民率榆寧二鎮兵爲後勁。總兵方國安合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等。由蘄州進發。夜擊賊於大冶。斬首千級。前鋒旣勝。左鎮諸軍並進。獻賊令賊將守武昌。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向岳州。

八月。孫傳庭師次閩鄉。闖賊亦進。盡發荆襄諸賊。會于河南。牛成虎前驅。遇賊于雒陽。擊敗之。再擊于河岸。又敗之。追走至汝州。成虎以孤軍無繼。退屯澠池。丙寅。方國安等復黃州。斬僞官。癸酉。諸將進次楊邏堡。距武昌三舍。監紀推官吳敏師聯絡蘄黃義勇萬人。與師會。總兵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轉戰金沙洲。奪賊百艘。丙子。諸將齊至武昌。獻賊出戰。大敗。遂西走。陷咸寧。蒲圻。距岳州百里。湖南巡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盡移居民遠徙。而伏兵於內。開門迎賊。賊入。伏兵盡發。盡殲之。留四賊。各割一耳。貫箭縱回。獻賊怒。益來攻。乾德虛立營壘。下伏大礮。而積薪其上。賊以火攻之。大礮發。殺賊數千。賊愈怒。悉衆圍岳州。百道並攻。遂陷。乾德、希貴走長沙。戊寅。賊至湘陰。城已一空。獻賊登舟南渡。忽大風起。覆舟溺死賊數千。復還岳州。盡殺所掠婦女。焚其舟。陸行抵長沙。士民空城走。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守將尹先民迎降。推官蔡道憲不屈。殺之。隼卒林國俊等解衣裹尸。葬道憲於南郊。俱自縊。

九月。孫傳庭次汝州。僞都尉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在寶豐。傳庭進圍寶豐。賊堅守不下。闖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高傑、盧光祖逆戰於城東。敗之。次日。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復擊走之。傳庭曰。寶豐不急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親督諸軍悉力攻城。拔之。斬僞官陳可新等千餘人。遂以大

兵搗唐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官兵入城。盡殺之。甲辰。傳庭復郟縣。縣甚窮。官軍乏食。闖將將精騎萬餘逆戰。官軍擊斷闖賊坐纛。三戰三勝。闖將奔襄城。官軍進逼之。時河南所在饑荒。官軍深憂糧不繼。壬子。兵噪于汝州。降盜李際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于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師老矣。宜分據要害。步步爲營。以圖萬全。傳庭恐賊遁。曰。將軍何怯也。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擇。引所部八千人南走。賊設伏以待官軍。官軍接戰。陷賊伏中。大敗。高傑乘嶺上望之。曰。不可支矣。麾衆急退。官軍大奔。賊驅大隊來追。至孟津。是役也。士卒死者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甲仗。傳庭與傑走河北。戊午。闖賊向潼關。白廣恩擊走之。傳庭亦回軍潼關。衆尙有四萬人。獻賊襲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賊復追之。湖南巡按劉熙祚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永州拒守。奸人內應。熙祚不屈遇害。戊戌。官軍復岳州。盡誅僞官。獻賊東犯江西萍鄉。

十月辛酉朔。副總兵沈萬登復汝寧。是日賊將軍司尙志蒞任。萬登擁衆突入。誅尙志。并殺諸僞官。時襄雒豪傑並起。萬登與毛顯文、劉洪起皆起布衣。聚衆數萬。各保寨以逐賊。闖賊僞授萬登威武大將軍。不受。鳳督馬士英承制授爲副總兵。闖賊遣姪一隻虎陷闕鄉。遂攻潼關。闖賊間道緣山崖出潼關後。官軍大驚。遂潰。賊盡入關掠。傳庭、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十餘萬陷渭南。傳庭陣亡。知縣楊暄死之。隨陷商州。商維道黃世清死之。直抵西安。巡撫馮師孔督兵出戰。被執不屈死。西安陷。按察使黃綱自盡。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崔衛達、秦府長史章世炯俱投井死。鄉紳右都御史焦源溥、御史王道純、禮部主事南居益、都司邱從周俱罵賊死。宣府巡撫焦源清、山西參政田時震俱不受僞職死。磁州兵

備祝萬齡自經學宮。山東僉事王徽七日不食死。舉人席增光、朱誼泉俱投井死。而左布政陸之祺、總兵白廣恩俱降。闖賊據秦王府授秦王僞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一死。闖賊遣歸母家。秦藩富甲天下，盡爲賊有。賊分兵徇諸縣。蒲城知縣朱一統抱印投井死。中部知縣華堦與一妻一妾俱自

縊。賊改西安爲長安府。榜掠巨室助餉。

按令爲朱新驛乃晉宗不知諸本何以皆作華堦華堦爲楚宗時爲宣諭楚探江北一帶竊勇使非令也人習知其名而概書之耳

獻賊陷袁州。令賊將邱仰寰居守。左良玉遣兵攻袁州。參將高山奮身先登。斬賊數百級。擒斬邱仰寰。遂復袁州。獻賊至長沙。突至吉安。官軍驚潰。兵備岳虞疊逃。城復陷。賊復入袁州。

十一月闖賊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而自往延安。大會羣賊分五百騎按行鳳翔。守將誘而殺之。闖賊怒。親攻鳳翔。陷之。屠其城。遂逼榆林。兵備都任及原任總兵尤世威、王世顯、侯世祿、惠顯、侯拱極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敵盟誓神。推世威爲主。協力拒守。賊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賊死尸山積。賊攻益力。逾旬日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乘勢擁入。城遂陷。都任各家自縊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數千賊。至死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無一受辱者。賊攻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賊攻慶陽。堅守四日。力屈城陷。守巡二道段復興、董琬、鄉紳太常少卿麻禧俱死之。賊屠慶陽。執韓王。獻賊知官兵陷岳州。沿江設伏。而令賊千人以巨艦載輜重順流下。副將王世泰、楊文富邀擊之。賊佯走以誘官軍。官軍溯流爭上。盡奪輜重。賊伏發。四面夾攻。官軍大潰。賊復入岳州。左良玉令馬士英趨長沙。馬進忠等趨袁州。士秀等復臨湘。進逼岳州。賊將混天龍統萬人乘輕舟迎戰。士秀三分其軍。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趨入城。士秀麾諸軍登岸。急

攻之。賊突門出，走長沙。遂復岳州。馬進忠等進薄袁州。賊西走。遂復袁州。盡誅諸僞官。總督呂大器亦統兵復吉安。殺大監劉元斌。元斌監軍討賊。賊在陝。維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樵汲者。冒功及論辟。未得旨。卽奏辯。上怒。誅之。

十二月。闖賊徇西北。莊浪涼州二衛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皆死之。殺軍民四萬七千餘人。餘者俱投降。惟西軍衛固守不下。

十七年甲申正月庚寅朔。大風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癸丑夜。星入月中。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時闖賊僞位於西安。僞號大順。僞元永昌。宋獻策僞軍師。牛金星僞丞相。設僞六政府。僞吏政宋企郊。僞戶政楊建烈。僞禮政鞏焄。僞兵政喻上猷。僞刑政陸之祺。僞工政李振聲。皆明臣降賊者。上因寇氛孔棘。臨朝向閣。臣歎曰：賊勢如此。闖外無人承認。府庫殫竭。將如之何。李建泰奏。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家曲沃。願以家財佐軍。臣請提兵。上大喜。慰勞再四。曰：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郊外。不敢輕也。建泰退。卽具揭題用衛貞固凌駟。又題郭中傑加副總兵。衛管中軍事。又請馬兵五百及旗牌等項。遂于二十六日啓行。上預傳至期。行遣將禮。朕御正陽樓。宴餞督輔。并召內閣五府部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臣侍衛。應用法駕宴桌。該衙門預備。上又命查大明集禮中。遣將授鉞告廟禮。看議酌行。是日乙卯。上御正陽門樓。親餞之。曰：先生此行。如朕親征。建泰受餞。叩首謝恩。既去。上目送久之。返駕復大風沙。占曰：不利行師。

二月。闖賊統衆四十萬。從禹門渡黃河。陷絳州。曲沃。臨晉。河津。渡蒲州。舊輔韓爌死之。破平陽。知府張漢

然迎降。巡道李士焜逃。總兵高傑退至澤州。沿途大掠。賊遂薄太原。時初六日也。巡撫蔡懋德遣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破死。牛勇陣亡。一軍皆沒。城中奪氣。懋德知事不可支。寫遺表令賈士章走京師上聞。中軍盛應時先殺其妻子。誓將死敵。初八日。風沙蔽天。賊夜乘風登城。懋德應時赴關死。布政趙某、副使毛某及府縣鄉紳等官共四十六員皆死之。晉王遇害。上傳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俱以原官兼銜入閣辨事。上御書親勅督輔。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矣。兵荒連歲。民罹干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鼓舞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以上方劍從事。行聞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真剿真撫。早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須代朕至意。徧行示諭。建泰甫出都師。次涿州。營兵逃歸者三千人。過東光。兵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至廣平。紳衿城守不納。亦留攻三日。破之。殺紳王佐等及知縣張宏基。闖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固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賊悉衆來攻。遇吉退守寧武。關賊復攻寧武。遇吉連發大礮。殺賊近萬人。會火藥盡。有請款者。遇吉曰。三日內殺賊且萬。若輩何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若不支。縛我以獻。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或爲賊謀。請分爲十隊。更番迭戰。且去帽爲識。有帽者輒殺之。賊乃引兵復進。去帽以自別。官軍不能支。城陷。遇吉縱火焚其家。而自揮短刀力鬪。身中流矢。牙兵俱盡。遂見執。罵賊甚厲。賊怒。縛于市磔之。屠寧武。太常寺少卿吳麟徵請棄關外。寧遠前屯二衛地。徙總兵吳三桂入關。屯兵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失地非策。莫敢主其議。上諭吳昌時著卽會官斬決。其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貯產籍。

沒充餉。上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家產。今量追十二萬。著周肖儒、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上命太監閻國輔等齎餉往薊寧等處給軍。時始聞山西全陷。上分遣太監監制各鎮。盧維寧往通津。臨德方正化往眞保。杜勛往宣府。王夢弼往大名。廣平閻思印往順德。彰德、牛文炳往衛輝。懷慶、楊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張澤民往蘇鎮。中西二協。上特陞兵部都給事張晉彥爲兵部尚書。又令兼翰林學士。闖賊至大同。軍民皆降。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兵備朱家仕糧儲。徐有聲皆死之。庠生李若葵合家九人俱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遇害。賊殺代府宗室殆盡。上召忻城伯趙之龍、撫寧侯朱國弼、中左門面對。乃命國弼總漕淮安。之龍掌南京中軍都督府印。管守備事。闖賊陷眞定。先是知府丘茂華聞賊警。預定令家眷出城。巡撫徐標下茂華于獄。標中軍某伺標登城指畫守禦。時乘不意。掖而投之城外。殺之。從獄中擁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屬州縣預備迎賊。數日後。賊始以百騎來受降。時二十二日也。二十三日。上召諸臣面對。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擇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輔皇上固守。聖意頗以爲然。大學士陳演微洩之。是日召對。庶子項煜面具小疏。極言當南巡者八。上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死決矣。大學士范景文同邦華擬申前請。給事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江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二臣乃不敢言。已而上命魏藻德陞兵部尚書。督師津德。方岳貢陞戶部尚書。督漕臨濟。意擬從范李二臣之請矣。旣而復撤前命。或云時傳闖賊已南下。故止之。

三月。大學士陳演、蔣德璟罷。演以多貲不敢出京。遂及於禍。上召張國維于獄。同庶吉士史可程、舉人

朱長治中左門面對。昌平兵噪，焚劫城中。巡撫何謙以聞，有旨何謙帶罪供職。初四日壬辰，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俱給勅印。劉澤清、實陞一級，劉良佐、高傑、馬科、姜瓖、孔希貴、葛汝芝、許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善、楊御蕃、馬岱、黃蜚、高第、各陞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各加陞二級。詔總兵吳三桂、劉澤清、唐通、帥師入援三桂，澤清不奉詔，惟通以二千人至。陛見，上慰勞再三，命同太監杜之秩守居庸。太康伯張國紀進助餉銀萬兩，管封爲侯。上召文武大臣及科道於中極殿，問禦賊之策，有言守門乏人，請考選科道，餘皆練兵，加餉套語。駙馬鞏永固面奏：賊勢猖獗，官兵畏賊如虎，祈簡才望大臣，重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臣號召京畿義勇，可得十萬衆，屬從起行。上意不決。諸臣皆言其誕妄，既退，議分守九門，稽察出入，召見庶吉士於中左門，特命陳名夏陞修撰，兼戶兵二科給事中。闖賊陷宣府，叛將白廣恩先移書約總兵姜瓖降。太監杜勛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執巡撫朱一馮殺之。巡按霍達逃，命給事中韓如愈、馬嘉植催解浙直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昌時等贓銀，督解時賊信已急，諸臣咸思南竄，故二人營謀此差。如愈曾疏論劉澤清過東昌，澤清遣人殺之。晉封嘉定伯周奎爲侯，上遣太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宜倡自十萬至五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見，其堅辭拂衣起曰：老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費何爲，奎自具疏，勉助一萬金。太監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三萬五萬者，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諭之，對以家計消乏，僅獻一萬，後之心爲賊拷掠，輦現銀十五萬兩，金銀什物稱是。

周奎抄出現銀五十三萬兩。什器段正無算。上命張國維仍復原官。總督浙直兵餉。初國維就逮。揣知庫藏空虛。朝廷首急軍餉。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者。皆得輸金贖罪。謂國維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上惑其說。先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蒙蔽君上。本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至是有總督浙直之命。時賊警已逼。遂連夜疾趨。中途已聞變矣。過蘇州時。江南尚無所聞。應撫已移鎮鎮江。紳衿共留國維。卽于蘇州蒞任。以資彈壓。國維自揣皇上已殉難。大位未定。事不可知。決意南歸。俟弘光卽位。諸事就緒。始抵蘇州蒞任。臨清總兵劉澤清虛報大捷。賞銀五十兩。又詭言隨馬被傷。再賞藥資四十兩。命速赴保定。剿賊澤清不從。卽于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闖賊陷保定。賊至城下。李建泰迎降。中軍郭中傑。龜城降。兵潰。遂陷。同知邵宗元佩府印。被執不屈。死之。鄉紳御史金毓峒分守西府。賊執之。謁僞將毓峒。奮拳毆賊。投井死。妻王氏自縊。姪振孫係武舉人。登城射賊。應弦立斃。賊攢殺之。毓峒媳陳氏年十八。尙未嫁。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氏。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婢亦從而下。知府方文耀見城破。卽自殺。

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礮。給守城軍每名黃錢百文。連日日色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團練京營兵。又命太監曹化淳督理城守。

十五日癸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伏魔廟杆忽自中劈。又南京孝陵夜哭。闖賊叩居庸關。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總督王永吉兵敗。陷賊。賊縱之歸。本兵張縉彥爲請。召對。閩臣疑之。叩縉彥以永吉來意。縉彥初不言。固問之。乃云。李自成有二策。請上擇之。一如漢楚故事。割地爲界。一解兵歸誠。以大

將軍輔政。閣臣大駭。遂稟旨王永吉喪師辱國。不准召對。闖賊至昌平。軍民爭降。總兵李守鏐力格殺賊。賊攢刺之。乃拔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巡撫何謙南奔。

十六日。上御殿。召考選各官。問以治餉安民。滋陽知縣黃國琦對曰。裕餉不在搜括。在節儉。安民繫于民心。聖心安則民心安矣。上首肯。卽面授給事中。餘遞奏本半。忽祕封呈進。覽之色變。卽起入內。久之。諭各官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闖賊破昌平。將十二陵。享殿悉行焚燬。隨分兵掠通州糧儲。

十七日。上召文武各官。上泣下。諸臣亦相向泣。束手無計。上書御案。有文臣個個可殺語。密示近侍。隨卽抹去。是日。襄城伯李國禎領京營兵出城。立營城下。數萬人。一時潰散。夜漏半。曹化淳開廣寧門迎賊入守。城勦衛皆逃。御史王章賊呼之降。不應。遂殺于城上。給事中光時亨卽長跪迎降。賊軍師宋獻策占十八無雨。則京城不可破。有雨則一攻卽下。至是日。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時賊已屯西城下。火礮飛入城中。西城竟日無人敢行。近暮定武橋南火起。始知外城已陷。闖走告上。上曰。京營兵何在。李國禎練兵何在。闖曰。皇爺安得有兵。京營兵皆散。今惟有勸皇爺走耳。先是十五夜。上復召鞏永固。問以前策。永固對曰。賊前尙遠。人皆畏賊。六龍南幸。從者必多。今賊已逼近。人心瓦解。從行者臣不敢誤陛下也。上領之。及是夜。叛闖杜助至城下。呼王相堯繩城入講。或欲留之。助曰。我家萬歲爺威勢盛強。不反命者。立屠京師矣。遂縱去。一鼓上召新樂侯劉文炳及鞏永固。令速帶家丁護駕。二臣曰。臣等何敢私蓄家丁。所有家人。豈能當賊。上亟退。召太監王承恩入。密語移時。急令出部署丁爲巡南計。又別傳硃諭至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內外諸軍夾輔東宮。留守京師。已而呼

酒與周后袁妃同坐痛飲。慷慨訣絕。妃先起行。上拔劍砍之斃。后急返坤寧宮自縊。上視之曰。好好。坤儀公主在旁哭不已。上叱之曰。汝奈何生我家。亦刃之。公主以手仰格。臂斷。悶絕于地上。又令太子定王出遊民間。盡去本等冠帶。戒諭今後慎毋露帝皇家形跡。時承恩復命。上卽微服雜內閣出東華門。至朝陽門。託言王太監奉旨出城。守者請以天明請驗。扈從者奪門。守者反礮擊之。不得出。朝陽係朱純臣所守。急詣純臣。闢人辭以赴。宴未回。上歎息而起。復走安定門。門閘堅不可舉。天將曉矣。乃返厚載門。散遣內丁。隨以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家。手攜王承恩入內苑。是夜閣臣方岳貢直宿精微房科。四鼓中。涓口傳聖諭。內閣諸先生速赴行在。亟叩之云。聖駕已回。鞏駟馬王太監出宮矣。太子叩嘉定門。周奎高臥不起。門役不納。乃走匿內閣某外邸。

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焰障天。宣武門守門太監王相堯領內丁千人開門迎賊。僞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張縉彥守正陽門。朱純臣守朝陽門。一時俱開。二臣迎門拜賊。賊登城。殺兵部侍郎王家彥于城樓。刑部侍郎孟兆祥死于城門下。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同母何氏妻王氏自殺于寓。尙衣太監何親見公主仆地未起。曰。賊已將入。恐公主遭其辱。且至周府中避之。乃負之出。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爲自計。遂躍入御河死。頃者從死二百餘人。羣賊入城。取道演象所。羣象皆淚下如雨。殉者難。大學士范景文投井死。戶部尙書倪元璐從容自縊。左都御史李邦華自縊于先文信國祠中。左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允給事中吳甘來御史陳良謨妾時氏陳純德趙譚吏部郎中劉廷諫主事許直順天推官劉有瀾兵馬

姚成、錦衣衛指揮李若珪、王國興、中書宋天顯、俱自縊。庶子周鳳翔于二十一日自縊。中允馬世奇與妾朱氏、李氏同縊。修撰劉理順同妻萬氏、妾李氏、子舉人某、婢僕十八人、俱自縊。檢討汪偉同妻耿氏、左右縊於堂中。武庫司郎中成德、金鉉、同母章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鏞、俱投井死。光祿署丞于騰蛟服冠服呼妻亦服禮服同縊。生員曹文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城破、張氏率子女哭於家祠。同文耀庶母姜氏、二媳李氏、鄧氏、及乳母孟氏、八人同縊。居民田某合家自焚。李小槐同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俱自縊。內官白某亦自縊。新樂侯劉文炳集男婦共十六人、登樓自焚。其弟劉文耀同祖母瀛國太夫人投井死。時年九十餘。彰武侯楊崇善自縊。惠安伯張慶臻合門自焚。宣城伯衛時春率妻孥同投大井中無一存者。都督周鏡自盡。駙馬鞏永固公主樞尙在堂。同子女四人坐堂中。縱火自焚。逆闖入宮。問帝所在。大索宮中不得。僞尙璽卿黎志陞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今日大事不可忽也。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其族。至二十二日庚戌。得先帝遺魄于後苑山亭中。與王承恩對面縊焉。先帝以髮覆面。白袷藍袍。白紬褲。一足跣。一足有綾襪。紅方鳥。袖中書一行云：因失江山無面目見祖宗于天上。不敢終於正寢。又一行云：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二十三日辛亥。殮先帝先后於東華門。梓宮二。先帝用丹漆。先后用黝漆。加先帝翼善冠。滾玉滲金靴。先后袍帶亦如之。同移庵內。主事劉養貞以頭觸地大慟。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叛閹某獻太子。逆闖留居西宮。封爲宋王。太子不之屈。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智井。賊鈎出之。賞賊將羅某、費氏。給曰：我帝家人也。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卜日置酒極歡。費

氏懷利刃。候賊醉斷其喉。立死。費氏卽自刎。從賊者。大學士李建泰。兵部尙書張縉彥。戶部侍郎党崇雅。禮部侍郎楊汝成。工部侍郎葉初春。少詹事楊觀光。項煜。諭德何瑞徵。楊士聰。修撰楊廷鑑。陳名夏。編修梁兆陽。高爾儼。李士淳。薛所蘊。趙玉森。庶吉士呂崇烈。成克鞏。張之奇。楊明朗。張端。黃燦。張元琳。劉餘謨。魚梁。魏天賞。劉廷琮。何九雲。劉肇國。張元錫。李化麟。姚文然。高珩。胡統虞。傅學禹。羅獻文。白允謙。何允光。龔鼎孳。趙頻。李呈祥。傅鼎銓。劉世芳。周鍾。魏學濂。朱積。吳爾壘。楊棲鸞。王自超。史可程。梁清標。右通政趙京仕。通政參議宋學顯。尙寶卿吳家周。太僕寺丞李元鼎。給事中劉昌。戴明說。孫承傳。振鐸。申芝芳。時敏。米徽。翁元益。郭充。高翔。漢金汝礪。介松年。楊枝起。御史柳寅東。朱朗榮。衛貞固。傅景星。蔡鵬霄。裴希度。涂必泓。韓文銓。陳羽白。熊世懿。吏部沈自彰。左懋泰。熊文舉。王顯侯。佐。楊元錫。吳莘昌。郭萬象。戶部王鳳林。金震出。衛周祚。程之璿。劉顯績。禮部黃熙允。湯有慶。吳之琦。張琦。劉大鞏。朱芾。煌。工部潘同春。繆元。鄒魁明。方允昌。黃徽允。李登雲。呂兆龍。秦汧。馮秉清。司務孫節。大理寺正錢位坤。行人胡顯。李不著。張元輔。吳允謙。李之奇。許作梅。王子耀。沈元龍。國子博士李森先。學正王臯。光祿監事林銘球。順天照磨龔彝。侯以頭。考推官施鳳儀。知縣彭三益。黃國琦。孫以敬。王孫蕙。進士武懷。徐家麟。吳剛思。逆闖入都。首先勸進者。陳演。朱純臣也。向賊叩頭求用。指斥先帝爲無道者。魏藻德也。從獄中出而爲賊策下江南者。張若麒也。其頌賊爲救民水火神武不殺者。梁兆陽也。代賊焚燬太廟神主者。楊觀光也。大負先帝委任。終以拷掠死者。李國禎也。先帝求金不應。東宮出亡不納。終賈盜糧。盡爲賊有。負君辱國。貽恨千古者。周奎也。至叛閩曹化淳。王相堯輩。不足誅矣。

二十七日平西伯吳三桂如清乞師。三桂以清兵至山海關。先是三桂聞京師失守。先帝殉難。統衆入關投降。而三桂父吳襄。故遼東總兵也。逆闖李自成執襄。誅求金寶。索詐甚酷。三桂知之。即時返師出關。適清攝政王統兵將入大同。中途相遇。三桂卽剃髮詣營。叩首懇冤。願假大兵復仇。敵血立誓。攝政王爲撤兵西行。逆成聞三桂之來而復去也。急統馬步兵四十萬追之。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并挾太子二王東行。追及三桂于關外。三桂見賊甚盛。不敢迎戰。入啓攝政王。攝政王令三桂先與交鋒。而自登高望之。待三桂將敗。卽揮英王豫王分左右翼以進。時逆成亦挾太子登高岡督戰。賊衆三面圍三桂。勢危甚。忽有白標兵二隊繞出其後。如發風湧潮。所到之處。無不披靡。逆成頓足歎曰。此必北兵也。三桂眞挾北兵來耶。急策馬走。賊衆大潰。次日。令降兵部郎張若麒奉太子如三桂營。請罷兵。三桂留太子而益治兵。破逆成于關內。逆成驅賊連營進發。三桂悉銳出戰。清兵助之。賊衆大奔。自蹂踐死者十餘萬人。殺其渠帥五人。逆成走永平。三桂又追敗之。逆成奔遼克師。時四月二十四日也。三桂同清兵壓城而軍。逆成遂殺吳襄。並殺其家口三十八人。二十九日。逆成出阜城門西走。縱火燒諸宮殿。又燒九門雉樓。火光燭天。三桂遙望城中火起。知賊已走。追至保定。奮擊敗之。再敗之于定州北。逆成憤極。復勒勁卒返擊三桂。三桂以清鐵騎衝堅突入。斬其渠帥數人。首萬餘級。逆成中流矢墮馬。掖而騎。疾馳還營。卽拔營歸陝西。三桂復以清兵掠陝西。逆成盡出銳卒迎戰。大敗。劉宗敏、田見秀等皆死。逆成乃棄西安。由商維入鄖襄。渡江趨武昌。逆成屢敗之後。每行軍。大隊在前。已率數十騎在後。一夕大風飛沙。對面不相覩。逆成同二十八騎趨通山。登九宮山。鄉兵遇之。亂刃交加。遂剝逆成于馬下。逆成旣

斃。賊衆無主。乃謀向何總督投降。時何騰蛟總督五省軍務。駐長沙。賊黨大隊投誠。皆虞其詐。不敢應。相持兩日。長沙知府某挺身而往。甫至。爲賊所殺。賊闕曰。我等降何總督耳。知府卑官。來何爲不得已。乃自往。賊衆望見。知爲總督也。列隊羅拜。歡聲動地。何諭之曰。若等來降。自當題請受爵。爲國家建立大功。但苦無糧餉。奈何。賊衆曰。我等所儲甚裕。毋貽軍門憂。何又虞賊衆甚夥。狼心未測。于是下令願歸農者聽。又分蒞其衆。賊黨散者大半。說者謂何爾時撫有其衆。激以忠義。鼓行而前。當必能下江南。畫淮而守。而遂巡。顧忌坐失機會。良可惜也。

皇后諡曰孝烈皇后。時擬諡號者。大學士高宏圖也。後卽有借此以攻宏圖者。復改爲毅宗。按諡法。思與毅于先帝俱無取也。孟子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傳所謂國滅君死。正也。今先帝俟兩宮畢命後。始自爲計。義也。初擬從權。徐圖後舉。旣慨然知天命之不可爭。不難身殉。以謝天下。智也。業已身殉矣。猶曰。因失江山。不敢終于正寢。禮也。從容殉難。合乎大道。仁也。夫當變起蕭牆。禍介俄頃。而仁義禮智俱全。而無失焉。可不謂正乎。按諡法。殺身成仁。曰烈。臨難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當具疏。特請。更上先帝諡號曰烈宗。正皇帝。先后諡號曰孝烈正皇后。

#### 附逆闖伏誅疏

總督湖廣川貴廣東廣西五省軍務兵部尙書何騰蛟奏。闖死確有實據。闖級未敢扶同。謹據實回奏事。痛自闖逆肆亂。逼我先帝。陷我神京。罪通于天。一旦被戮九宮山。差紆神人之憤。奉旨何騰蛟著吏部先行議妥。速敕。仍著將殲賊情形。闖賊首級真否。該撫察奏解。若果的真。照格敕賞。以昭大信。欽此。竊惟人

臣之訓義在勿欺。如闖死非真而臣謬以爲死，且居之以爲功，是欺也。欺則臣罪也。當闖死果真而闖之首級已化爲異物，如首級物化而假託以明闖死之爲真，亦欺也。欺則臣罪當死。然闖勢實強，闖夥實衆，何以死于九宮山團練之手，誠有其故。闖既死，則宜留首級示信，何以首級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請爲皇上陳之。臣自遭左變，投身江濤，遇救得生。臣揣闖逆知左兵南逞，勢必窺楚，卽飛檄道臣傅上瑞、章曠、推官趙廷璧、姚繼舜、咸寧知縣陳鶴齡等，聯絡鄉勇以待。闖果爲清所逼，自豫秦奔楚，霖雨連旬，闖逆困於馬上者踰月，此固天亡之也。闖逆居鄂兩日，忽狂風驟起，對面不見，闖心驚疑，懼清之臨其後也。卽拔賊營而上，然其意尙欲迫臣盤踞湖南耳。天意亡闖，以二十八騎登九宮山爲窺伺計，不意伏兵四起，截殺於亂刃之下，相隨僞參將張雙喜係闖逆義男，僅得馳馬先逸，而闖逆之劉伴當飛騎追呼曰：李萬歲爺被鄉兵殺死馬下。二十八騎無一存者。一時賊黨聞之，滿營聚哭。及臣撫劉體仁、郝搖旗於湘陰，撫袁宗第、蘭養臣於長沙，撫王進才、牛有勇於新牆，無不衆口同辭，營內有臣晉豫舊治之子衿、氓隸，亦無不衆口同辭也。張參將久住湘陰，郝搖旗現在臣標，時道臣逆闖之死狀，嗣後大行剿撫，道阻音絕，無復得其首級報驗。今日逆首已誤死於鄉兵，而鄉兵初不知也。使鄉兵知其爲闖，氣反不壯，未必遂能翦滅而致弩刃之交，加爲千古大快也。今而後逼君破都之氣，遂成烏喙獸齧之肉，餅亦可以謝先帝矣。自逆闖死而闖二十餘萬之衆，初爲逆闖悲號，旣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於臣。逆闖若不死，此二十餘萬之衆，僞侯僞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縱自如乎。伏乞皇上祭告九廟，祭告先帝，使天下後世知數十年之劇寇首逆，乃一旦天亡於九宮山，以慰二祖列宗之靈，以快普天率土之願。臣志足

矣。至如明旨所云察實照格議賞。是徒滋舉朝之議。而重微臣之罪。臣惟有灑血於先帝而已。回奏委無一毫欺飾。不勝惶悚待命之至。隆武元年月日奏。



# 明季稗史初編卷九

聖安本紀

顧炎武撰

聖安皇帝神宗顯皇帝第二子。福恭王之長子。諱由崧。母曰某氏。初封德昌王。進封世子。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陷河南府。恭王薨。世子出走懷慶。十六年七月。嗣封福王。十七年三月。京師守失。四月己巳。烈皇帝凶問至南京。其時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南京諸大臣聞變。倉卒議立君。未有所屬。而王與潞王以避賊至淮上。大臣意多在潞王。總督鳳陽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某都御史。馬士英遣書南京。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甲申。守備南京魏國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等。南京戶部尚書高弘圖。工部尚書程註。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姜曰廣等。南京守備掌南司禮監務太監韓贊周等集朝內。兵部右侍郎呂大器署禮兵二部印。不肯下筆。吏科給事中李沾厲聲言。今日有異議者死之。時士英握兵于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於是以福王告廟。乙酉。弘基等逆王于江浦。丙戌。王舟次燕子磯。丁亥。百官迎見于龍江關。王素衣角帶哭。五月戊子朔。王乘馬自三山門外至孝陵。從臣請自東門御路入。王遜避。自西門入。至饗殿拜謁。畢。次謁懿文太子陵。自朝陽門入東華門。步行謁奉先殿。出西華門。駐蹕于內守備府。己丑。羣臣勸進。王辭讓。遵景帝故事。以福王監國。是日清

墨勒根入北京。庚寅。王行告天禮。升殿。百官行四拜禮。魏國公徐弘基跪進監國之寶。王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大赦天下。其新加練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並各項錢糧。十四年以前實欠在民者。悉免之。以張慎言爲吏部尙書。壬辰。以史可法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高弘圖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並入閣辦事。馬士英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總督鳳陽等處地方軍務。時朝廷草創。大僚無通曉故事者。以學士兼尙書。非制也。發銀一萬兩。遣職方司郎中萬元吉往犒得功等軍。以張應元充總兵官。鎮守承天等處地方。癸巳。爲大行皇帝舉哀。哭臨。甲午。以姜曰廣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前禮部尙書王鐸爲東閣大學士。並入閣辦事。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入直。以工部某侍郎周堪。庶爲戶部尙書。乙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復官。遣御史祁彪佳等安撫江南北等處地方。可法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四人分統之。傑駐徐州。轄徐州及鳳陽之懷遠五河虹泗州盱眙宿州靈璧蒙城亳州十四州縣。經理河北河南開歸等處。招討事。良佐駐壽州。轄鳳陽之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邱潁州潁上太和廬州之六安州九州縣。經理河南陳許等處。招討事。澤清駐淮安。轄十一州縣。經理山東等處。招討事。得功駐廬州。轄廬州之含淝巢無爲州滁和二州。應天之江浦六合十州縣。經理各路援剿事。一切軍民。皆聽統轄。州縣有司。皆聽節制。營衛原本舊兵。皆聽歸併整理。荒蕪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于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定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折色銀四十萬。其體統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卽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襲。其鳳陽舊有總兵官應罷。改副將一員。又言操江舊兵單弱。

請添設九江京口兩鎮以操江。總督文臣協理並從之。而得功等方各擁兵爭江北諸郡。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可法乃奏設督師于揚州。節制諸將。馬士英以麾下兵至江干。上疏勸進。丙申。召士英入京。戊戌。羣臣勸進至再三。箋王乃許之。己亥。可法自請督師江北。詔以便宜行事。各鎮並聽節制。撫寧侯朱國弼請裁漕鎮。從之。召兵部尚書張國維以原官回部。佐理戎政。召前刑部尚書徐石麒爲都察院右都御史。以原闕四字。鄭鴻逵爲後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九江等處地方。原闕四字。黃蜚以原官鎮守京口等處地方。以韓贊周爲司理監乘筆太監。壬寅。王卽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在京文武各官。普加一級。無級可加者。進動階一級。并給新銜。誥命在外。督撫監司守令。並依見任官銜。給與誥命。在籍閣臣及六部堂上官。年六十以上者。存問。其遣配及閒住者。並復原官。三品以下。先行釋罪。分別酌用。其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遼東等處文武官生。義不從賊。在南者。文官察明起用。生員赴禮部報名取印結。寄應天府學考試。武官指揮千百戶等。赴兵部察驗。附在京各衛寄俸。弘光元年。糧免十分之一。北直隸山西陝西全免。五年。山東河南全免。三年。江北湖廣免十分之五。四川免十分之三。以盧九德爲司禮監乘筆太監。提督京營。癸卯。以馬士英掌兵部事。仍入閣辦事。以禮部右侍郎顧錫疇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分應天蘇松爲二巡撫。以太常寺少卿左懋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徽寧池太廣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甲辰。以忻城伯趙之龍總督京營戎政。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田仰巡撫淮揚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海防。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左良玉爲寧南侯。仍各廕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封高傑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加馬士英太子。

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乙巳。以大理寺左寺丞郝彪佳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地方總督糧儲提督軍務。禁北來逃官。不許入京。丁未。可法出京督師。給銀二十萬兩。密諭參將王之綱等迎母妃于江北郭家寨。李自成遣僞制將軍董學禮等率兵南下。至宿遷。己酉。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路振飛遣兵擊敗之。擒其僞防禦使武慄。張愼言薦前東閣大學士遣戍吳姓。命召之。庚戌朝。劉孔昭廷訐愼言薦誤國罪臣。且定策時有二心。聲色俱厲。御史王孫蕃等亦劾孔昭。交爭于上前。上諭之。乃退。明日。孔昭具疏論劾愼言乞罷。上兩解之。弘圖曰。廣各上疏乞罷。不許。以萬元吉爲太僕寺少卿。監江北軍。命御史周一敬護送潞王于杭州居住。設勇衛營。以御馬監太監李國輔監督。王子進魏國公徐弘基。南和伯方一元。誠意伯劉孔昭。撫寧侯朱國弼。安遠侯柳祚昌。靈璧侯湯國祚。東寧伯焦夢熊。成安伯郭祚永。各官銜二級。歲加祿米五十石。弘基仍進左柱國。賜韓贊周廕弟姪二人。盧九德一人。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仍賜蟒衣及銀。癸丑。可法奏先帝已封劉澤清伯爵。命加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甲寅。遣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祭告祖陵。皇陵。寧南侯左良玉祭告顯陵。先是。賊陷京師。定遠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降于清。引之入關。大敗自成于一片石。自成走西安。清乃僞稱太子。與三桂合軍入京。及至。則清九王也。遂據京師。爲先帝發喪。傳檄河北山東。皆下之。而道路相傳。以爲三桂借兵克復。又言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黎玉田與三桂合謀。德州生員謝陸殺賊所署僞防禦使吳徵文。奉香河知縣宗室帥畝爲濟王。率士民城守。而傳以爲前東閣大學士謝陸。及前御史盧世灌。於是可法以聞。己卯。封三桂薊國公。世襲。命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饋之。太常寺少卿李沾劾吏部左侍郎

呂大器定策時懷二心。上曰：朕遭時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寶！直以宗社攸關，勉承重任。當日效忠定策，諸臣朕已鑒知，餘不必深求。大器乞罷，不許。六月庚申，以福府千戶常應備爲某軍都督府左都督。壬戌，上大行皇帝諡曰：紹天釋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大行皇后諡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思字大學士弘圖所擬也。以都督同知楊振宗充總兵官，鎮守安慶。癸亥，以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趙光遠爲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四川陝西軍務。光遠時鎮守漢中，命未至，已降于賊。甲子，工部尙書程註致仕。丙寅，吏部尙書張愼言致仕。士英薦前光祿寺卿阮大鍼可任樞貳，子冠帶召見。戶科左給事中羅萬象、御史詹兆恆、王孫蕃、陳良弼、應天府丞郭維經等，交章言：大鍼以逆案發配，不宜召。弘圖請下九卿議。與士英不合。各疏求去，不許。呂大器遂劾士英，以入朝爲名。橫據國中，縱兵劫掠，賣官鬻爵，諸罪。御史黃澍入對，廷劾士英。司禮監太監何志孔助澍言之。上怒。士英更爲志孔請，得不死。先是，張獻忠自楚入蜀，已陷涪州。壬申，士英劾從逆諸臣。光時亨、龔鼎孳、陳名、夏、項煜、周鐘等，先是周王薨于淮安舟中，命于安吉孝豐擇地卜葬。丙子，劉澤清劾呂大器前巡撫甘肅，以私忿殺總兵官柴時華，及受賄事。大器連疏引疾致仕。朝議遣大臣北行使清，訪先帝梓宮，併費敕與吳三桂。而士英言有職方司員外馬紹愉者，曾爲陳新甲使清。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澤清傑並舉前總兵官太子少師左都督陳洪範召見，以陳洪範提督下江定海水師，駐瓜洲，會左懋第以母喪在山東，請北行，遂定使清之議。丁丑，張獻忠陷重慶府。瑞王遇害。戊寅，封常應備襄衛伯，食祿米一千石。世襲。劉宗周在籍自稱草莽孤臣，上疏請上親征，又言四鎮不宜封，有旨宣付史館。而宗周復連疏言中外諸臣皆可誅，於是四鎮

皆怒。己卯，圻城伯趙之龍諭先帝廟號思宗爲下諡。弘圖疏辨。上是之。辛巳，以徐石麒爲吏部尙書。工部左侍郎何應瑞爲工部尙書。以巡按淮揚御史王燮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巡撫山東。壬午，以江西按察司副使程世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加謝陸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禮部尙書黎玉田。兵部尙書盧世灌。工部右侍郎俱充山陵使。王燮奏皇太子定王永王俱遇害。是日督師標下總兵官于永綬等兵及浙兵。闕于鎮江西門。焚居民數百家。癸未，顧錫嘯奏奪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諡。甲申，以原闕五字邱磊充總兵官。鎮守山東。大學士高弘圖等奏北使事宜。一於天壽山特立園陵。厝先帝梓宮。并太子二王神櫬。一割山海關外地與清。一歲幣以十萬爲率。一清已僭號。勢成敵國。或稱可汗。或稱金國主。前代多有之。乞下廷臣集議。一洪範給銀三萬兩爲山陵及道里諸費。秋七月丙戌朔。命魯王于台州府居住。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加張愼言程註太子太保。戊子。追尊皇考福恭王曰貞純。肅哲聖敬仁毅恭皇帝。皇妣某氏曰孝誠端惠慈順貞穆皇太后。皇祖妣貴妃鄭氏曰孝寧溫穆莊惠慈懿憲天裕聖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生稱也。沒而加之。非名也。遙上母太妃鄒氏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諡先妃黃氏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繼妃李氏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追復懿文皇太子廟諡曰興宗孝康皇帝。懿敬皇太子妃常氏曰孝康皇后。上建文帝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親文揚武克純。仁一作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建文帝后馬氏曰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諡曰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代宗。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庚寅。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

河北聯絡關東軍務。馬紹愉爲太僕寺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加陳洪範太子太傅。往北京。癸巳。以巡按四川御史劉之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貴州總督。以前屯田道參議范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命田仰仍總漕務。專管江北漕額。并催江北各標應給漕米。甲午。以前兵部尙書丁啓睿安撫河南。賜原闕李際遇劉洪起各總兵官敕。乙未。依北京更定營制爲五軍。神機三大營。各一營。至十營。以團練總兵官六人分統之。庚子。萬壽節。癸卯。命禮部尙書顧錫疇祀海。甲辰。追賜故潁國公傅友德。宋國公馮勝諡。乙巳。李自成遣兵至保寧府。降之。庚戌。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有譽爲戶部尙書。弘圖封遼寧之。不聽。辛亥。釋高牆罪宗。故唐王聿鍵等三百餘人。壬子。諭曰。朕遭九六之運。軍書間阻。方資羣策。旋軫故都。乃文武之交爭。致異同之日甚。先皇帝神資獨斷。彙納衆流。天不降康。咎豈在上。爾諸臣尙鑒於前車。精白乃心。匡復王室。若水火不化。戈矛轉輿。天下事不堪再壞。且視朕爲何如。主祖宗成憲。弗尙姑息。各宜欽承朕言。不再改正閣銜。以尙書兼大學士。萬元吉奏有清平西王吳三桂牌。至濟寧州。稱奉大清攝政王旨。兵將南侵。執政謂款使已行。不以爲意。八月丙辰朔。日食。戊午。罷偏沅巡撫。以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四川湖廣雲南貴州廣西軍務。兼理糧餉。辛酉。加可法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弘圖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曰廣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士英太子太師。進武英殿大學士。鐸太子少保。進文淵閣大學士。改戶部尙書。各廕一子。中書舍人。以刑部左侍郎賀世壽爲戶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倉場。以前蘄遼總督丁魁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河南湖廣軍務。巡撫承德。

襄陽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癸亥，贈傅友德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麗江王。馮勝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寧陵王。祀功臣廟。敕左良玉充提督官，開藩武昌。甲子，張獻忠陷成都府。蜀王遇害。戊辰，皇太后自儀鳳門入宮。遣靈壁侯湯國祚告於南郊。命惠王於廣信府居住。壬申，以前寧夏巡撫樊一蘅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核剿軍務兼理糧餉。前原闕按察司僉事充爲事官。越其杰爲都察院右僉都督。史巡撫河南兼轄潁亳二州。提督軍務傑澤清良佐各疏劾劉宗周激變軍情。動搖聖駕。又與得功合疏言羣臣謀危社稷。指大學士姜曰廣。會有建安王府鎮國中尉米統領候考吏部。因奏曰廣定策時有異謀。并劾前山東按察司僉事雷績祚。儀制司員外周鑣。結黨亂政。下績祚等獄。于是吏科右給事中熊汝霖劾統領誣詆大臣。通政使劉士禎禮科給事中袁彭年。劾統領違制越奏。請究問。不聽。曰廣求去益力。癸酉，命修西宮之西花園第一所爲皇太后宮。丁丑，贈吳三桂父故原闕總兵官吳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戊寅，以前總督薊遼軍務爲事官。王永吉戴重罪。總督山東河北等處軍務。庚辰，命選淑女辛巳。賜北京死節諸臣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二人。贈諡祭葬。有差。建祠鷄鳴山。賜額旌忠。癸未，封原闕六字。鄭芝龍爲南安伯。以前福建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申紹芳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餉江北。以前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應熊改兵部尙書。總督川湖雲貴等處。專辦蜀寇。賜尙方劍一口。便宜行事。仍給銀三萬兩。乙酉，以皇太后至京。加可法少傅。兼太子太傅。弘圖曰廣各太子太保。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鐸太子少保。誠意伯劉孔昭等。太監韓贊周等各廕陞有差。阮大鍼入對稱旨。疏陳江防甚悉。安遠侯柳祚昌復薦之。以爲兵部右侍郎。巡閱江務。都察院左都御史

史劉宗周劾奏不聽。自李自成敗走山東諸州縣，並殺其僞防禦使，敕令復爲明，而朝廷無一官一兵出河北。清遂安置官屬，至濟甯以南皆降于清。惟濟寧州不下，是月清將楊方輿以兵數千趨濟寧，下之。九月戊子，封皇太后弟千戶鄒存義爲大興伯。庚寅，以都督僉事張福成充總兵官，前往河北山東。辛卯，上御經筵。壬辰，裁各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甲午，曰廣致仕。乙未，宗周致仕。命黃斌卿移屯九江，黃鼐屯蕪湖，采石，鄭鴻達屯鎮江，丁酉，以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王之綱充總兵官，挂盪寇將軍印，鎮守河南。己亥，三法司奏定從逆六等條例。大逆凌遲死處凡五條，凡從賊攻陷京師及爲賊毀宗社易門榜者，凡倡率勸進及爲賊草僞詔者，凡部院詹事翰林三品以上大臣從賊受僞官爲之親信用事者，凡文武封疆大吏如督撫總兵降賊者，凡京堂翰林科道部等官爲賊畫策規取地方者，以上如本犯不歸，歸而又逃者，收繫其妻子，籍沒其資產，斬決不待時。凡三條。凡四五品京堂及翰林科道官受賊僞命居要地，比原職加崇者，凡方面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降賊者，凡文武封疆大吏聞變先逃者，絞。凡六條。凡獻銀獻女獻婢以媚賊求免者，凡內外衙門官但受僞命者，凡職在巡方遇變而逃者，及布按三司分巡分守知府等官遇變逃者，凡被賊夾打不能自回，仍受僞官者，凡受僞官爲賊疏遠者，凡各衙門奉差如管屯管河權關司餉等官，雖無封疆之責而逃者，流。凡二條。凡內閣重臣及部院寺三品以上詹事翰林五品以上，卽不從賊，偷生潛逃者，凡既受僞職後自疏遠，先賊未敗脫身南還者，以上斬絞流及遠戍共十一則。如各犯認非自投，議減本罪一等。如遁歸匿形蓄謀叵測，議于本罪加一等。仍收繫其親屬，徒。凡二條。凡候考候選卽無官守，卽未受僞官，乃浮沉賊中，賊奔乃還者，凡遇賊變偶不逃，爲賊脅留未受僞官者，杖。凡一條。凡

初爲賊所拘。未受僞官。乘間先歸者。上曰。北都淪喪。帝后升遐。巷戰死綬者。遂無一人。且反面事仇。甘心降賊。爲之指斥。先帝規並海宇。人心已喪。法紀何存。所奏旣已會議。允當。並先奪幟。其綬罪以上。三法司行撫按。官逮至京訊之。流罪以下。撫按官依律卽訊具奏。其有身雖陷賊。而能改圖歸正。擒殺賊首。及以兵馬城池來歸。或爲我內應。克建大功。或爲我內間。効忠本朝者。仍從優陞賞。不用此例。辛丑。以通政司右參議王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東江等處。備兵援遼。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糧餉。以原調牟文綬充總兵官。鎮守荊州。總理漢土官兵。時荊州未復。命文綬自施州衛收集土兵。出夔州以圖之。癸卯。以後軍都督府都督王允成充署總兵官。鎮守岳州。士英請定童生納銀經送學道收考。免府縣二試。其銀以充兵部招練軍器之用。從之。乙巳。給越其杰銀十五萬兩。令募兵屯田。追賜國初諸臣陶安等先朝諫死諸臣蔣欽等諡。丙午。召萬元吉還。以右軍都督府左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等處軍務。丁未。上皇考陵名曰熙陵。己酉。進封朱國弼爲保國公。爵一等。辛亥。加李沾都察院左都御史。命法司逮問呂大器。以中軍都督府右都督盧鼎充總兵官。武漢團練正紀。寧南營務。開納助工事例。癸丑。命刑部逮問黃澍。是月高傑率兵赴鎮。戶科給事中陸朗例出爲福建原調特旨留之。御史黃耳鼎例出爲江西按察司副使。與朝并疏攻吏部尙書徐石麒。冬十月乙卯朔。石麒致仕。耳鼎復爲御史。以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李成棟充總兵官。挂鎮徐將軍印。鎮守徐州。原調李世春充總兵官。鎮守泗州。原調賀允昌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揚州。併巡上下江御史爲一差。故周延儒子奕封乞免追贓。時有舉人汪庶者。與延儒弟舉人正儀媼連。中旨欲移坐之。而不詳其名。以爲曙也。遂坐曙贓六萬。而免奕封所坐六

萬之半。丙辰。以鄭芝龍充總兵官。鎮守福建。以黔省援楚。副將羅聯芳爲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貴州。己未。以逃官前兵部尚書張縉。彥戴罪。總督北直隸山西河南北軍務。便宜行事。庚申。大學士高弘圖致仕。遣司禮監太監孫元德。察催直隸浙江福建金花歲改段價。九庫一應錢糧。仍督兩浙漕糧鹽課洋稅。并一切修練儲備事宜。甲子。加何騰蛟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巡撫湖廣全屬地方。賜北京死節太監王承恩等九人贈諡祭葬。廕有差。丙寅。命于杭州選淑女。旨下。有校尉人役突入民家搜索。女子有投水自盡者。巡視京城御史朱國昌等以聞。及遷入。又不稱旨。上怒。命各城推戶舉首。隱匿者罪及地方。隣右各官重處。而或言天下美女。及妝飾精妙。無過蘇杭。於是訪求之。使四出矣。壬申。中旨。以吏部右侍郎張捷爲吏部尚書。癸酉。改丁魁楚以原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廣東等處地方。追復代宗生母賢妃吳氏。上諡曰孝翼。溫惠淑慎。慈仁匡天。錫聖皇太后。惠宗長子文奎曰恭愍。皇太子。弟允燧爲吳悼王。允燧爲衡愍王。允燧爲徐哀王。追封惠宗子文圭爲原懷王。並附祀孝康陵。復江都宜春南平等四郡主爲公主。耿璿于禮爲駙馬都尉。甲戌。以逃官前左春坊左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命鄭鴻逵挂鎮海將軍印。乙亥。以江西按察司副使張秉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丙子。命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南郊。士英請發欵單于各撫按。分給所屬司道府州縣官。凡贖鍰自杖以上。俱注單貯庫。解部充餉。其不注單者。以贓論。從之。丁丑。以兵部左侍郎解學龍爲刑部尚書。前太僕寺少卿楊維垣爲通政使。司通政使。命王永吉且駐河上。擇險要地方。暫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事宜。俟陳洪範等還日。奏請進止。戊辰。加左良玉太子太傅。壬午。命停今年決囚。以

原監

太監孫呈琇爲山東總監。同王濬行事。濬至安東不能前。有旨令駐淮上。賜故巡撫大同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衛景瑗等五人贈諡。癸未以前吏科都給事中劉安行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直隸浙江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等稅。兼理海防軍務。通政使司右參議劉若金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福建廣東沿海開墾屯田市舶魚鹽橋稅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授朱統纘行人司行人。鑄弘光通寶錢。是月漳州賊破雲霄城。據之。官兵討之。賊走大埔。十一月戊子。西宮成。賜名慈禧殿。續封鄧文克爲定遠侯。辛卯。令生員納銀充貢。邱磊在安東。與劉澤清不協。可法奏其有異謀。遣右鎮總兵官柏永馥執之。下淮安獄。自盡。癸巳。命遼王於台州寧海縣居住。乙未夜。端門外火。時山東及豐沛並入于清。清分兩道。一入宿遷。一破海州澤清等以聞。請沿河築牆與王夔等畫地分守。從之。丁酉。祁彪佳予告。庚子。以兵科右給事中李永茂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以兵部右侍郎張鳳翔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浙江水陸軍務。兼理糧餉。巡撫蘇松等處地方。以浙江按察司副使盧若騰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巡撫鳳陽等處地方。以江西按察司副使耿廷鐸爲太僕寺少卿。調雲南臨安府土官沙定洲兵馬。從建昌入川。剿賊。庚戌。以原軍都督府左都督許定國充總兵官。挂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辛亥。土英請于金山圖山築城。從之。壬子。復逃官御史蘇京官。駐廟灣。聯絡海上。先是徐州土賊程繼孔擒至京。聞變逃歸。高傑擒斬之。加傑太子少傅。可法太傅。土英太保。鐸太傅。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十二月乙卯朔。命荆王于九江府居住。丁巳。進封劉孔昭爲誠意侯。劉澤清爲東平侯。孔昭辭許之。蔡巡按御史不許。拿訪。庚申。賜建文死節諸臣贈諡。辛酉。以何騰蛟總督四川湖廣雲南

貴州廣西等處軍務兼督糧餉專理恢剿召楊鶴回部癸亥續封徐洪爵爲永康侯甲子命程世昌兼督上江漕務丙寅改上孝宗后張氏曰孝成靖肅莊慈哲懿扶天贊聖敬皇后大閱京軍命十英代先是李自成遣兵攻鄖陽撫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起元分守監軍原闕四字高斗樞原闕四字王光恩等出戰敗之固守數月不下命左良玉率兵救之戊辰以斗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己巳陳洪範還奏於十月十二日至北京夷官剛林等語甚諂慢懋第抗詞不屈二十九日至河西務遙祭先帝十一月四日至滄州清道騎追執懋第等去國書未投因言閣議主于抗節使臣將命不敢委曲上曰國家艱難之際費十餘萬金錢遣使外庭亦欲得當并力滅賊如何閣議止以抗節爲不辱命我當自強清之款否原不足恃爾文武臣工當益切痛恥秣馬厲兵乘時恢復以申大仇洪範又密奏聞黃得功劉良佐皆陰與清通二人疏辯上曰此清中反間不足信命洪範往督師軍前尋給假去楊維垣上疏追論三朝黨局上曰宵人躁競不難矯誣君父以逞其私安知忠孝之道王之案等已經大赦姑不追究三朝要典民間尙有存者禮部訪求一部送入史館以存列聖慈孝之實又奏逆案多枉命吏部察明分別復職起用有狂僧大悲至京自稱齊王又稱潞王下錦衣衛訊壬申加士英少師改命王永吉總督防河鎮將癸酉復逃官前左春坊左諭德韓四維官工科右給事中戴英劾之改別衙門用甲戌遣士英視牲乙亥復逃官兵科給事中時敏官開屯浙江大壘等山丁丑諭吏部自天啓以前詞臣有勞績者察明贈官不得與廢刑部尙書解學龍等奏從賊諸臣獄宋企郊等十一人凌遲光時亨等四人斬秋後處決陳名夏等七人絞王孫蕙等十五人充軍宋學顯等十人徙潘同春等八人杖自絞以下皆聽贖其在原闕何瑞徵等二十八人俟二

三年後定罪翁元益等二十七人存疑及已用張縉彥等七人奉旨未用姜荃林等三人已故吳家周等二人俱不在六等之列。上以諸臣擬罪太輕。命三法司再議。開納文武職官誥命分防河汛地王之綱自永城至寧陵。許定國自寧陵以西至蘭陽。劉洪起自祥符至汜水。李際遇專防河南一府。曹友義防邳州。以西張士儀防邳州以東。時清豫王兵自孟津縣渡河。李際遇迎降。縉彥等並走沈邱。命高傑率兵進屯歸德以備之。戊寅。上御輿定宮。是日傑自徐州進兵。己卯。加徐起元兵部右侍郎。高斗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辛巳。罷南郊。改於明年冬至。御史沈宸荃諫不聽。壬午。以應天府丞瞿式耜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原開六字馬乾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命張縉彥以總督兼巡撫歸德開封河南三府。督諸將防河。恢剿河北潼關等處地方。越其杰巡撫汝寧南陽貴州三府。恢剿河南湖廣等處地方。士英奏請確酌從之。癸未。以參將署川東鎮守事務賈登聯爲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前往四川。

#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

聖安本紀

顧炎武撰

宏光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雪。免百官朝賀。以殿工成。加應熊太子太保。可法太保。兼太子太師。進建極殿大學士。士英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鐸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各賜蟒衣一襲。廕一子。尚寶寺丞。以士英掌文淵閣印。充首輔辦事。可法辭太保。許之。以吏部左侍郎蔡奕琛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癸巳。命得功良佐率兵進屯潁亳。二人受命不行。許定國陰送款于清。傑至睢州。乙未。定國伏兵享傑於城中。殺之。明日。傑部將攻睢州。定國引兵走考城。圍之。定國走降於清。壬寅。命在京諸臣自陳。保國公朱國弼及御史張孫振劾刑部尚書解學龍賣法庇賊。丙午。奪學龍職。丁未。召前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復官。壬子。加衛允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標下鎮將兵馬。經略開歸防剿軍務。是月。清入西安府。李自成走襄陽。二月甲寅朔。命于嘉興紹興二府選淑女。左良玉薦太僕寺卿王驥可任巡撫。丙辰。以驥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命高斗樞回京另用。己未。以阮大鍼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部事。仍管巡閱江防事務。以工部左侍郎高倬爲刑部尚書。人有上書言廣信建寧衢州之間。有雲霧山。爲先朝封禁。開之可以助國。命太監李國輔往視之。甲子。諡皇太子曰獻愍。定王曰哀。永王曰悼。乙丑。命于蘇州製造大婚冠服。丁卯。禮部尚書顧錫疇

免官。愆方孝孺裔孫樹節爲翰林院五經博士。高傑妻邢氏有子元爵尙幼。在揚州。可法請以標下原闕四字李本深提督軍馬與諸裨將分屯梁宋間。上曰。興平創立軍府以忠死事。身肉未寒。兼有嗣子。朕豈忍以其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可令其妻邢氏同元爵照舊統轄。元爵年幼。督師輔臣代爲料理。示朕不忘忠臣至意。李本深仍領前鋒。俟有功優敘。良佐上書追論傑罪。請別委一人統其衆。不許。又言本深庸弁。恥與爲伍。朝廷亦以提督體統尊難之。已而邢氏上書請以本深爲提督。允文亦具疏如邢氏言。從之。命未下。先是四鎮之南來也。以揚州富實。各思據之。傑兵先至揚州。人不納。遂圍之。得功引兵至天長。欲爭揚州。朝廷遣萬元吉諭之。得功奉詔。可法至揚州。爲傑所要。奏許其家屬居揚州。而功在廬州。山濬又新破。營快快不平。聞傑死。又引兵向揚州。士英以聞。上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仇。黃得功若向揚州。使高營兵將葉信東顧。狡闕躡之。而南誰執其咎。朕於諸藩鎮。恩禮有加。諸藩亦當恪守臣節。無得輕舉。以誤國家。可法在徐州。安插高兵。聞之。馳還。會上遣太監盧九德。高起潛。李應昇。諭得功。得功奉詔。李本深等聞得功向揚州。葉信引兵還。上命起潛駐揚州。安撫將士。乙亥。追封臬弟由樂爲穎王。諡曰沖。禮部請朝日。命待南郊。禮成行之。丙子。更上先帝廟號曰毅宗。封慈煇爲崇王。命於福州府居住。時廷論多及先朝舊事。欲追罪當日建言三案之人。並及門戶諸人。上優容不許。而科道交章引繩批根。日益深切。羣臣多不自安。袁繼成以總督在九江。疏言三朝要典爲先帝所焚之書。不宜存。已而左良玉亦上疏論之。上曰。此朕家事。列聖父子兄弟之間。數十年無纖毫間言。當日諸臣妄與鞮搆。卿一細閱。亦當倍增悲憤。但造禍之巨。物故幾盡。與見在廷臣功罪無關。朕已悉從寬宥。不必疑猜。黃澍之被收也。倚良玉不至。繼成爲之請。

許回籍聽勘。御史左光先被收。亦奔良玉與呂大器。皆不至。御史袁弘勳劾繼成庇護三案。繼成疏辨。上曰。袁繼成身任封疆。自有本等職業。賊信方急。當一心料理軍務。不得借題尋釁。然自是失職之臣。屢駁。有挾藩鎮以抗朝廷之意矣。兵部職方司主事彭遇騰召對中旨。改御史。巡按浙江。以家丁數百人行。至杭州不戢。杭人踢署門逐之。改巡按淮揚。己卯。續封張承志。惠安伯。禮部右侍郎管紹寧。署部印。失之士英爲之請。盡易南京各衙門印。去南京二字。癸未。大悲藥市。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奏。先帝皇太子自北來。今往杭州。上遣內臣蹤跡。至錢塘江上得之。三月甲申朔。至京都。人傳言太子至。人人色喜。又言上未有子。且以爲子。京城內外。一日中告語幾徧。太子在興善寺中。發勇衛營兵五百人守之。夜五鼓。傳上旨。移太子至錦衣衛。掌衛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乙酉。上御武英殿。命府部九卿科道官及左春坊左中允劉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少詹事方拱乾等審視。正宗等皆前東宮講官。於是百官公服。獨拱乾有罪。便服趨上。太子曰。方先生及問正宗等。皆不識。又問講書何地。講何書。習何字。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鞫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羣臣環詰之。遂供出姓名。王之明爲故駙馬都尉王昺之姪孫。曾侍衛東宮。家破南奔。遇夢箕家。丁穆羣。臣環稱太子。拱乾則於侍衛日識之也。奏上。丙戌。下之。明中城兵馬司獄。以禮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掌部事。丁亥。復故少師兼中極殿大學士溫體仁諡。戊子。命司禮監隨堂內官監太監喬尙總監兩淮鹽課。嚴察兵馬糧餉。命督師大學士應熊兼制雲南貴州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撫。應熊劾馬乾淫掠不法。奪官。下督撫逮訊。壬辰。命百官會審王之明於午門外。河南有婦人童氏。自稱上藩邸時元妃。巡按御

史陳潛夫信之。具儀從送至京。上大怒。下童氏錦衣衛獄。并逮潛夫至京訊之。以耿廷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兼理糧餉。癸巳。遙祭諸陵。戊戌。以黃斌卿充總兵官。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三法司以王之明獄。上曰。此必姦人密謀授意。圖爲不軌。非高夢箕一人可辦法。司其嚴行究訊。兩月以來。往來踪跡及主使之入。於是人情益懼。民間流言。指馬士英。王鐸共謀戕害太子。黃得功上疏言。先帝之子。卽皇上之子。眞僞未辨。乞多方保留。若驟處死。卽果詐僞。天下必以爲眞。東宮矣。上乃命養之獄中。勿遽加刑。俟布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而劉良佐上疏。並言太子童氏二事。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倫絕滅。上曰。朕元妃黃氏。先朝册封。不幸天逝。繼妃李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卽追封后號。詔示海內。卿爲大臣。豈不聞知童氏不知何處妖婦。詐冒朕妃。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是仰陵王宮人。尙未悉眞僞。王之明是駙馬王昺之姪孫。避難南來。高夢箕家。丁穆虎聲。令冒認東宮。正在嚴究。若果眞實。朕於夫妻伯姪之間。豈無天性。況宮媵相從。患難者頗多。朕於先帝無纖介之嫌。因宗社無主。不得已從羣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脈。至於舉朝文武。無非先帝舊臣。寧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元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祏。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法有常刑。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先將二案審明。情節節示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日甚。己亥。上懿安皇后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慈皇后。更上皇考諡曰孝皇帝。壬寅。先帝忌日。上於宮中舉哀。百官於太平門外設壇。遙祭。甲辰。封原闕黃九鼎爲維中伯。己巳。以殿工成。加可法太師。士英太保。鐸少保。宏圖曰。廣各太子太傅。

李際遇許定國既降於清。清盡得河南開封之地。引兵南下。王之綱走宿州。是日清陷歸德府。巡按御史凌嗣死之。丙午。罷安慶巡撫。以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廣昌靖南池院等鎮軍務。巡撫應天安慶等處地方。總理糧儲。兼督上江漕糧。丁未。命後軍都督府右都督總兵官方國安挂鎮南將軍印。駐防池口。己酉。以光祿寺少卿錢繼登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兼理江防軍務。贈高傑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左良玉在先帝時。已擁兵跋扈。及上即位。數上書。侵撓朝政。聞有太子事。具疏言大臣蔽主。危害皇儲。時良玉且病。其子挂平賊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夢庚性凶狡。一時失職。諸臣在軍中者。又爲春秋與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舉兵反。以奉太子密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壬子。加李本深太子少保。兩軍都督府左都督提督。與平標下兵馬。夏四月丙辰。良玉陷九江府。丁巳。追卹三案諸臣劉廷元等二十人。並復原官。仍各贈廕有差。良玉兵自九江而下。所至焚掠。乙未。陷東流。京師戒嚴。以公侯分守長安等門。及都城十三門。徵靖南廣昌東平三鎮兵入衛。命可法至江北調度。命阮大鍼率兵巡防上江。上諭三法司。附逆一案。日久不結。殊非法紀。朕新政之初。姑從寬貸。光時亨力阻南遷。致先帝蒙難。周鍾以詞臣降賊。乘馬不下梓宮。武愷爲賊僞官任事。三人即便會官處決。其於擬斬者。發雲南金齒等衛。永遠充軍。擬絞者。發廣西地面充軍。終身責令地方撫按官拘解軍罪以下。並宥爲民。永不敘用。周鏞雷續祚結黨亂政。招引外兵。圖爲不軌於獄中。勒令自盡。此外當日有挾持異議者。都與大赦。朕爲天子。豈計匹夫夙嫌。並案內曾得罪皇祖妣皇考者。俱勿問。文武諸臣不許再提往事。屢奸奏章違者治罪。是日戮時亨鍾愷於市。鏞續祚自盡。以光祿寺卿祁逢吉爲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倉場續封劉立柱爲寧晉伯庚申續封張國材爲安鄉伯是日良玉陷安慶府初興平所將皆秦人於四鎮中最彊朝廷以衝地委之自李本深等引兵還闕自大梁以南如入無人之境而提督之命久不下將士無固志因留揚州不進於是清自歸德分兩道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成棟奔揚州壬戌封常澄爲襄王命于汀州府居住是日都督黃斌卿等與良玉兵戰于銅陵之灰河敗之明日復戰沉其船三十艘上命齎銀幣至軍中勞諸將是時勤王之兵四集軍勢稍振良玉尋死于九江然淮南單弱清自此益進而南事不可爲矣己丑清陷泗州丙寅渡淮丁卯選淑女於元輝殿潞王在杭州上書請移僻靜一郡戊辰命移于湖州府賜勅獎諭且命移周魯二王於江西廣東時河南盡入于清獨劉洪起尙在光黃之間己巳以洪起爲提督汝寧開封等處援剿總兵官庚午命王永吉總督防河兼巡撫鳳淮廬三府錢繼登兼巡撫揚州一府召田仰回部繼登辭命王永吉并撫揚州時上流梗塞王驥未行而言者以湖南多警命楊鶡仍爲巡撫駐常德澧州於是興平兵盡棄信遠挈其家眷至瓜洲掠民舟欲渡江有旨令鄭鴻逵扼守京口敢有一兵渡江者以大礮擊之日有斬獲報捷而清遂長驅南下辛未清圍揚州甲戌加得功左柱國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丙子以御史霍達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常鎮四府提督軍務兼理糧儲丁丑清陷揚州屠之督師太傅兼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兼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不知所在戊寅追封于謙爲臨安伯五月壬午朔以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李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癸未命移惠王于嘉興府得功率兵進擊夢庚敗之丙戌進封得功靖國公世襲加大鍼大典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千戶諸將各陞廕有差遣司禮監太監王肇

基齋銀幣往勞。丁亥，封鄭鴻達靖國伯，分蘇松常鎮爲二巡撫，以兵部職方司郎中楊文驄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常鎮二府兼轄沿海揚州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己丑夜，清以小舟自七里江渡庚寅旦，抵南岸，鴻達以水師奔福建，清陷鎮江府。辛卯夜二鼓，上出通濟門，幸太平，壬辰未明，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日加已有百姓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搶奪一空。吏部尙書張捷、刑部尙書高倬、戶部江西司郎中劉成治、山西司主事吳嘉允、中書科中書舍人龔廷祥、欽天監博士陳于階、國子監監生吳可基，皆死之。癸巳，上至蕪湖，命大典大鍼兼東閣大學士督師，以揚州府同知李繼晟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慶。時無紙，亦不及用寶，各以一幅紙書其官銜姓名，京城百姓相聚，搜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總督京營戎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捕斬數十人，閉城門，遣人具啓於清。清兵自丹陽趨句容。乙未夜，前隊至郊壇門，丙申，豫王至，營于郊壇北。之龍及諸勳戚文武大臣皆迎降。清執之，明廣昌伯劉良佐率兵入援，次上新河，降於清。己亥，豫王入南京，上將幸杭州，命大典國安以所部兵先發，都督杜弘域扈從，得功率兵斷後，未行，癸卯，良佐率清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等奉上如營。丙午，上至南京。九月甲寅，上北狩。



# 明季稗史初編卷十一

行在陽秋

隆武內戊二年冬十月十四日戊丙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爲永歷元年

御諱由榔神宗孫也皇考桂瑞王生四子長由口次由口俱爲獻賊所害三由口封安仁王以病薨四永明王卽上也天資聰明仁厚皇考自衡徙梧以病薨上居苦次會隆武蒙塵報至兩廣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謂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乃迎桂嗣王至肇慶立之以府署爲行在頒詔楚滇黔蜀閩輔蘇觀生自南雄撤兵還廣州閣臣何吾驎自閩遁歸青山加丁魁楚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瞿式耜東閣大學士吏部尙書

魁楚原任兩廣總督兵部尙書右副都御史兼吏部右侍郎賜券劍進平粵侯今以吏部右侍郎入閣攝尙書事兼戎政式耜原任廣西巡撫兵部右侍郎今以禮部尙書入閣兼兵部尙書掌銓事封李明忠武靖伯鎮南詔

以許德生爲潯州推官監明忠軍明忠江西人狼兵帥也初奉隆武詔協剿江西八月率潯州兵六千至肇慶九月至三水聞隆武汀州之變返肇慶預推戴原任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赴行在仍用原官辦事旋以病致仕

原任兵部尙書守制李永茂赴行在。

上隆武帝尊號曰思文皇帝。后曰思文皇后。

擢原任福建布政吳炳爲戶部尙書。

督師兵部尙書右副都御史何騰蛟等公疏勸進。

隆武朝。騰蛟進定興侯。賜劍駐軍長沙。楚撫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堵胤錫受隆武命。督雲貴師。會

聞汀變。騰蛟胤錫公疏達行在。

補馬吉翔郭承吳嚴雲從吳繼嗣等爲錦衣衛使。

吉翔北真人。繼嗣涿鹿人。崇禎十六年。獻賊陷衛州。皇考皇兄及上僭宮嬪自永州奔粵西。行李蕭然。

過道州。州人不納。且羈縻行。駕以索賂。及賊入城。賴繼嗣夫婦以肩輿衛上及國母於難。上失金冊。繼

嗣亦失所佩州印。賊踞城四十餘日。無兵衛。繼嗣密約粵西鎮楊國威引兵復城。國威過道州。覓得州

印。繼嗣亦獲金冊獻之。

進武崗伯劉承胤武定侯鎮寶慶。

以王坤爲司禮監秉筆太監。

坤故北闕。自閩來奔。

十一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進何騰蛟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

得贛州敗報。司禮太監王坤請駕移蹕梧州。大學士瞿式耜諫止之。唐王自立於廣東。改元紹武。以蘇觀生爲大學士。

觀生過三水。不赴肇慶。而行在諸臣。以觀生無推戴意。拒之。適唐王與淮王航海而至。觀生遂奉唐王監國。

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入廣州。諭唐王去帝號。不從。耀遇害。

故大學士陳子壯。廣州人。移書瞿式耜。請與師東向。以靖唐藩。式耜以聞。上曰。先遣官諭之。俟其拒命。討之。未晚也。蘇觀生既殺耀。日集兵向肇慶。而清兵因得乘間窺潮惠矣。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同耀受命入廣州。聞耀死乃還。

以林佳鼎爲總督兵部侍郎。剿唐藩。

十八日庚申。上卽皇帝位於肇慶。追尊皇考桂瑞王爲興宗皇帝。追母王太妃爲皇太后。

立妃王氏爲皇后。大赦天下。進瞿式耜文淵閣大學士。

以朱容藩掌宗人府事。

遣錦衣衛嚴雲從護送三宮居桂林。敕靖江王防守。

授陳子壯中極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節制兩廣江西福建湖廣軍務。賜尙方劍。便宜行事。

二十日壬戌。清李成棟入潮州。遂入惠州。

進蕭琦兵部尙書。晏日曙工部尙書。周光夏都御史。李用楫等爲各道御史。

補原任少詹兼侍讀朱天麟翰林院學士。

二十九日總督林佳鼎捷於三水。

唐王遣督師陳泰歐陽闕等軍於三水城西將犯行在。武靖伯李明忠自韶州入援戰於三水大捷俘斬八百餘級陳泰遁去。

十二月初三日總督林佳鼎兵潰於海口。

監軍夏四敷赴水死佳鼎不知所在。或曰與四敷同赴水死。三水之捷佳鼎有驕色督兵晝夜兼行唐王兵僞降誘其水師至海口適東南風大作唐王兵以火攻之佳鼎等盡登岸列營泥淖深三尺餘人馬盡陷兵大潰李明忠二三十騎奪路去許德生被獲至廣州繫獄。明忠尋降於清後復反正。

特授王化澄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總督粵師周鼎瀚兵科給事中。

化澄原任以御史巡粵加大理卿鼎瀚原任戶部郎中上以林佳鼎失事也化澄鼎瀚皆以內批用。瞿式耜奏內批用人非與朝舉動上不允。

進原任兵部尚書李永茂東閣大學士知經筵。

永茂以守制不入直專知經筵永茂疏薦鄉望十五人御史劉湘客與焉太監王坤啓視不悅於十四人悉塗抹其名湘客被黜永茂怫以去爭之瞿式耜奏大臣論薦固其職司禮輒去取其間何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坤復疏薦海內名鄉數十人式耜曰司禮抑人固不可薦人更不可後湘客改官編修充經筵講官。

加王化澄兵部尙書。

旨杖御史童琳、奪科臣劉彥等職。大學士瞿式耜疏寢之。

琳劾都御史周光夏私亂臺規，旨下廷杖。式耜曰：新政未布，何可杖言官！上從之。彥等以劾司監王坤落職，賴式耜疏救得賜環。

中允方以智棄官去。

王坤疑劉彥疏出以智手，故以智力求去。

十五日，清陷廣州。

清將佟養甲、李成棟遣遊擊龐起龍爲援兵，求入城。城內信之，遂蜂擁而入。內兵登城戰一晝夜，擒斬清遊擊王士選。清兵欲退，會有內應，遂陷。唐王被獲，自盡。周益諸王俱遇害。蘇觀生自縊死。許德生降於北。紹武守臣惠伯王之臣、大學士何吾驥及顧元鏡、洪天擢、潘會璋、李綺、曹輝、耿獻忠、毛毓祥等俱降。其在籍剃髮降者爲李覺斯、王應華、梁應材、伍瑞隆等。又葉延祚、曾道唯、陳世傑、關捷先等俱降。

清徇東莞新會等縣。

二十五日，行在得廣州陷報，上乘輿出城，駕小舟如西峽，傳幸梧州。大學士瞿式耜從駕而西，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

清兵薄廣城，且急。式耜方典選，請視師督戰，駐峽口。王坤復趣上西避之。式耜夜乘小舟留駕，曰：我兵

水陸梟至三水。可上下搯也。爭之不得。請身留肇慶。宗人府朱容藩奏曰。左右所持。惟式耜一人。式耜留守。則上行益孤。上舟西式耜部署五日。疾趨梧。上西行又五日矣。魁楚惑於姦弁。蘇聘從梧入岑溪。化澄攜中樞印走潯州。西上護躡者。惟式耜一人。兵部尙書李永茂。工部尙書晏日曙。太僕卿田芳走博白。

清以降撫曹燁仍巡撫廣西。燁歙縣人。□□進士。

改廉州知州陸世廉於梧州。

授熊兆璧兵部主事。兆璧廷弼子也。原任容縣知縣。旋棄官去。

授孫順則辰州分守道。

清兵犯湖湘。命督師何騰蛟率楚師禦之。命大學士瞿式耜轉粵西餉濟師。

駕至梧州。封王國璽武靖侯。王維恭華亭侯。以國戚故也。

元年丁春正月癸卯朔。駕在梧州。時戶部尙書吳炳。翰林學士方以智。朱天麟。文選司郎中吳貞毓。給事

中唐誠。張起。御史程源。中書舍人吳其雷。洪士彰。錦衣衛馬吉翔等俱從。

命魯王總理南北直省錢糧。軍馬恢復事。文武爵賞俱聽便宜行事。封陳邦傅思恩侯。焦璉新興伯。

駕發梧州。上自梧州北幸桂林。閣部瞿式耜從行。上欲府江達桂林。兵衛寥寥。梧州知府陸世廉惟募舟

夫以進。式耜扈駕西行。夜昭平□板灘。

原任右都御史兼巡撫廣信張家玉起兵。東莞兵部職方司主事陳邦彥起兵。復順德縣。

丁未日食。

山東鄉兵攻莒州。

十六日李成棟陷肇慶。

駕幸桂林。兵部主事陳邦彥招降甘竹灘余龍等水師。焚清艘百餘於東莞。直抵廣州境。李成棟返救。故乘輿得達桂林。劉湘客曰。上於正月幸桂林。式躬肅堂陸。敕守禦。誕告楚蜀各路征鎮。粵西居山川上游。清不能仰面攻明矣。兵士雲屯湖南北。立需戰。粵南大通。滇柳慶出黔左右。兩江四十五洞土夷悍勇。響國家惠威三百年。撫粵悉受銜。靡足支內侵。桂城爲明辟都。疏請道里之可達行在者。

加盟式耜太子太保。駐梧江。

二十三日虜陷高雷廉三州。東莞張家玉聚衆入海。潮惠二州林舉賢陳耀起兵。衆至萬人。

二十九日虜陷梧州。

潯州守將李明忠。平禦守將李承忠。俱以兵降北。承忠或作承志。

叛將杜永和犯岑溪。平粵公丁魁楚督戰。墮水死。魁楚有兵千餘。屯岑溪。李成棟遣副將杜永和招之。

不至。永和水陸兼進。魁楚與戰於藤江。中矢走死。

二月壬申朔。潮州賴天肖起兵。叛將文貴陳虎余成隆來戰。擊敗斬之。

韶州陳順簡信起兵。惠州蘇來起兵。新會鄉紳黃奇策起兵。清遣沙遠勉撤奇聖來招撫。奇策斬之。

進吳炳方以智東閣大學士。同入直。以智旋罷去。

以原任吏部侍郎王錫衮、禮部尚書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以周堪、廣郭、都賢、劉遠生等爲各部尚書、以毛壽登、吳德操等爲御史、丁時魁、禮科給事、金堡、禮科都給事中、兼職方員外、補萬六吉爲給事中、蔡之俊、翰林簡討、

初八日己卯、海師攻福州、叛將張應夢出戰、海師遁、鄭彩、周崔芝合兵攻漳平、不克、總兵陳國祚力戰死之、

十一日壬午、月掩歲星於東井、孫守法屯兵長安鰲谷、陳邦彥師次高平、邦彥遣馬應房以舟次攻

順德、鄭彩克漳浦、擒斬虜官計國男、海師攻興化、叛將張應元逆戰而走、晉劉承胤、安國、公曹志建、永國、公焦璉、新興、侯郝永忠、南安、侯盧鼎、宜章、伯、

十五日丙戌、駕幸全州、敕新興、侯守桂林、上幸桂林、復謀移蹕、大學士瞿式耜力爭、弗聽、竟出全陽、

二十二日癸巳、海師攻福清、不克、圍城三日、叛將陳心裕兵出北門、遂走、

二十四日乙未、林舉賢、陳耀攻廣州、不克、陣斬清將劉朝、用周一鳳而去、

丙申、清陷長沙、知縣王宸、縣丞楊日新降、

丁酉、清陷湘陰、王進才大掠湘陰而遁、清兵遂入城、縣丞扶雲鳳迎降、

督師何騰蛟師次衡上、騰蛟檄張光壁、黃朝宣等援長沙、俱不至、朝宣走衡州、

是月安國、公劉承胤朝行在、

詔幸永州、駕至全州、楚將劉承胤欲擁入桂林、太后不允、遂幸永州、

三月壬寅朔。黎虜伯孫守法復甯州。大學士瞿式耜自梧州還桂林。時警報猝至。上念式耜元臣。諭趣治裝從行。式耜謝曰。君以仁。臣以義。臣奉命守此土。得與此地共存亡。於是從官皆行。式耜獨守。

甲辰。李成棟再陷順德。敗余龍於黃蓮。焚舟數百。馬應房戰死。

丁未。賴熊攻復建陽。清兵逼梧州。陳邦傳棄平樂走。敕大學士瞿式耜留守桂林。賜尙方劍。節制諸軍。王坤趣上幸楚。式耜泣諫不能挽。無已。請身留桂。故有是命。式耜仍疏請上暫蹕全州。以扼楚粵之中。內外兼顧。

戊申。瀏陽伯董英降於清。自瀏陽出降。

壬子。清以耿藩伯爲廣西巡撫。

乙卯。清兵薄桂林。攻文昌門。守將焦璉禦却之。初。平樂不守。清兵直上。至是乘虛數十騎衝入文昌門。城中大驚。式耜急呼璉出。璉自全州歸。休息未定。從數人披弦挺刃。與清兵遇。清兵上城樓。式耜署在樓下。亟絀之。璉矢無虛發。應弦而斃者半。餘者走。璉短兵接追。殺數人。且盡。清隊遂不敢近城。城中始定。是時清兵自東上昭澤。省會逃奔。虛無人跡。上在全州。念首輔且馳驛召還。而留守堅誓與清兵角。拒尤急。清兵衝陣。而式耜出守文昌門。調度自如也。是時督師何騰蛟治兵衡湘。老將重兵。悉屯湖南。北聲援弗及。式耜獨毅然誓衆嬰城而守。親帥大將焦璉。掩其不給。礮矢夾發。虜鋒大挫。

安國公劉承胤遣兵援桂林。虜陷陽朔。遍野薙髮。式耜與璉危城孤守。疏請徵承胤兵。承胤初從武崗入護。猶尊朝廷。遂司禮監王坤弄權。面叱周鼎瀚爲奉奄。寺鼻息。故推重式耜。發兵數千援桂。雜錄

云北來高副將入桂林掠瞿留守資裝爲總兵陳邦傳焦璉所殺邦傳遂出兵破貴縣入潯州明忠走邦傳破興業劉鴻烈圍鬱林焦璉據桂林破陽朔

戊午張家玉克東莞

己未周崔芝攻閩安兵部尙書詹兆恆攻開化叛將李榮逆戰兆恆兵敗死之

壬戌張家玉克新安家玉至新安西鄉與陳邦策屯兵白石

癸亥督師何騰蛟破清兵於辰州

一作庚申

甲子林質破德化

乙丑林質破建陽叛將蔡應科以兵逆戰質戰敗被執死之監軍陳邦彥復清遠不守夏四月壬申朔

清撫耿藩伯兵入梧州耿至梧州攻取陽朔而西失藤縣北敗於桂林不敢進前

江西大旱詔進張家玉兵部尙書提督嶺東軍務聯絡漳潮兼副都御史

癸酉清陷衡山總兵陳四明降北

乙亥清陷衡山瓊州叛將閩可義陷之

封錦衣衛郭承吳馬吉翔嚴雲從爲伯革御史毛壽登等職劉承胤挾上如武崗從劉承胤請也御史毛壽登駁之曰金吾無矢石功何得援邊鎮例晉五等爵也吉翔等疑疏出劉湘客之手周鼎瀚遂造蜚語爲董卓權汜之議激承胤逼上立下廷杖旨縛壽登湘客及御史吳德操給事中萬六吉於行在午門外會諸臣申救得免壽登等俱落職承胤自桂陽挾上遷武崗式相疏請留蹕全陽曰聞郊祀禮成

即圖移駕。不知將回桂林耶。抑幸武崗辰沅耶。夫皇上原以恢復兩粵爲心。則不徒西粵未恢。未可移駕。卽東粵未恢。亦當駐全爲得策。故承胤等嘯杖壽登等。四臣主還蹕桂林之議也。

乙卯。清兵入興安州。犁虜伯孫守法戰死。李明忠攻潯州。

辛未。叛將孔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尙可喜兵犯湖廣。孔耿尙俱降清。封王。是稱三王。

癸未。清兵入衡州。殺黃朝宣父子。

甲申。白虹貫日。清兵陷永州。守將盧鼎走道州。督師何騰蛟駐白牙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章曠駐東安。

甲申。王允成馬進忠走辰沅。郝永忠走道州。曹志建走永明。

癸巳。加盟式耜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伯。以守桂功也。式耜疏辭。

岑本高等敗沒於浦城。癸巳。岑本高王思春江中英江中元張文耀朱國貞劉國球等同攻浦城。有原

任監軍吳承昊徐元毛文俊張裔元約爲內應。至是本高等四人敗死。國貞被執叛降。遂供承昊等謀。清皆殺之。

己亥。叛將徐勇破安化。遂入新化。王光泰克襄陽。擒斬虜官。劉承胤兵掠桂林。承胤兵至桂林。挾餉

不出。與焦璉兵主客不和。譁變擊鬪。掠市而去。

五月辛丑。朔。清陷新安縣。高雷廉三州俱降於清。

壬辰。王光泰等克鄖陽。擒斬虜官。

庚戌。揚州地震。

甲戌。改武崗爲奉天府。以周鼎瀚爲東閣大學士。同劉承胤入直。

壬午。福建江西大水。

壬戌。鄭彩破長樂縣。

癸亥。清陷龍陽縣。總兵楊國棟戰死。全家被殺。

甲子。清陷常德。

乙丑。清兵攻桂林。焦璉擊走之。翌日。又追敗之。清偵兵變。積雨城壞。猝薄城環攻文昌門。式耜與璉分

門嬰守。用西洋銃擊中胡騎。璉出城戰。擊殺數千人。自辰抵午。不及餐。璉曰。枵腹奈何。式耜括署中米

蒸飯分哺。士益樂用命。向晡雨未息。收兵。明日復出戰。清衆棄甲仗而奔。式耜先令路將馬之驥伏於

隔江。清衆從粟木嶺遁。之驥疾馳渡江。運槊提鞭連斃三人。復追殺二十里。而還。璉久駐桂。得桂人心。

式耜國士遇璉。故得其死力。

戊辰。清陷和平縣。知縣李信死之。晉瞿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爵。上賜璽書褒嘉。式耜疏辭

新命。復請苦自劾。

是月。副將周金湯率壯士二百人。夜復永州城。金湯莆田人。武進士。原任永州都司。復均州。

六月。督師何騰蛟朝行在。上慰勞之。命滇將趙印選胡一清統兵數千人。從騰蛟歸守白牙。敕諸鎮扼守

寶慶辰永。晉何騰蛟世侯爵。駐衡州。堵胤錫世伯爵。駐長沙。章曠駐常德。

十七日，李成棟攻陷斯安西鄉，陳御策戰死於白石。是月福建張興龍謝志良擁衆入海，廣東英六吉劉良機擁衆入海，海師攻破興國州，擒程文袞。

秋七月初五日，督輔陳子壯率舟師攻廣州，不克。

初十日，兵部尚書張家玉克復博羅龍州等縣，駐博羅。督輔瞿式耜率宣國公焦璉攻復陽朔平樂。

遣司禮監龐天壽催廣西兵援梧州。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章曠卒於永州，松江人崇禎丁丑進士。

陳邦傳復梧州，興陵在梧州，督輔式耜奏梧州既復，宜昭告陵寢，請駕還桂林，言甚切至。八月，給督輔瞿式耜新銜誥命。

以嚴起恆爲東閣大學士，起恆浙人，面闊身高，有異相，原官戶部管銀法，試侍郎。

二十日，清陷高明，督輔陳子壯監軍麥而炫被執不屈死之。

二十三日，駕發奉天，傳幸廣西，督輔瞿式耜請繇古泥道雜容，躡桂林。

二十四日，清陷奉天，劉承胤以兵降清，奉天之陷也。守兵先敗，遂斫北關棄壺殮而遁，駕三宮無不徒行者，中宮嫡妹與王皇親母肩輿出城，閹臣吳炳不及出，幾被獲，踉蹌走慶遠，嚴起恆王化澄吳貞毓馬吉翔出重賞僱三小舟，奉上宮眷西行，時乘輿開出，不知所之，榮王在辰州，督師大學士塔胤錫巡撫御史熊開鱗等共議擁戴，時隆武閣臣熊開元在保靖司，因檄保靖奉開元書，以中興元輔相期，開元答書略曰：今日所急在討賊，不在立君，乘輿所向未卜，萬一或有參差，魯唐近轍，何可再尋。

二十六日，清陷博羅。

九月，李成棟破清遠，陳邦彥被獲，殺之。

二十五日，清陷鄖陽，王光泰走竹房。

清陷沅州，巡撫傅上瑞降於清。後清攜上瑞至江西，會金聲恆起事，疑有變，殺之。

駕幸沙泥潭。

庚申，海師破羅源縣，又破連江。是月，海師掠得山鴛龍門高公島。

冬十月戊辰朔，駕幸柳州，督師何騰蛟來朝，駕在沙泥潭。督師何騰蛟率滇兵來會，遂從駕至柳州。大學

士嚴起恆亦從萬屯來會。

督輔瞿式耜三疏請駕還桂林。時督師何騰蛟嚴起恆及劉湘客咸在桂林，南安侯郝永忠兵驟至，疑

主客不相安，式耜加禮撫慰，永忠信服爲之用。宜章伯盧鼎亦至，自楚式耜因疏請躡極言柳州搖撞

雜處，地瘠民貧，不可久駐。慶遠壤鄰黔粵，南甯地逼交夷，不可遠幸。又言桂林可都云。騰蛟與永忠

鼎璉等俱分防汛會。武崗之變，乘輿南粵，紆道入苗變，朝官星散，不復存上下綱紀。式耜西望而泣，

散布金錢，多遣壯士，閒道迎求乘輿，適報駕抵柳城，乃益增發將吏，裹餼糧，備車馬，表請上幸桂林。臣

躬掃行宮以待，於是上敦諭相國西陞朕根本地，先生竭力守此，待朕駐車，使朕不至顛沛，異日國家

再造，先生功實多。

庚午，王光泰奔蜀。

辛未，太白經天。

丁丑。兵部尙書張家玉兵敗死。

癸未。清陷永州。攻全州。清帥耿仲明。修代陷永州。遂遣將王燦。董英等攻全州。王蔣二鎮名其禦戰黃

沙河。失利。清兵遂渡西河浦。督師何騰蛟遣總兵何有奇援之。

清陷全州。岳陽伯王允成。總兵唐文耀。全州道馬鳴鸞。俱降於清。清攻辰州。榮王遇害。清遣降鎮田起

鳳。率兵千人守沅州。

甲午。清兵入興安。白土關。

十一月戊戌朔。駕幸象州。

官軍捷於全州。土司覃裕。春子鳴珂。與龍文明。搆兵。驚移聖駕。次象州。式耜再疏迎。請與騰蛟起恆籌

畫。調和主客。集永思璉。誓於神。刻期出師。宜章伯盧鼎。與滇鎮趙印選。各分路駐全。式耜輸餉轉運。不

絕。全州復大捷。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而軍。互三百里。清衆退出楚。

詔幸南甯。駕自象州欲往南甯。忽爲焦璉亂兵阻道。文武諸臣皆微服而行。馬吉翔左右御舟。力挽淺水

閒。上見之揮淚。乃命閣臣王化澄。吏部尙書吳貞毓。閒道護三宮往南甯。馬吉翔嚴起恆翼上。仍遡十

八灘還桂林。

十二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己巳。駕幸桂林。靖江王亨甄留守。輔臣瞿式耜郊迎。上念式耜功高賞薄。慰勞備至。進見。上殿賜坐。給贊

。元經體。不治細務。以比諸葛武侯。裴晉公。先是七月。司禮監龐天壽奉敕催兵。不謂久在桂林。奮司禮

王坤被承胤逐復入自武崗至柳州至象。票擬皆金吾吉翔手也。式耜勸上攬大權。明賞罰。威德並行。以服遠近。

授原任禮部右侍郎郭之奇東閣大學士。在庚寅年駕幸梧州時。

督師何騰蛟出師全州。各營兵不和。焦璉走平樂。郝永忠駐興安。

清帥孔有德等攻銅仁。思恩有德沈知祥耿仲明尚可喜合兵而攻。

以劉遠生爲刑部右侍郎。丁時魁萬六吉等爲給事中。是歲錦江伯楊展據嘉定。

二年<sup>戊子</sup>春正月丁酉朔。駕在桂林。遣大理寺評事朱宿垣。賈詔。宣諭粵西左右兩江。及雲南土司。令各

發兵勤王。宿垣所至。諭以大義。土司無不感激願効。復命。遷江西道御史。

封趙榮貴定隨侯。駐白水。榮貴以保甯來歸。故

以詹天顏巡撫順慶。潼綿。以總兵皮助守平溪。屬辰州。

乙丑。清江西提督金聲桓以南昌內附。聲桓與總兵王得仁。以南昌等九郡之地來歸。詔封聲桓豫國

公。加太子太傅。兼吏兵二部尚書。左都御史。得仁建武侯。其餘大小文武進秩有差。聲桓志存匡復。每

就故開臣。姜曰廣。進士萬翔。私相深計。二人極力贊成。各欲以身殉國。聲桓志遂決。會清撫章于天。貪

虐。上下咨怨。且與聲桓有卻。時以會宴演劇。聲桓曰。畢竟衣冠文物好看。于天曰。如此便當代爲疏請。

聲桓自知失言。深自引謝。翌日。于天遂上疏劾聲桓有反狀。而撫吏與督吏兄弟也。潛以其事告之聲

桓。發飛騎追獲其疏。遂與得仁合謀殺于天。傳檄江省州縣。共圖反正。

督師塔胤錫駐申家渡。袁宗第駐松滋金家場。

二月鳳陽地震。

清廣東提督李成棟以肇慶內附。成棟遣洪天擢潘曾緯李綺等賈奏請駕幸端州。

清蘇章京線國安遣降將田起鳳攻平溪。總兵吳尙慮率副將三人迎戰。三人俱敗死。清攻永甯縣。

線國安遣徐爾先等攻永甯寨。貴溪王嘗澎。總兵項登章被獲。苗兵萬人俱死。

初八日崇陽王攻黎平。敗於清鎮陳友龍。崇陽王率苗兵十二營攻黎平。爲清制津鎮陳友龍所敗。諸

營俱潰降。獨興化土司迎奉國將軍暉奎入寨。以兵千人守之。友龍復破寨。暉奎死。

十五日鎮江地震。

十七日金聲桓率兵攻贛州。

十九日清孔有德入全州。

二十一日永成伯郝永忠擁入兵桂林。

二十二日駕發桂林。留守大學士瞿式耜次樟木港。檄各鎮援桂林。清兵薄嚴關。駕復南幸。鎮將敗逃。

過省。撞搗呼號。屠燒邑屋。殺賊不辜。欲以無禮犯式耜。式耜端坐廳事。不可動。清乘間來窺。突騎薄城。

門。式耜率典兵宿將。敵血定盟。申約束。晝則閉門固守。夜則銜枚襲殺。視丁亥春。尤加奮勇。西省賴以

復全。永忠營被襲。疾至關。欲撤兵。時左右近臣卽勸上移桂林。式耜以爲不可。若以走爲上策。柱可

危。柳益可危。彼今日可到桂。明日可到南太。及反復千言。淚下且沾衣。嚴起恆曰。遲至厥明。式耜備御

用銀三百兩將進。而乘輿已發。式耜疾出送駕。數千兵遮之不得行。式耜署中冠服束帶箱篋圖書咸被掠。聞其主將以令箭護式耜署者。反擄其署。式耜裸坐署中。持令箭逼登舟。或曰無以復主將。令乘主將先行而亂之耳。滇營亦自靈川撤城內。煙火高樓櫓城外不可停泊。式耜寢一小舟。家人啓舟三里樟木港。黎明司寇遠生給事中時魁。六吉。湘客至。先以兵與閩民被殺掠聞。上命湘客安撫亂亡及勸餉糈出。遠生時魁以召將入。遇式耜於樟木港。遠生僉謂兵潰倉卒不及瞬息。難下手。請下朔平間。催焦璉入。撓撤遠近無內恐。式耜然之。舟下三十里至豆豉井。式耜入民舍。集遠生等。立草檄分路四發。明日仍返桂城。下俾知留守在也。旋驅陽朔璉兵。續上援。楚鎮周金湯。熊兆佐亦入桂城。式耜命簡討蔡之俊。大理寺評事朱盛濂。先入桂。宣式耜令。檄按察司僉事邵之燁。部璉兵。見劉湘客紀事

孫可望請駕幸南甯。許之。  
詔封李成棟惠國公。遣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吳貞毓。疊敕入廣東。勞成棟。封成棟惠國公。并封修養甲襄平伯。

詔督師何騰蛟入守桂林。清破興安。時騰蛟自守嚴關。遣將守興安。及奉詔守桂林。清遂破興安。破嚴關。傷軍官萬人。興安總兵三人及副將參游以下四百人俱死。  
是月辛卯。白虹貫日。

三月丙辰朔。督輔瞿式耜入守桂林。時太常卿黃太玄斃於兵。式耜棺斂之。  
乙巳。駕幸南甯。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同入閣辦事。起恆攝吏部尚書。以龐天壽掌司禮監。西粵新書

云。隨駕止嚴起恆、馬吉翔、科臣吳其靈、洪士鵬、許兆進、尹三聘、大司馬蕭琦、七人。

贈陳子壯東閣大學士忠烈侯諡文忠。予祭葬。廕一子中書舍人錦衣衛世襲。贈張家玉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尙書增城侯諡文烈。予祭葬。追封三代。廕其弟家珍錦衣衛僉事。

十三日清兵攻順慶。安南入貢報李成楫之聘也。

十五日大學士嚴起恆請開選邕城。受二十四土州貢賦。從之。邕城屬南甯。時陳邦傳守潯柳二州。不能供億。故有是請。

二十二日清攻桂林薄北門。督師何騰蛟擊走之。騰蛟師攻榕江。初騰蛟自永甯至桂。滇鎮胡一清亦

統兵至桂。清人尙疑城虛。直抵桂北門。騰蛟督兵三面出。追殺三十里。清人北渡甘崇去。督師列營榕江。瞿式耜輸餉百石。督師出關與留守相慰勞。

二十三日甘州蘭州兵起。晉荆江伯張先璧爲侯。督輔瞿式耜檄諸鎮攻取金州。督輔瞿式耜檄

廣西巡撫魯可藻下梧州。可藻銜自署兩廣。舊例東撫稱制兼粵西。西撫稱撫。式耜曰。方今武人多自署撫軍。輒自命貽遠人笑。因代疏請改銜。

大學士周鼎瀚罷。當武崗之亂。言官彈鼎瀚以附承胤入直。式耜司票擬。獨不可。謂鼎瀚既係大臣。應聽自謝免。賜督輔瞿式耜銀幣金圖書。篆曰精忠貫日。

清攻潼州綿州。

以朱麟爲大學士。晏清爲吏部尙書。張起爲戶科給事中。張鳳翼以兵科掌翰林院。張佐辰掌文選司。

童雲驥爲行人。潘駿觀爲職方郎中。守制御史顧之俊亦隨駕。

陳邦傳自請世守粵西。督輔瞿式耜奏止之。

閏月丙戌朔。皇子生。冊爲太子。頒萬喜詔。大赦天下。

督輔瞿式耜進八箴。式耜以經筵無講官。無由聞得失。書八箴於扇進之。

十八日。荊江侯張先璧克靖州。遂克沅州。津沅州道戴國士以沅州來歸。先璧題授都御史。巡撫偏沅。

召四川巡撫毛芝瑞爲吏部左侍郎。芝瑞旋卒。初瑞芝留。劉承胤謀立武崗。芝瑞力折之。幾被害。走廣

東。病躒年漸劇。而所善黃嘉卿知養利州。以書迎之。遂移居萬年城。至是行在。以吏部右侍郎召之。既

拜命。遽卒。

五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十日。清陷潼州。

二十二日。清陷綿州。

二十七日。督師何騰蛟復全陽。騰蛟奏捷疏。歸之留守。曰爲皇上以信臣用臣者。式耜一人也。

陳友龍以奉天來歸。

清援江西。五月七日。清譚泰兵至石頭。分其兵。一路從饒州。一路從九江。一路從進賢。並入圍進寶順。

化二門。十七日。聲桓等兵自贛州下。越二日入城。先是聲桓命大廳朱弘宇以兵三萬守南昌。十三日。

戰敗。譚泰兵於鐵綿巷七里街。在德勝門外泰兵於二十三日接戰。聲桓敗。守德勝章江廣順。王得仁守進

賢順化澹臺。七月。清築長圍。二十以後。以浮橋柵斷章江。

六月甲子朔。有流星入于箕尾。督輔瞿式耜勞師全陽。

遣刑部侍郎劉遠生入粵東勞師。初。成棟表至。舉朝歡呼。科臣張起請先遣方正大臣觀其虛實。吏部

侍郎吳貞毓拜命行。使還。力言成棟忠誠迎駕。初無虛僞。因請幸廣遠生。秦人久節鉞。有威名。爲成棟

所重。信式耜請充此選。

督輔堵胤錫兵入常德辰沅。清官程時登余必躍逃。

清副將馬進忠以兵來歸屯守蘆溪。進忠故流賊。號混十萬。

官軍復均州。清官李鳴謙走脫。清官之守衛永寶慶柳鄖者多遁。

是月。駕發南甯。幸潯州。

秋七月。晉陳邦傳慶國公。留守潯州。兼守南甯等郡。駕至潯州。適宮眷有疾。留數日。邦傳以扈從新功。

擅劄授官。始於慶國有劄。繼而部劄。後則御劄。亦曰欽劄。欽劄與吏兵部不相涉。其銀則分散兵需。及

沿途賞賚。取足於此。邦傳浙人。原任廣西總兵。隆武二年。挂征蠻將軍印。永歷改元。封思恩侯。

慶國公陳邦傳請世守粵西。如黔國故事。閣臣朱天麟票擬不允。其請。邦傳甚甚。令武康伯胡執恭至天

麟舟中傳語云。勳公欲將劍印擲公舟。令各營兵聽公發付等語。詞甚厲。天麟不爲動。

修養甲伏誅。成棟遣養甲代祭興陵。密令李元胤殺之。元胤成棟養子。本姓孫。

八月朔。駕幸端州。即肇慶。賜惠國公李成棟建元勳府第。以元胤爲左都督。式耜面奏。駕勿東。興陵兩載

風塵成棟令地方官修葺陵殿。巍然天壽。展謁畢。龍舟宜即返。灘灘而上。成棟備法駕。進御用。嚴護衛。甚威。具移山超海之力。非有所宜。但事權宜專。號令宜一。茲軍功爵賞文武署置。決于成棟。若歸之朝廷。徒虛拱。且楚黔雄師百萬。騰蛟翹首。威靈駕既。東軍中將帥謂皇上樂新復之地。成棟亦有邀駕之嫌。號令既遠。則人心渙散。請上一幸粵東。俾瞻仰天子音容。面爲慰勞。指屬然後責其盡意于東。刻期出師。一切決於外。不中擾也。式相先後遣簡討蔡之俊。給事中蒙正發迎駕。上竟由梧入肇。式相再疏言。前日粵東未復。上宜住桂以視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出楚。事機所在。毫釐千里。吏部侍郎吳貞毓請上幸廣城。式相乃促遠生入朝。遠生見朝後。成棟適自欲還師。修行營。迓乘輿。上命遠生詣廣勞成棟。遠生謂成棟曰。今乘輿駐北。爵賞征伐。人疑有私。不可不嫌。成棟然之。遂罷修行宮。止遣官迎駕。蓋遠生承式相意。欲駕返桂林也。

召大學士瞿式耜赴行在。式耜疏辭。

戊戌。督輔何騰蛟復衡州永州。師次湘潭。

庚子。復寶慶。張先璧唐姚陳友龍等所復。

以袁彭年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天擢爲吏部侍郎。潘曾緯爲大理寺正卿。李綺爲提學副使。從李元胤薦也。

補陳世傑翰林學士。吳以連驗封司。李貞給事中。高賚明御史。王應華光祿卿。楊邦翰太僕卿。唐元楫職方司。從元胤薦也。世傑等皆廣人。

陞曹燁兵部尚書。耿獻忠毛毓祥通政使。從洪天擢薦也。

大學士嚴起恆、王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吏部侍郎吳貞毓、科臣吳其靈、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起等俱赴行在所。

副都御史劉湘客、禮部侍郎吳璟、即吳文瀾吏科給事中丁時魁、戶科都給事中蒙正發、兵科都給事中金堡、

禮科都給事中李用楫、文選司郎中施召徵、光祿卿陸世廉、太僕卿馬光、儀制司徐世儀等皆赴行在所。以上八則見兩粵新書。事多未核處。劉湘客撰瞿留守傳實未嘗赴行在。

九月癸丑朔有火星自東隕有聲。

清陷寶慶。陳友龍復降。

冬十月壬午朔惠國公李成棟入朝。成棟五日一朝。時政無巨細上悉委之。成棟亦必請旨後行。

督輔何騰蛟檄馬進忠李赤心會師取長沙。南雄知府凌犀渠遇害潮州。

二十二日清再陷常德。

左都督李元胤署吏部尚書。元胤既殺修養甲于德慶道上。威權愈赫。會其誕日。饋送稱觴。達于冬杪。

通政司疏陳乞官日以千計。閣臣票擬只有著議具奏四字。文選雖掌銓衡之權。空名而已。廣省非從。

元胤轉奉成棟劄咨。不得擅爲除授。桂林平樂則瞿守爲政。廣遠柳州則焦新興爲政。潯南思泰則陳

慶國爲政。慶國先有降表至廣。爲成棟所鄙。承成棟旨。咸思擊之。

洪雅兵亂。是冬洪雅鎮湯國聘與團練花漢將熊振生治兵相攻。洪雅之境無寧宇。

十一月朔李成棟請出師南雄與金聲桓合攻贛州督輔何騰蛟遣兵復安化醴陵益陽湘鄉攸縣初二日馬進忠李赤心兵至長沙清大同鎮姜瓖以太同內附

二十六日清吳三桂兵至保寧永國公曹志建駐永州

十二月朔李成棟師次南雄清援長沙李赤心大掠湘潭而遁

三年己春正月朔駕在端州罷大學士朱天麟召舊輔黃士俊何吾驕入直科臣金堡等疏劾陳邦傳

邦傳疏請即用堡爲監軍以觀臣十萬鐵騎十一日大學士朱天麟票擬有金堡從來朕亦未悉之語

十二日早朝科臣丁時魁等率科道十六人進丹墀挂冠而出上不得已賜諭帖於李元胤收回原旨

天麟卽日放還田里金堡丁時魁等仍舊供職時魁等又劾天麟結太監王坤求陳邦傳特薦得以入

閣又令其長子爲御史掌河南道次子爲中書弟爲行人得旨一門盡黜

十九日清再陷南昌金聲桓敗沒一作十九日南昌有湯副總守進賢門獻城王得仁被執死之姜曰廣自經

二十一日清再陷湘潭督師定與侯何騰蛟被獲不屈死之馬進忠走靖州諸帥望風奔潰却地數百

里省會震撼老幼竄走內外數十萬不復舉煙火

清陷衡州

二十八日大學士黃士俊何吾驕乞罷許之

嚴起恆王化澄同入閣辦事詔敕中書張立光崑山張魯傳之子陳邦傳致金珠祈改敕中一字因去

秋駕過潯州邦傳留守潯州如盟相例中書寫敕遂以世字易居字科道疏論立光擬罪

袁彭年求入相，不得。上疏云：儻臣向者以三千鐵騎西來，今日君臣安在，上持其章示羣臣，舉朝大駭。時肇慶有假山五虎圖，謂元胤以賈冒李也。元胤本姓孫，又姓賈。五虎者，爲總憲袁彭年爲虎頭，丁時魁爲虎尾，戶科蒙正發爲虎脚，兵科金堡，浙人。隆武初，爲延平知府，疏激上殺問卿尹文樺，施璠二人，人畏之，號爲虎爪。副都劉湘客陝西布衣，來自瞿相，又爲成棟同鄉，號爲虎皮。見兩粵新書

二十八日，定隨侯趙榮貴戰沒龍安柏峪口。作留一  
二月朔，張先壁率水陸兵數萬攻辰州，不克。

初五日，清入撫州，次日破建昌。  
初九日，樂安縣殺姚大使。

二十五日，破蠡縣，陷長沙，破嶧縣。

是月，清陷信豐，惠國公李成棟歿于陣。正月，成棟踰嶺攻贛州，適金聲桓戰不利，全師退去。成棟勢單，清將高進庫乘機拒戰，成棟復不利，退至信豐，兵潰不可制。成棟親爲斷後，乘馬渡河，負鐵甲，馬不勝水溺，成棟遂卒。時中軍杜永和代領其衆，清兵復追敗之。兵部侍郎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爲亂兵所殺。

三月初七日，行在得督師何騰蛟、惠國公李成棟敗報，方中湘之報陷也。羽檄達行在，公卿震駭，會集政事堂議，所以代定與侯者，僉曰：惟留守公望尊德鉅，足以節制諸將，議欲舉大事，招討湖南北，莫留守公宜。奏上，上曰：俞，惟留守式相，作朕柱石，朕悉其才，是必能爲朕任闔外，釋北顧憂者。於是賜式相彤

弓鉞鉞特遣郎官一員捧詔詔式粗從此沅湘永寶鄂岳上下三軍之在行閒者皆得生殺予奪惟命式粗辭不獲乃戒期誓衆建元帥旗鼓申號令親出入行閒令且環師全永跳盪捷擊烈日可獻俘敵初八日兵至湘潭

夏四月初三日清再陷寶慶

初五日太白入月

初八日犁虜伯孫守法敗沒于興安沒于藥箭寨

十四日故科臣沈迅自焚于萊陽

二十六日清破長山孫可望據雲南自疏求封秦王不允以安東封之可望不受可望遣龔彝之弟

鼎獻南金三千兩名馬四匹求封親王名號金堡以祖制無有阻之廣西南寧府與滇之廣南府接壤

龔彝乘書有不允即殺出等語陳邦傳大懼即具疏爲可望請封秦王大學士嚴起恆以爲不可止封

安東王可望因拒命未幾可望密遣人擊起恆于鄧州之濱幾殆

五月朔以兵部侍郎張同儔總督湖廣軍務授瞿昌文中書舍人昌文式粗孫也自海至

督師堵胤錫辭朝旋病卒于潯州胤錫將滇南過宜章闖入粵東因割據者強觸相凌乃不果行遂以

偏師會曹志建于永明孤軍無援遂爲所制兵將瓦解胤錫單騎夜遁走聞道覲闕至潯陽卒劉湖

客曰胤錫移瞿公書云上有密敕云東人握君于掌一朝不戒生刦入舟朕不復有中土之望惟卿與

瞿先生圖之瞿公得書大驚知斯語非上意鹵簿諸臣欲外鎮與東諸侯疊則從中可攬權故詭爲上

敕使胤錫聞於諸鎮。上方蹕東。鼓厲征討。詎意內外生變。書四年朝事始末。致胤錫。我輩不力。視封疆。聽人臆宰。而啓釁。非社稷之福也。忠貞營助國公高必正。諸勳咸偉其議。

六月朔。左都御史袁彭年以憂去。自五月乙亥雨。至于六月乙丑。大水寒。

秋七月朔。遣內侍持救獎南雄守將閔可義。杜永和。副將楊大甫。與李元胤不協。先燒營東下。南雄軍弱。可義斷指自誓。軍心始固。

十四日。楊展破遂寧。旋潰回嘉州。永州再陷。興寧侯何一青退守榕江。督輔瞿式耜檄一青出兵。屯全州。召廷臣集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

八月初八日。督輔瞿式耜生日。遣官賜金幣。

十八日。姜瓖敗沒於大同。袁韜武大定等誘殺楊展。遂據嘉眉。明年春。葛佐明倚九溪之險。糾衆與袁武相拒。期年始定。

是秋。清帥尙可喜攻陷潮州。大學士郭之奇。禮科都給事中郭朝薦。相傳殉節。

冬十月。贈何騰蛟中湘王。李成棟。寧夏王。金聲桓。南昌伯。設壇祭之。

大學士王化澄致仕。嚴起恆入直。自黃士俊何吾騶去位。有疏未拜。而先商票擬。落旨不符。則與化澄相仇。故化澄罷去。惟起恆耐之。故得獨相。

十一月朔。德化王被獲。遇害。鄭芝鵬踞石榴城。清兵至。隨遁去。劉中藻在福寧。勢窮自縊。福建盡失。惟延漳汀三郡界連江西。而延平所屬皆處萬山中。清兵旣去。德化王慈燁踞將軍寨。先陷大田。繼破龍

溪攻順昌將樂。十一月清兵復陷之。王被獲。兵部尚書羅茂生等降。

十六日清入闕州。巡撫鄭愛陴沒于燕子窩。副將陳勝彭昌高勝談玉等戰于白虎關。俱被獲死。

十一月十二日與寧侯何一青率粵兵數萬攻永州。不克退入山。曹志建復永州。并復桂陽擒清官

李亨。

潮州守備郝尙文降清。孫可望大掠貴州。殺富順王平鼎。是歲封李建捷安肅伯。建捷北直真定

人。成棟養子。從信豐歸守廣州。

四年庚春正月。駕在端州。清陷南雄。屠之。閔可義力戰而死。杜永和以餘兵守清遠峽。

初六日清陷韶州。寶豐伯羅成耀預遁。賜李元胤復姓爲孫。上以成棟死難。晉元胤車騎將軍。封南陽

伯。元胤力辭。詔固不許。乃勉受車騎印。而章疏多不改。元銜冬去清。以精騎破南雄。詔鎮羅成耀棄城

走。元胤聲其罪。與蒼梧棄督師鎮楊大用咸伏誅。人或服其紀律。時督廣州杜永和退走海外。保瓊州。

初七日復以王化澄爲大學士。

初九日駕發端州。

十三日命李元胤留守。上聞韶鎮羅成耀遁去。遂戒舟西上。駕至德慶。

二月朔駕至梧州。戎政劉遠生奏自請行守清遠峽。給事中金堡奏留駕。爭之不得。適大學士瞿式耜

疏至。言粵東難得易失。且詔去肇數百里。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亦可待勤王兵至。何乃朝聞警而夕登

舟。跡再上而蹕。移德慶向梧州矣。

下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詹事侍郎劉湘客詔獄。從御史程源奏也。大學士瞿式耜七疏救金堡等。時上至梧州。百官請修行臺。上欲以舟爲家。有旨命陳邦傳統兵護駕。馬吉翔護三宮舟。先行五虎失勢。報仇者羣起。獨袁彭年以憂去得免。時魁等奉旨逮問于梧州。照廠衛故事。榜掠招賂。以數十萬計。盡以充餉。拷訊時。惟堡大呼二祖列宗。餘則乞哀殊甚。

十五日。清攻奉天。總督劉祿、監軍御史毛養登戰死。馬進忠走靖州。

二十六日。清攻廣州。清陷惠州。惠州總兵黃應杰、道臣李士璉、知府林宗京等。以惠州降清。并執趙王由棧以獻。

三月二十四日。清破永州鐵柱關。次日。破龍虎關。總兵向明、高姚得仁陣沒。永國公曹志建奔瀘陽。

二十八日。硃敕發內閣榜。袁彭年、金堡、丁時魁、劉湘客、蒙正發等。罪於朝堂。追賊遣戍。以昭法紀。

夏四月朔。再行考選。朱士焜考選第一。常州靖江縣人。補吏科給事中。以代丁時魁。補董雲驥御史。潘駿觀職

方主事。雲驥謝恩時。伏地不能起。殞於御舟。

初八日。清兵至黔陽。

二十日。王光恩駐巫夔間。行屯政。清兵至郴州興甯縣。迎撫黃順祖。總兵林國瑞戰死。其衆二千人被

屠。

二十四日。興國侯李赤心擒永州清官李茂祖。余世忠。送行在誅之。茂祖陝西布政。署巡撫事。世忠乃

鎮將也。

六月朔。清入清遠峽。清遠參將鄺文龍、東莞總兵張道瀛、參將張善、南雄副將覃養志等俱降。

秋七月朔。湖南巡撫<sup>原</sup>總兵白文明自郴桂出降于孔有德。

八月十五日。御舟泊繫龍洲。在梧州之東。自春至秋。王嚴二相隨駕。逍遙河上。有民謠云。漢宮秋也。昭

陽愁也。起恆字秋治。化澄字昭陽。上與太后三宮置酒樓船。簫鼓于梧州繫龍洲之上下。起恆手書水殿二字。挂小牌於御舟前。上飲至中宵。不樂而罷。以清遠峽及惠莞開有敗報也。

九月。清破灌陽。知縣李遇昇被獲死。曹志建奔恭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上不怡。嚴起恆疏請修省。大學士瞿式耜遣其孫昌文入覲於梧州。授昌文翰林

院簡討。

十一月。駕幸藤縣。陳邦傅自潯江迎駕。上與太后三宮移駕西上。至藤縣。遂分爲兩。陳邦傅自潯州來

迎駕。諸臣與之合者皆往。石江不入者。則入容縣。溝赴北流。陸州高化境。兵多散敗。肆行劫掠。戶部尙書吳貞毓失一妾。刑部尙書毛毓祥子身遁。聞上往南寧。向交趾及二十四土州爲援。相隨有王化澄

嚴起恆馬吉翔龐天壽等。陳邦傅尙據潯江爲殿後。其兵尙萬餘。

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李元胤攜重賞入廣州。城中人亦嬰城自守。男子上城。婦女饋餉。清兵環圍城

外。自八月至十一月初二日。五鼓。北門觀音山紫雲梯。遂入城。城中驚惶相蹂踐。礮銃相擊。城門築塞。難開。百萬人民。盡死于內。杜永和自清遠敗後。追還端州。尙有兵萬人。知不能守。遂奔恩平。高雷廉。

高雷廉。

初三日。清孔有德入全州。衛國公胡一清撤守榕江兵。

初四日。孔有德犯興安。四日。有德兵至興安。次日辰刻。大舉入嚴關。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清、寧

遠伯王永祚、俱以分餉入桂。榕江空壁。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方馳出小路軍。榕江兵未戰而

回。清發使趙印選、印選已出城。城中大亂。沿道驅掠。式耜令戰之不得。城中潰兵各鳥獸散。一清永祚

從城外去。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州回。過東江不入。從泗水過江入桂林。願與式耜

同殉國。

初六日。孔有德破桂林。劉湘客作初正日。用歷異也。

清江王及其世子長史李□被獲。不屈死。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侍郎張同敞、被執不屈。羈于別

室。大學士王化澄、戶部尚書董天閔、廣西布政朱□俱降于清。桂林平樂全州原東安永寧臨桂

靈川興安義昭平甯灌陽永福恭城陽朔荔浦修仁富川平樂等十七州縣俱陷。

閏十一月十七日。留守大學士瞿式耜、兵部尚書張同敞死之。劉湘客曰。瞿公執去。見有德。公云。事已

至此。一死足矣。夫復何言。有德雅重公。安于別所。防衛嚴而不失禮焉。公賦詩與張公。廣和遜卒得公

與胡一清書。知公死心社稷而志未灰也。十七日辰刻。請公出。公笑謂張公曰。我二人多活了四十日。

今日事畢矣。張公亦謂曰。今日得死所矣。遂南面被害。十六日之夕。十七日之辰。雷霆冬發。遠近皆曰

徵在公也。瞿公從容賦絕命詩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其詩原

闕。時給事中金堡已爲僧。有德請葬二公。遂瘞北門園。

十二月。駕幸南甯。入土州。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馬吉。翔。龐天壽等俱從行。擢兵科給事中張起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甯。

南陽伯孫元胤被獲于欽州。赴廣州。五日之內。兩廣陷。駕離梧州。爲陳邦傳所劫。百官星散。元胤身率散卒。護蹕。憩南甯。身至南海。檄舊旅。至欽州。爲土兵王勝常所劫。械送廣州。見有德不屈膝。有德不遠殺。留之以招杜永和。

是冬。高李二將率衆數千渡瀘。自黎州掠嘉眉。

五年辛卯。春正月朔。駕在南甯。尋幸安隆州。

二月十五日。清陷梧州及蒼梧藤縣。

二十五日。清陷柳州及象平馬平。

三月。端州羅定州降于清。

清陷高州。高州提督李明忠兵潰。好口。清兵追至電白縣。明忠預遁。清遂陷高州。道臣郭光祖。吳人龍。知縣文振義。副將王邦友等俱降清。

新泰伯鎮守潮州。總兵郝尙文。潮州道沈時。知府王朝鼎。俱降于清。尙文尋內附。

夏五月。秦王孫可望遣將賀九儀。總兵常榮。將兵至南甯護駕。并請移蹕雲南。上亟召隨從諸臣議之。時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勸駕幸欽州。依李元胤。閣臣朱天麟力請幸滇。言元胤屢敗之餘。衆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百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亟宜移蹕。以堅可望。

推戴之心。以慰中外臣民之望。吳貞毓、魏光廷等堅執不可。遂寢其議。

秋八月。慶國公陳邦傳與其子文水伯陳曾禹遣將至梧州。降于孔有德。潯州總兵李時方有聲、副總

兵鄧景、監軍道楊兆文、潯州知府何允中俱降于清。陳邦傳殺宣國公焦璉。璉與邦傳有兒女戚。

邦傳說降不屈。遂爲所誘殺。又雷端伯茅守憲爲邦傳所脇。繳印降。守憲尋悔恨。遂卒。

多十月。撫南王劉文秀率兵五萬攻保甯。不克。文秀自滇入蜀。與文韜武大定等相拒數月。

十四日。靖南侯于大海率兵于荊州。降于清。大海初據夔州之巫陽。爲孫可望所敗。故降。

定川侯李占春被執。占春僞降。卽爲僧遁去。尋復被執。

是歲永州諸生鄧光遠不屈死之。

孫可望殺大學士楊畏知。畏知故衡滄道也。永歷改元。擢部院。是年入覲安隆。晉大學士。還滇。可望忌而殺之。

10

